

體裁與風格

上冊

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蔣伯潛
蔣祖怡 著



世界書局印行



3 1764 7906 5

自序

我在浙江省各中等學校——舊制四年的中學，五年的師範，新制前三年後三年的初高級中學——教授國文已二十多年了。這二十多年來，一般中學生國文程度的低落，幾已成爲無可諱言的事實。四五年前，我曾爲浙江省教育廳典試中學畢業會考的國文四次覺得中學畢業生的國文試卷，大有一屆不如一屆之勢。論者往往歸咎於學制的改革，把四年初小，三年高小的期限縮短了一年。其實，小學縮短了一年，中學已延長了二年，雖然大學的三年預科被廢除了，但這於中學畢業生的程度，是沒有影響的。或謂從前的中學生大都是家塾出來的，現在的中學生完全是小學畢業的，家塾可以說是專讀國文的，而且由教師個別教授小學的學科較繁，花樣較多，學生已不專攻國文，而且用的是班級教學，這便是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原因。這一說頗有相當的理由。可是我們平心靜氣地想想：家塾裏讀死書的教學方法——只重書誦，不重講解——比現代小學裏的教學法，優劣如何？家塾裏採用的教本——自千字文、百家姓以至四書五經——比現代的小學國語教科書，那一類適合於兒童的學習，即此二端，已足抵消上面所述的那種原

自序

—

MG
G634.34
13/2

我以為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主要原因，還在於中學本身六年內的國文教學，只重在教師的教，而不重在學生的學，只重在課內的受教，而不重在課外的自學。中等學校的國文授課時間，每週至多不過六七小時，去了二小時作文，只有四五小時了。講授選文，如果貪多求速，每週也可以講授三四篇。但這樣草率了事，囫圇吞棗，學生能完全了解嗎？能完全記誦嗎？不但食而不化，難期應用，怕囁都來不及囁下去哩！如果預習、試講、範講、復講、內容和形式的深究，以及默讀、朗讀、書誦、默寫，要樣樣都做到，一週四五小時，怕只能選授一兩篇文章。一學年不過四十多週，六年工夫只讀了二百五十篇到五百篇文章，國文當然不會有長足的進步了。何況大部分學生在教室裏聽講，和坐茶店聽說書一般，有興趣時，眉飛色舞，沒興趣時，便昏昏入睡，下了課，把講義一丟，等到考試時再來臨渴掘井呢！——所以我認為要提高中學生的國文程度，非提倡他們自學不可！非輔導他們自學不可！非養成他們課外閱讀的能力和興趣和習慣不可！

可是適宜於中學生課外閱讀的讀物，實在難找。他們得不到適當的讀物，而自由閱讀的興趣又非常強烈，於是大多數學生盡量地閱讀他們自認為有興趣的小說，無論是武俠、神怪、戀愛、偵探等等，無所不顧。結果是無往不迷。雖然看小說於國文也不無小補，但終是所得不償所失。學校當局，或聽其自然，或竭力禁止，禁止固然無效，聽其自然也不是辦法。現在各初中差不多以文心、愛的教育、文章講義、文章作法、詞和句

等，爲學生的課外讀物。可是這一冊，那一冊，各自獨立，並不是按照中學生程度，由淺入深，整齊編成的；就各書的形式和內容看，也分不出牠們的深淺，所以甲校定文心爲一年級的讀物，乙校定文心爲二年級的讀物，丙校又定文心爲三年級的讀物，把牠看成萬應靈膏，什麼人什麼病都可貼的了。至於高中，尤其沒有辦法，許多教師只得將孟子、史記、戰國策、通鑑紀事本末，提起筆來，隨便替學生開一張書單子。

「我們得替中學程度的青年編一套適於自學的有系統的課外讀物。」這是近十年來我和朋友們常說的話。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會也曾發此弘願，可是除出了一冊民族文選之外，沒聽說編成什麼書。我雖有此計劃，因爲教書過活，工作實在太忙了，時間精力都無暇及此。二十七年春，富陽淪陷，避地來滬，斗室艱處，忽忽兩年，每和海上故人，浙東舊友，偶然談及，都說我左足既廢，杜門避難，大可趁此閒暇，了彼宿願。去年爲腦病所苦，瀕危者屢，不能執筆。今歲任教大夏大學，乃於課暇奮力工作。至於材料之蒐集，意匠之經營，文字之推敲，則兒子祖怡贊助尤力。陸先生高誼適主世界書局，許爲印行，期以半年，完成全書。不但可以了了我十年來的心願，可以藉此視田筆耕，易米以度難民生活，也可以在我避難上海的一段生活上，留一個紀念。至於疏漏批謬之處，還望中等教育界同人，不吝指正！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蔣伯潛序於滬西寓廬。

編輯例言

一、本叢書供初高級中學學生國文課外閱讀及一般程度相當之青年自修國文之用，定名為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二、本叢書分一二兩輯：第一輯六冊，供初中三學年用；第二輯六冊，供高中三學年用。各按學生程度，由淺入深，循序漸進。

三、本叢書第一輯共分三組，各自成一週選：第一二兩冊為一組，以字與詞為中心；第三四兩冊為一組，以章句構造為中心；第五六兩冊為一組，以文體及作風為中心。學文法、修辭、文體論及初中學生學習國文之方法，對於國文應具之常識，皆於一爐，並顧到青年學習心理，以增進閱讀興趣為宗旨。

四、本叢書第二輯，每冊自成起訖，第一冊為「駢文與散文」，第二冊為「小說與戲劇」，第三冊為「詩」，第四冊為「詞曲」，第五冊為「諸子」，第六冊為「經」。以文學、子學、經學為經，以文學史學術史為緯，而文學概論、古書校讀、文藝批評等，均融會於其中，但仍顧到讀者的興趣。

五、本叢書可分可合，如按程度，自始至終，閱完一二兩輯，固可窺其全豹，得中學國文全部知識之概要；即選

讀第一輯之任何一組，或第二輯之任何一冊，亦能各有所得，恰如其分。

六、編者本二十餘年教授中學國文之實際經驗，著述此書，深望各中學教師暨社會人士於試用之後，予以指正，不勝企盼！

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第一輯之五

體裁與風格
上冊

蔣祖怡
潘怡合
著

世界書局印行

體裁與風格

上册目次

第一章	難中遇難	一
第二章	文章與文學的分野	一四
第三章	第一次講習會	二四
第四章	桃曾二氏選文分類之異同	三四
第五章	「論辨」	四六
第六章	「序跋」與「贈序」	五七
第七章	從「奏議」「詔令」談到上行下行的公文	六七
第八章	重九登高	七八
第九章	「書牘」	八八
第十章	「哀祭」	一〇〇

第十二章	「傳誌」(一)(二)	一一一
第十三章	「傳誌」(六)(七)	一二一
第十四章	「敘記」與「典志」	一三四
第十五章	「幕滑稽劇」	一四四
第十六章	「箴銘」「頌贊」與「辭賦」	一五五
第十七章	「雜記」	一六五
第十八章	「文言文與語體文」	一七六
第十九章	「恭賀新禧」	一八八
第二十章	「父歸」	一九九
第二十一章	「風波」	二〇九

第一章 難中遇難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弔影分爲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一陣悠揚頓挫的詩聲從山澗透的三間小樓房裏傳出來，散播在月光如水的空場中。這空場上，有橫架着當作凳兒坐的兩株大竹子，有散置着的矮腳凳兒，三三五五地坐着乘涼的男婦孩子們。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躺在一張竹靠椅上，手裏拿一枝長旱烟袋兒，在講他幼時聽得的太平天國的故事。他忽然聽到那悠揚的詩聲，停止了故事的述說，歎道：「尹老先生又在發感慨了！故園淪陷，家室流徙，這也難怪！阿良，他讀的是什麼詩？你知道嗎？」阿良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是這位老翁的孫子，坐在老翁的竹靠椅旁的一塊大方石上，仰起頭來答道：「是唐詩。」「弟弟答得太含糊了！這是唐朝詩人白居易做的一首七言律詩。白居易做這首詩，是懷念在亂離中散處各地的兄弟和妹妹的。尹太先生流寓此間，兄弟姊妹骨肉離散，處境正和白居易相似；今晚月明如晝，想起古人「隔千里共明月」的話來，所以朗誦這首詩了。」坐在老翁後面的素秋、阿良的姊妹，插嘴說。那老翁道：「素秋說得很對。我們在這兒納涼，舉頭共見明月。你們的爸爸，

據阿良說的日子推算，已在碧湖回來的途中；你們的哥哥遠在重慶；他們正是李白說的一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哩！——阿良，你去看看太先生；倘若他高興的話，請他也來乘乘涼，談談天，散散悶。」阿良站起來，把披着的一件夏布小衫穿好，向那小屋跑去了。那老翁向乘涼的婦女們道：「尹老先生和我們自家人一樣，你們也不必迴避。」素秋，你去拿一壺茶，搬一張竹椅子來。」素秋答應着去了。

不多時，那小屋裏，走出一個五十多歲的人來，跛着腳，扶一條竹杖；阿良跟在他後面，從小屋前的板橋上緩步而來。老翁拄着那旱烟袋兒，站起來讓坐道：「辛相先生，請這裏坐吧！」尹辛相連忙搶上一步，擺一擺左手道：「老伯請坐，別客氣！」這時，素秋已搬了一張紫竹椅子來，請辛相坐下。她又把一壺茶，兩隻杯子，放在阿良坐的那塊方石上。辛相道：「恭喜老伯，令孫承良已在簡易師範畢業了！子壽弟和小兒，已放暑假，想來不日也可回家了。」坐在那枝大竹子上的山阿德插嘴道：「阿良畢了業，可以留在本村，幫幫尹先生的忙；尹先生可以騰出功夫來專教補習班，尹大嫂也可料理些家務了。」那老翁道：「我也是這麼想。那一大批小孩，也要勞尹老先生管教，未免太費神了。石中玉和素秋，承良，已有三人；那位王振之先生，我想下半年仍舊請他。他們四個人對付四班小學生已儘夠了。補習班，因為鎮上有許多外鄉避難來的人家的子女請求加入，下半年怕要增加到三五十個學生，尹先生一個人教國文，已是很忙了，至於本村婦女補習班裏

的家事，還得請尹大嫂主持。初中補習班的英文、算學，仍請石中玉、王振之兼任吧。」辛相道：「老伯這樣安排，都便宜了我和小媳。」那老翁又道：「辛相先生，你家缺少些什麼，儘管向我說，不要客氣！」辛相道：「我家流徙到此，承蒙老伯收留，又替我治療重傷，而且全家受合村家養，已將兩年，此恩此德，不知何日方能結草銜環，圖報萬一。現在還要如此顧恤，更是感激不盡了！」那老翁道：「辛相先生說得太客氣了！不但小兒子壽受您老人家的訓誨提攜，就是敝村，承您老人家的一番學訓，兩年教訓，成績已是斐然可觀了。」阿德又插嘴道：「不要說別的，現在我們村子裏，六七歲以上，五六十歲以下的人，沒有一個不識字的。這不是尹老先生的大功嗎？我們村子裏大家遵守的公約，和各種章程，那一種不是尹老先生給我們定的？我們山石庵裏的小學和補習班，如果沒有尹老先生，那裏能辦得這般發達，有這樣好的名譽？尹老先生，不是我多嘴，喜歡舊事重提，前年冬天，我從谷口小柳川橋下背你起來時，何曾料想到您老人家，在兩年以內便替我們村子裏建立起這許多事業來？」坐在一條矮凳上的石阿毛嫂也笑道：「我們阿毛在鎮上印刷所裏做排字工人，已快一年了。前天，我接到伊格信，還說：「我能做排字工人，能寫家信，寫了信來，你也能夠看，都該謝謝尹老先生和尹大嫂」呢！」辛相忙答道：「前年冬天，我跌下小柳川時，如沒有阿德哥阿毛哥相救，還得了嗎？你們倆和福老伯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他們於是又談到了逃難，談到了戰事，談到了不可測

度的時局，直談到九點鐘，方纔散回家去。

原來這村子名叫葫蘆谷，四面都是高山，環抱着一片大盆地，形如葫蘆。只有一條路通出谷外，却橫梗着一條小鞞川的深澗，上面架着一條板橋。谷裏卻有四百多畝水田，住着二三十戶人家，都是姓山姓石的。山石庵是這兩姓合建的宗祠，奉祀他們的始祖山山老人，却又不倫不類地配祀着一位葫蘆和尚。據故老傳說，這葫蘆谷原是個大叢林。後來一場大火把廟宇燒了，和尚們死的死，走的走，這葫蘆谷便埋沒於荒烟蔓草中了。前清中世，這山山老人帶着他一家，兩兒一女，和姪兒姪媳，以及姓石的一男兩女，不知從那裏流徙到這裏，便住了下來。那時，還有一個老和尚在葫蘆廟的舊址，搭茅卓錫。他們便成了這葫蘆谷的主人。這山石兩家，世爲婚姻，現在谷中的住戶，已繁衍到二三十家了。那老翁姓山，名振福，是他們村子裏一位年高德劭的村長。他的兒子叫山公仁，字子壽，號靜安，是尹莘相從前的學生。他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叫承輝，在重慶兵工廠任事；第二個兒子就是承良，女兒就是素秋。他家住在山石庵旁，那天晚上乘涼的廣場，就在山石庵前，可以說是葫蘆谷的公共運動場。

這村子本是世外桃源，風俗也很特別。谷裏的四百多畝田，除每家有十畝左右的私產外，其餘一百四五十畝都是山石庵的公產，每年由山石兩姓子孫輪流分種，每畝得向山石庵繳一石半穀，一石小麥的租。

每家人家分居時，庵中得各各分給五畝田，兩畝地，可是沒嗣子的，私產又收歸公有了。四周的山，除山麓種雜糧蔬菜的地場分作各家的私產外，樹木、茶場，都歸公有；每年木材柴炭茶葉的出產額也很可觀。村裏的出產賣出去，日用品買進來，向來是由山石庵統制的。尤其特別的，各家死了人，由山石庵殮葬，村子後北面的山麓就是全村的公墓，各家婚娶，如其男女都是在本村的，也向山石庵主辦，本家不化一錢，即使和村外人家結親，也有相當的津貼；生了孩子，庵中也有二筆津貼的，叫做「喜錢」。據說，這些不成文的規例，是山石老人口授的遺囑。村子裏的人，從來沒有打過官司。錢糧，也由山石庵收了去統繳的。所以竟有終身不會到過縣城，見過官差警察的。前清時候，村裏從來沒有去應考科舉的人，雖然山石庵年年請着一位教家塾的先生。村民的職業，大部分是務農的，手工造紙的，但是木匠、銅匠、鐵匠、泥水匠等，却幾乎行行都有。他們最大的缺點是識字的人太少，入學校讀書的更是絕無僅有。子壽，是他們村裏第一個受學校教育，出門去做事的人了。自從前年尹莘相流寓村中之後，替他們把那些不成文的規例，擇其法良意義的，加了幾條，寫成了葫蘆峪公約，幫助他們組織村務委員會，產消合作社，公衆衛生社，消防隊等；又建設了一所小學，並附設補習班。那位山石庵村長兼做了小學校長，他就諮詢村委會，聘莘相做他們的顧問。十、兩年以來，村中的文盲幾乎全被掃除，各項公共事業也都井井有條，蒸蒸日上。

那末，這位尹先生是那裏來的呢？讀者不要性急，且聽我慢慢道來。這位尹先生，單名一個慶字，字辛艱，本是杭州上四鄉人。他在本省教育界中，有相當的歷史。二十六年初冬，嘉湖、杭州相繼淪陷，李相和他的兒子黎明帶着家眷，從槍林、彈雨中逃難出來，好不容易渡過了錢塘江，逃到了浙東，途中又遇着空襲，碰到盜匪，直至十二月裏，方逃到離這胡蘆谷十五里的一個大鎮上。他覺得這裏還安靜，民風也還淳樸，就向一家壽堂藥店租了兩間房子，暫住下來。有一天，正是陽曆的年底，他偶然和那姓葉的房東在藥店裏坐着閒談，聽見葉旁信插裏插着一封寫給山子壽的信，因問道：「這位山先生，可是名公仁，號靜庵的？可是上半年還在湖州中學教書的？」房東道：「正是，他是此地胡蘆谷村長山振福老先生的兒子。他的信件，都由小號轉遞的。」辛聽這時，好似拾着了一件寶貝，自言自語道：「我怎麼這般糊塗到了這裏，為什麼把山子壽忘了，不去投奔他？」那房東道：「尹先生認識子壽嗎？」辛道：「他是我二十年前的學生，我得去會會他。」胡蘆谷離鎮上有多遠？怎麼走法？」那房東道：「尹先生要上胡蘆谷去，我可以着長工王三陪了你去。那裏離此地十五里，今天去，似乎太晚了，就是明天吧。」辛聽又坐了一會兒，回到寓裏，笑着告訴他的兒子道：「我們真是逃難逃得發了昏，在這鎮上住了半個多月，却沒有想到近在咫尺的胡蘆谷，山子壽！我們天天憂慮着，舉目無親，無可投託，為什麼不會想到他？」黎明也笑道：「子壽老師的通訊地址，我原是記得的，為什麼

到了蒲鎮，却忘了葫蘆谷。爸爸，你今天怎麼突然想到的？」辛相道：「我在前面房東的店堂裏看見了轉寄給他的信，方纔想到他。房東已答應我了，明天叫長工 王三送了我去葫蘆谷去。」辛相的娘子秋氏道：「山子壽先生不是八月裏還有信給你，叫我們到她家裏來暫時避居的嗎？你們父子怎麼這般健忘？」辛相道：「你又來了！我們健忘，你又何嘗不健忘？忘記時，大家便都忘記了；記得時，大家又都記得了！」這天晚上，尹家裏觀泛在大海裏的飽經風浪的一葉孤舟，忽然在前面望見了一片陸地，真所謂「喜而不寐」了。

第二日是個陰天，辛相父子急於要會見山子壽，便邀了王三做嚮導，各帶着一把傘，上午八點就從鎮上出發，向葫蘆谷去。一路濕重，重重疊疊的山，曲曲彎彎的水，杭州的九溪十八澗如其可搬到這裏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了。辛相父子帶着欣奮的心緒，沿途觀賞着精幽奇特的山水，雖是步行，並不吃力。可是走不到七八里路，忽然下起雪來，路越走越近，雪却越大。到了谷口，那小欄川的板橋上已是薄薄的鋪着一層冰和雪了。那裏的山勢，真是壁立千仞，異常峻險。山頂上的竹木早已白似老人的頭髮了。王三在前，黎明次之，辛相最後，三人走上橋去。辛相正抬頭看山上的雪景，不料脚下底一滑，撲通地摔下橋去。黎明聽得他爸爸「阿啾」叫了一聲，回過頭來，已是跌下去了，只急得直嚷「救命，呀，救人呀！」王三已走過板橋，也在雪地上雙腳亂頓，叫道：「救人，救人！」可是大雪天，在這四無人烟的谷口，那裏來的人，他們叫救人救命，只有山

谷的回響而已。

黎明顧不得什麼了，從橋塊的斜坡上溜了下去，踏着雪，踏着水，從洞底那些大石頭上攀緣匍匐着過去，在橋下雪花鋪着的岩石上找到了跌傷的爸爸。他躺在雪裏，已是暈過去了。黎明忙跪在一塊大石上俯下去，抱住他，「爸爸，爸爸。」連聲叫喚，隔了許久，他方才叫一聲，「痛殺了。」悠悠地蘇醒過來。這時候，黎明的衣褲，下面浸着水，上面蒙着雪，都已濕透了。想起全家剛從九死一生的兵亂中逃出來，轉輾流離，歷盡艱辛，方到此地，滿想今天會見了子壽先生，可以覓得枝棲，不料爸爸竟跌在溪裏，又無可以拯救的人，這般大雪，如何是好！眼淚便似橋下的澗水一般，滔滔地流下來，把胸前沒有浸水沒有沾雪的那一片衣襟也濕透了。

王三站在橋頭乾着急，想想，下澗去也不是個辦法。這時候，谷口忽然走出兩個戴着箬帽，穿着草鞋的大來。王三迎上去叫道：「兩位大哥，做做好事，一個朋友從橋上跌下去了，幫我們去救他起來。」前面那人道：「我們有要事到鎮上去，沒這閒工夫。村子裏人多着哩！你進村去叫人來救他吧。」後面那人道：「這樣高，橋洞裏盡是大石塊，跌下去十有九是死的了。冷天是不會臭的，你到村裏去找我們的阿福太，向他討口楷材來就是了。」王三道：「我們這個朋友就是來找你們阿福太的兒子子壽先生的，他還是子壽先

生的先生哩！」前面那人站住了腳，問道：「你的朋友姓什麼？是那里人？」王三道：「他是從杭州逃難來的，姓尹，名叫莘耜，住在我們天壽堂藥店裏。他說子壽先生是他的學生，要來探望他，所以我們東家叫我陪來的。」那人回過頭去道：「阿毛叔，子壽叔公不是叫我們託天壽堂的葉老關留心打聽，現在下路逃難來的人很多，如果有個尹莘耜先生到鎮上問起他，請代他好好照料，送到村裏來嗎？」石阿毛道：「阿德哥，阿太叫我們去買鹽，原是要緊的事，跌下去的，如果是子壽叔要打聽的尹先生，我們得先救了他再說。」王三道：「那有假冒的？」子壽先生有封信，葉老關也叫我帶來的。」說時，從衣袋裏掏出那封轉遞的信來，還有一張葉老關寫給子壽的條兒，說王三陪尹莘耜父子來找他的事，也一并交給了阿德。山阿德雖然識字不多，看了字條，知道確是那位尹先生，因為子壽囑咐他們時也有一張條子叫帶給葉老關的，而且怕他們不認得莘耜二字，會特別指給他看，讀給他聽的，便向石阿毛道：「你快拿了這信和字條回去告訴子壽叔公，再邀個幫手帶一具籃與來。」石阿毛匆匆回去了。山阿德同王三循着下澗去的路，走下去，找到了莘耜父子。阿德力大，把莘耜抱了起來。王三、黎明幫同扶着，一步步捶上岸來。阿德叫黎明、王三抬住了，旋轉身軀，重新把莘耜背起，逕進谷口，投一所管山的茅舍裏來，在稻草堆上把他放下。等了一會，山子壽撐着傘在前，石阿毛和另一人抬着一只籃與在後，從村裏急急趕來。阿德忙招呼道：「在這裏，在這裏！」子壽踏進茅舍，見他

的老師躺在草堆上哼，黎明蹲在旁邊下淚，叫了一聲「先生」，眼淚也撲索索地掉下來了。幸而這時候早已止了，籃輿停在茅舍外面，裏面墊着棉被。他們七手八腳地把莘耜抬了進去。黎明想央他們抬回鎮上去。子壽道：「跌傷第一要醫得快，此地到鎮上有十五里路，未免太慢。而且鎮上沒有跌打醫生，不如抬到舍間，由家父去療治吧！」阿德道：「尹先生放心好了，我們阿福太是有名的傷科醫生。」王三也道：「的確，山振福老先生的傷科，是有名的，就是抬回鎮上去，也得來請他的。」黎明只得依從，和子壽跟着籃輿，進葫蘆谷來。

阿德等四個人輪流着抬，抬得又穩又快；子壽、黎明跟在後面，也放開大步，急急忙忙地走。進了谷口，經過一個大田畝，從山石廳前那個廣場上岔過去，已見蒼髯白髮的山振福先生帶着他的大孫子立在門口遙等了。山承輝見他們來了，高聲道：「爸爸，祖父說，把尹先生抬到我們書房裏去呢！」他嘴裏這樣說，已迎了上來。他們把莘耜抬向山澗那邊的三間小樓屋去，在門外放下，把籃輿的槓子抽去，架子卸去，單抬着那籃兒進去，放在中央那一間裏。黎明想央他們抱起他爸爸來。承輝道：「東面的一間，已安排好了；阿德哥，阿毛哥，棉被底下墊的是一條油布，只要籃油布帶被一氣抬起來，不必抱了。」阿德、阿毛、子壽、黎明，各抓住油布的一角，王三和承輝揪住了籃兒，便輕輕地把莘耜抬了起來，到東間裏一張大竹榻上放下。子壽叫阿德、阿毛等領了王三到家裏去吃飯，飯後帶一個回信到鎮上去。這時，振福老先生已帶着承良，踱了進來。黎

明站起來招呼辛相也想掙扎起來，可是痛得不能動彈。振福忙搖手叫不要動。走近去，從頭上看起，把衣服也解開來細看，只有兩手有些兒皮傷；右腳也沒有傷，屈伸自如；重傷却在左腿。承良早把西間裏的傷科藥箱捧了過來。振福開了箱子，取出一把剪刀，把辛相穿的一條絲棉褲，一條絨棉褲左腳的襠脚管兒剪開。只見膝蓋以上，全是紫色，大腿已腫得和斗一般粗。他用手按了一回，辛相覺得很痛，又托住了傷處，慢慢放平，却和右腳一般長短；只是把左腿慢慢扳開時，便覺痛不可忍。振福道：「這左腿傷得着實厲害，膝蓋骨跌碎了；大腿骨也裂開了，幸而沒有折斷；大腿的箱頭雖已脫臼，但還攔在白口上。」——子壽、伊世兄、辛相先生的膽子大不大，大能不能忍痛？黎明尙未回答。子壽道：「老師素來是極膽小，極怕痛的；大腿腫得這樣，要把箱頭上進去，當然極痛的。」振福點點頭道：「那末，先吃些末藥吧！」他在醫箱裏取出一小包白的藥粉，從桌子上的一个小熱水壺裏倒出一杯很熱的陳紹酒來，把藥粉倒了進去，立刻溶化了。因又問道：「辛相先生的酒量如何？」黎明道：「家父是不喝酒的。」一面說，一面站起來接了那杯酒。子壽已把辛相扶起了些。辛相哼着痛，纏着眉，從黎明手中把那杯藥酒勉強喝了下去。振福叫子壽把他放平了。過了一會又用手去按他的傷處。初按時，辛相只是喊痛，不到十分鐘，却閉着眼，並不喊了。振福脫了鞋子，跨上竹榻，兩腳跨開，左手攥住傷處近腳處的小腿，右手接住大腿的筍頭，慢慢地把那隻腿曲摺過去。摺到相當的弧度時，右手用力

一推，驟然伏下去，全身壓在那條傷腿上，再站起來，把傷腿高高拉直，然後慢慢放下，跨下竹榻，穿上鞋，然後向黎明道：「筍頭已上進去了。」莘和筆直地躺着，好像死了的一樣。振福叫承良去取兩張極大的青布膏藥來，承彈去取兩個銅腳鑰來，把膏藥都烘融了；又在藥箱裏取出兩瓶藥粉，在膏藥上各糝了許多，把莘和那條大腿用這兩張大膏藥全貼裹了。解開衣褲，看他腹部時，小腹也全現青紫色了。他又在藥箱裏取出一大罐醬似的藥膏，敷在小腹上，蓋上一張油紙。又在手上的皮傷處，敷了些藥粉，用布包起來，診治完畢，黎脚把莘和的衣褲都穿好了，子壽從南舖着的一張床上，取過一條毯子蓋上。振福又取過一把小茶壺，湊到莘和的嘴邊，灌了些涼開水下去。向黎明道：「傷勢雖兇，決不要緊。不到一箇烟工夫，尊大人就可蘇醒過來的，放心吧！我去開個方兒，給他吃幾帖藥。」承彈，尹世兄的個兒和你差不多，去拿你的衣服來給他換。子壽，你把我們的安排，說給尹世兄聽，和他商量着辦吧！說罷，竟到西面那間裏去了。

子壽道：「我們早已安排好，你們全家到了，就住在這屋子裏。樓上騰出兩間，作你們的臥室，樓下這一間，作你們的起坐室，啞飯處。扶梯就在這間的後面。你看，東北角不是有一扇小門開出去，就是扶梯間。牆外還有一個披頭，已替你們打了一隻小灶，作廚房用。雖是狹窄，已可將就了。現在老爺跌壞了，只得暫時住在樓下調養。我得，今天時候不早，明天早晨就着幾個人去把師母等一氣接來吧！」黎明想了想答道：「承老

師如此盛情，一切遵命就是了。」這時承輝已捧了一大包袂衣服鞋襪來。黎明把袍子褲子鞋襪都換好。辛
耜已蘇醒過來，問他時，痛已好了許多。振福開好兩張藥方，走過來了。阿德也領了王三過來。振福與阿德同
到鎮上去按方買藥，却囑咐他們二人不要把辛耜跌傷的消息泄漏，免得尹家着急。黎明見王先生如此細
心體貼，便也到西間去借用紙筆，寫了一個便條給家裏，只說是老師家留住他們父子，明天來接全家，移住
到葫蘆谷裏來。阿德和王三走了以後，承輝、素秋、承良已送過中飯來，在中央那間裏的方桌上擺好。振福、子
壽、承輝、承良陪着黎明，吃了中飯。子壽和黎明回進裏間來時，素秋正捧着稀飯，在竹榻旁餵辛耜，讓他躺着
喫。辛耜見黎明進來，含着一口稀飯道：「這是世妹素秋。」——他們全家如此的待我們，真所謂是再生之德
了。」稀飯喫完，素秋收拾碗筷走了。辛耜躺着靜養，黎明便把逃難的情形一一告訴了子壽。旁邊，阿德回來，
藥也買來了，並傳葉老闖的話，說明天由他着人送尹家來，不必去接，以免多費周折。當晚一宿無話，第二天
中午時分，尹家全家——辛耜的夫人秋氏、媳婦富氏和一個孫子一個孫女——以及行李箱籠都送到了。
他們見辛耜跌得這樣，當然又驚又痛，見山家如此安排，並已替他治療，真是感激不盡。女眷到了，自有子壽
的夫人陸氏和素秋過來招呼。一切日用品，也都替他們預備齊全。從此，尹家便安心在葫蘆谷住下。靜養了
兩個月光景，辛耜已能起來，扶杖緩步了。——這是年半以前的事。

第二章 文章與文學的分野

辛相的腿傷養好了以後，也移到樓上去住了。他們老夫妻帶着大孫子桂葆住在靠東的一間，黎明小夫妻帶着女兒蘭蓀住在中央的一間，靠西的一間，是山家堆雜件的，仍舊鎖着。子壽有許多書箱，本來也是堆在樓上靠西那間，難具室裏的，卻搬到樓下靠東的起坐間裏，佈置了一間書房。中央那間卻改成客座了。靠西的那間，仍作振福的傷科診察室。尹家在這裏住了年半，大人們自然時時牽記着淪陷了的家鄉，離散了的親友，桂葆蘭蓀兩個孩子卻把葫蘆谷認做故鄉，「此間樂，不感蜀」了。初來的時候，桂葆已七歲了，還依稀記得些逃難的情形，蘭蓀還只有四歲，自然一點模糊的影子都沒有了。他們是二十六年冬天來的。第二年春天，浙江省政府已在金華設立了行轅，杭嘉湖各學校也在麗水碧湖設立了臨時聯合的高中，初中，師範，各種情形漸漸安定起來。辛相覺得子壽和黎明長此閒住在家，不是個了局，到西南去，又因路太遠，顧不到家，而且沒有這一筆大筆川費，就和振福商量，由辛相去信，把子壽薦到聯合高中，黎明薦到聯合初中去充當國文教師。他們師生兩人在那裏服務，已一年多了。承良是二十七年秋天，插入簡易師範科的，今年暑假畢業，所以先回來了。石阿毛也是辛相薦到鎮上一家新辦的印刷公司裏充排字工人。子壽的大兒子承

輝本是二十六年夏季在浙大工學院附設的高中工科畢業的。二十七年的春天，葫蘆抽壯了，葫蘆谷是葫蘆的附屬，當然也須抽。不料抽着了山家一個寡婦的獨養兒子承宗。那寡婦嚇得死去活來，日夜向振福啼哭。振福也不曉得兵役法的規定，獨子是可以免役的，只是代向鎮長哀求。那鎮長那裏肯隨便答應，要他出兩百塊錢的免役金。葫蘆谷的人家，雖然是衣食無憂的，但一時要拿出兩百塊錢來，卻也力不從心。承輝那孩子見他的寡孀哭得可憐，便瞞了家裏，逃到鎮長上去，向鎮長自告奮勇，願代承宗去入伍。那鎮長聽說是山振福的孫子，以為是他祖父玩的把戲，便負氣准了他的請求，當日就把承輝送上縣裏去了。當天晚上，振福見承輝不回家，非常疑惑；第二天才有人把這消息傳到村子裏來。振福聽了，也很着急；子壽又不在家，只得去找莘相商量。莘相道：「老伯何不早說，獨養兒子，照兵役法是可以請求免役的。承輝是高工畢業生，本來也可以緩役的；現在既是自動投効，卻不便再去請求。他是受過軍訓的，縣裏的操練，想來可以免除。最好把他的高工畢業文憑、軍訓的文憑一氣送到縣裏去。我再寫幾封信去託在縣裏的友人，設法斡旋。」——老伯放心，他決不會上前線去當小兵的。」振福依了他的主張，第二天，帶着莘相的信，親自趕到縣裏去。過了三四天才回來，說承輝暫時在本縣壯丁訓練隊當書記，已把他編入技術人員的名冊裏送去了。過了一個多月，承輝忽然回來了，說已由省政府派送他到重慶去，受技術人員訓練，川費是由公家支給的，不久就得

動身。在家只住了五六天，就匆匆走了。到重慶後，受了幾個月訓練，便派在兵工廠裏任事，倒有一百多塊錢的薪給。振福他們方才放心。從此以後，大家知道尹辛相避地請蘆谷，他從前的朋友，在金華、永陵、碧湖的，也有先後來看他的，也有寫信來找他出去任事的。他却死心塌地，願留在葫蘆谷裏幫振福的忙，替他們辦事；葫蘆谷的人也對他佩服起來了。——這也是過去的舊話。

乘涼的那一晚的第二天，辛相剛吃過早飯，在書室裏看桂霖、蘭、霖寫字，振福一手拄着那枝旱煙袋，一手拿着一本簿子和一大疊信，踱了進來。辛相立起來讓坐，並且叫孩子們暫停工作。振福道：「讓他們寫吧！我們可以到我看病的那間裏去談。」說罷，先自走了過去開門。辛相也跟了過來。他們在靠窗的椅子邊坐下，秋氏送了一壺茶過來。振福道：「這些都是請求加入補習班的信，而且差不多指名要在辛相先生處補習國文的。昨晚由承良整理出來，登記在簿子上，已經有二十一個人了。本村原有的補習班，已有十二個人合併起來，便有三十三人。可是程度太不齊了，怎麼辦呢？」辛相把簿子翻開來一看，原來這二十一人中，有九個是在葫蘆小學和各種關任事的，有六個是避難來的，都已有相當的程度，而且他們的請求既是在星期日來補習國文。另外的六個人，方是正式加入補習班的。因說道：「那十五個人只好另開一班，叫做國文專修班。但是星期日來上課，早來晚去，得跑三十里路，也不便當呀！」他和振福商量了許多時候，方決定下

半年特開一班專教的國文補習班。可是每兩星期，須開講習會一次，習作一次；每學期，須繳讀書報告和講習筆記。至於個人質疑困難的通信，便不限次數了。每人收學費五元，雜費三元。另外的六個人因為本村的補習班是爲成人婦女開的，不收住宿生，只好婉言謝絕。決定後，辛相擬了一種國文補習班簡章，兩種回信稿子，由振福帶回去叫承良和素秋分別油印鈔寫，明天叫阿德到鎮上去分送。

這天上午，天氣仍是很好。辛相正想帶了桂蓀去散步，忽然素秋和承良來了。歐氏婆媳和蘭蓀站在門口，招呼進來坐下。辛相和桂蓀也出來了，便在客堂中坐下了下來。素秋道：「太先生下半年辦的國文補習班，程度如何？我們姊弟倆也想加入，不知道勉強強得上不？」辛相道：「程度呢，也不過在初高中之間。你們倆能抽出教授餘暇來補習國文，那是好極了！」承良道：「下午，石中玉到我家來過，我就拉他幫忙，繕印那份章程。他知道了這件事，也很想加入呢！他說，王振之先生如果得知了，一定也想加入的。我本想去向祖父說的。中玉認爲他老人家是很固執的，不見得肯答應，所以逕來請求您老人家。」辛相笑道：「你們如果有志研究，有什麼不可以？只要志向堅定，不可半途而廢罷了！」——我的理想，以爲國文和別的學科不同。這樣的補習，或許比在學校裏肄業還要好多哩！」素秋道：「太先生，您定古文辭類纂和經史百家雜鈔兩部書做課本，每月一次的講習，如何講得完？」辛相道：「這兩部書，不是逐篇講解的。我想講的時候，以文章體

幾爲網，每講一種體裁，便在這兩部書裏選定例子，由諸位同學自己去研習講讀。如有疑難，通信質問，由我分別答復。習作，仿從前書院課藝的辦法，也不必在課堂內限時作成。因爲這種補習班，並沒有什麼文憑資格的關係，所以我認爲來參加的人，大都真是有志補習國文的。這原是一種嘗試的辦法，利弊如何，只好留待將來的事實證明了。他們正談得起勁，振福拄着旱烟袋，也躑了過來，手裏拿着一捲油印的章程，還有許多沒有封的信，剛走過板橋，笑道：『你們也在這裏！信件鈔印好了，也不知道送來請太先生覆核一下，便在廂房裏書桌上成堆的一丟；這樣不負責任，能替別人辦事嗎？』說得兩個孩子都不敢作聲。辛躬站起來，接了油印的章程和信件，便邀振福走入中央那間屋子裏。素秋承良也跟了進來。富氏拿出一盞美孚燈來。辛躬先請振福坐了，在燈光下把章程大略地看了一遍，然後把那些信抽看了幾封，原來是印着寫的，格式字句都無錯誤。只是有幾封的字跡特別娟秀，料是素秋鈔的，便誇獎了她一番。一面向承良道：『阿良弟的行楷，還得加意練習。你的筆仗倒很有力，大楷想已有相當的工夫了。』他乘便又把他們倆和石中玉想加入國文補習班的意思向振福說明。振福笑道：『尹老先生肯收他們做受業弟子，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你們倆得好好地自己努力，聽太先生的指導。』談了一陣，帶着孫子孫女告辭走了。

辛躬剛回書房裏，看完桂蕪蘭蕪寫的字，中飯已開出來了。中飯後，在書房裏那張大狹榻上歇午，聽

手抓了一本杜詩，不經意地翻着看。兩個孩子在門口飼雞。他們今年新孵了六隻雞，只有一隻白的是公雞，其餘五隻都是母雞，也有黃的，也有黑的，也有麻的。辛相躺在竹榻上，起初還聽得門外兩個孩子呼雞的「祝祝」聲，後來漸漸地入睡了，竟打起鼾來。這一覺，從一點半鐘睡起，直睡到三點半方纔醒來。扶榻底下今年新布置了一間浴室。午睡後，就去洗澡。洗罷澡出來，黎明已到家了，兩個孩子正纏着他們爸爸，秋氏婆一總也在問長問短。辛相拖着二隻木屐，踱了出來，見黎明到了，便問：「子壽也同來的吧？」黎明答道：「是的。本來五日前就可回家了，因為聯高第一次招生於散學時舉行，子壽先生主持國文筆試，叫我幫他們閱卷。前天剛完事，所以昨天方從碧湖動身。到了永康城裏，又遇到趙望之老先生，留住了一宵，所以今天才能到家。」富氏捧出一碗蛋炒飯，一碗湯來。黎明坐下便喫。喫完飯，洗了手臉，子壽也來了。自春假之後，又有三個多月不見了，見了面自然有許多話好談。鄉間夏天的夜飯特別早，太陽還掛在屋角上，素秋已來找他爸爸回去喫夜飯了。

暑假裏，子壽在家，常來和辛相父子長談。有一天下午，談及辛相所訂的國文補習班的辦法，子壽和黎明也很贊成，不過他們認為講文章體裁，似乎不當為古文辭類纂和經史百家雜鈔兩書所束縛。子壽認為昭明文選和文心雕龍二書，也應參酌，因為前兩書只能代表所謂散文派的意見，後二書卻可以代表駢文

派的主張。黎明道：「說到文體的分別，從前的駢文和散文，現在的文言和語體，也可以說是文章體裁的兩大類。但是不如照現在一般的分類法，分做議論，說明，記敘，描寫，抒情五類。因為照老式的分類法，竟有一種文體，可以包括這五類的。例如「書牘」一體，議論文也有，說明文也有，記敘描寫文也有，抒情文也有，甚至一封信裏，可以具備這五種的。」莘相道：「我所以定古文辭類纂和經史百家雜鈔二書為課本，一則因現在此地買書不易，這兩部書比較普通些，即使一時買不到，也可以設法借到；二則因二書所選的文章頗多，便於舉例，可以叫他們自己去閱讀研習；三則因為現在初高中程度的學生，所閱讀的以語體文為多，文言的散文已讀得差不多了，若要叫他們去研習駢文，不但是不必要，而且怕是不可能的。文心雕龍論文章體裁的話，當然也得提到；至於昭明文選的分類法，我却不敢苟同。例如漢朝的枚乘作了一篇七發，以後的作家都陳陳相因地摹仿他，所以又有七哀，七諫，七啓等文章；文選却把它們特立一類，叫做「七」。如果「七」可以算做一種文章的體裁，那末從屈原宋玉的九章，九歌，九辯以後，不也有九歎，九懷，九思等摹仿的作品，不也可以特立一「九」類嗎？總之文選的分別文章體裁，實免不了「碎雜」二字的批評，實在不及姚姬傳會蘇生兩家所分來得簡明。至於明兒所說，固然是合於事實的，可是反過來說，則如「說明」文，不也可以通用於「書牘」、「奏議」、「詔令」等各體嗎？「抒情」文，不也可以通用於「書牘」、「哀祭」

「雜記」，甚至於「傳狀」「碑志」各體嗎？——總而言之，駢散之分，文言語體之分，是以詞句結構的形式爲分類的標準的；議論、說明、記敘、描寫、抒情五類之分，是以寫作的方法爲分類的標準的；昭明文選、文心雕龍及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的分類，是以應用的方式爲分類標準的。標準不同，類別各異了。『學』譚笑道：『駢散，新舊，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的文體類別，經老師一指點，明白得多了！』初門戶主奴之爭，實在大可不必。』黎明道：『照從前的分類法，詩詞還可以勉強援晉氏之例，歸附於「詞賦」類；小說、戲劇歸到那裏去呢？』莘和道：『詩詞歸入「詞賦」類，固可藉口於晉氏所謂「詞賦是論著之有韻者」的一句話。可是仔細接起來，終不甚妥當。至於小說、戲劇，更無可歸附了。』我以為「文章」和「文學」根本不同。普通一般人所常論及的體裁，無論新舊，無論駢散，無論古文今語，都是指「文章」而言；至於小說、戲劇、詩歌，以及我國古代的辭賦，却都是「文學」。文章是一種實用的器具，例如一隻碗，一個瓶，一把壺，可以盛水，盛酒，盛茶的；文學是一種藝術的物品，如一件古董磁器，一個精緻花瓶，其所以爲人珍視的原因，不在乎它們的可以盛什麼東西，可以供什麼實用，而在乎它們的本身有藝術的價值，可以供人們的欣賞。從前的人所說的「文以載道」也是指「文章」而言的。文章的用處，便在能「載」文章的價值，還須看所「載」的是不是「道」。……』莘和的話還沒有說完，黎明便插嘴道：『爸爸，你怎麼也相信這迂腐的話了？』莘和

道：「我並不迷信宋儒的所謂「道」，雖然秦漢以後，有所謂漢宋之分，漢學又有所謂今古文之分，宋學又有所謂程朱陸王之分，秦漢以前，也有儒道墨等等的派別，它們各有其所謂「道」，而各「道」其所道，「但都得用文章去載它們的不同的「道」，就是現在，世界上各黨各派也各有不同的「道」，也都得用文章去載這種不同的「道」。至於文學，固然也可以說是廣義的文章，無論是詩歌、小說、戲劇、辭賦，無論是用以記載事實人物，發抒情理，也各有它們所載的內容。可是它們不但須能「載」，並且須載得巧；它們的價值如何，不在所「載」的是不是「道」，而在載得巧妙如何。例如記載人事的作品，如其是文章，就當問所記錄的事和人果是真否，作者的記敘是否能不失真；如其是文學，——小說戲劇之類——則與其老老實實地記敘某人某事，不如虛構人物事實，卻確有其人其事的，也得加以剪裁穿插了。文章中，固不乏有文學意味，文學技巧，文學價值的作品，尤其在所謂「雜記」類和小品文中，但終不能視為純粹的文學。所以「文章」只可以說是「雜文學」；「文學」方才可以說是「純文學」。把這兩大類分清楚了，然後再就文章來分別各種體裁，方不致混雜不清呀！李翹滔滔不絕地發了這一大套議論，不但子齋聽開了折扇，連坐在旁邊的盧氏也在點頭，原來她也是一個高中畢業生。

這小小的書室，前面有三對和合窗兒，細木條兒圍成疏疏的冰梅的格子，用雪白的皮紙兒糊着。上面

三麻糊糊上開着窗，窗下朝西擺着一張寫字檯式的長長的黑漆的書桌兒，是去年新做的，倒也可說是「明九淨」的了。辛相坐在朝西的一張紫竹椅上，子壽賴在他對面的一張竹靠椅上。靠東面的板壁，擺着那張大竹榻，黎明便坐在這張竹榻上。靠北面的牆壁擺着一張八仙桌，兩張舊的椅子，桂蓀蘭蓀扒在那裏演算學，富氏坐在桌旁指導他們。桂蓀先算完，回頭向窗外一瞧，叫道：「媽媽，窗上有個人影兒，誰在外面呀？」富氏站起來，跑出去看，原來是素秋站在外面傾聽。富氏一把拉着她進來，笑道：「妹妹今天先在這兒上國文補習班了！你站了許久了吧？」素秋道：「我也不知道有多久了；我來的時候，明哥正在講駢文散文，文言語體，也是文章體裁的分類。我怕打斷了他們的談話，索性站在這兒細聽，越聽越有趣，深悔沒有帶鉛筆和簿子來記錄。……可惜只做了個門外漢！」辛相也笑道：「子壽，令嬈能如此到處留心，將來必能有些兒成就的！」素秋道：「我真是忘其所以了；祖父叫我來找爸爸的，母舅來了呢！」子壽站起來告辭，一面向素秋道：「傻孩子，爲什麼不早說？」便和素秋逕自走了。

第三章 第一次講習會

葫蘆谷的氣候，有一樣好處，雖在盛夏，不很炎熱；因為它的地勢非常之高，而且四周都是高山。下午還似炎夏，晚上九十點鐘以後，竟是陰涼得很，幾乎每夜少不了單被夾被。可是草地多了，蚊子也特別多，特別厲害。蒼蠅本來也是很多的；今年，經他們的公衆衛生社竭力設法，預防撲滅，已大大減少了。辛相在故鄉時，原有種除蟲菊的經驗的，去年春天，便向山石庵租地，種了二十畝的除蟲菊，大量製造蚊香。他這葫蘆牌的蚊香，竟循銷浙東。村中各家，也有仿種仿造的，都請他指導，監製，並且都用葫蘆商標。蚊香，竟成了葫蘆谷的一種新興的生產事業。裝蚊香的紙匣兒，也由辛相教阿德用老竹和廢紙作原料，製造厚紙板，向鏡上印刷所，摹定印了畫着葫蘆商標標着蚊香字樣的紙匣兒，用女工糊成匣兒。這又成了村中婦女們的副業。

日子過得真快，今晚又是七夕了。那廣場上仍散坐着許多人在乘涼；各各分成幾堆，談他們自己的天。振福、辛相、子壽繞着那塊大方石三分鼎足地坐着；承良、中玉、却和、黎明一擁兒；此外，男的女的還擠聚着幾堆兒。素秋和他的母親陸氏卻在溝那邊的小屋前，和秋氏富氏帶着桂燕兄妹猜謎兒。子壽歎了口氣道：「我們住在這世外桃源裏，衣食無憂，真可說是得天獨厚。內兄子明剛從昆明回來，前幾天來過，說那裏的

米價已貴到一百多塊錢一石，而且沒有錢沒處買哩！萬一在這抗建大業最艱苦的年頭，遇到水旱，則人禍天災相逼而來，老百姓怎樣過日子啊！」振福道：「莫說昆明，我們漸凍的米價也比去年貴得多了。我們村委會裏聽說外面的糧食價比去年高，想把山石庵積存的三百石穀、一百石小麥，統通賣去，我竭力阻止，終於把穀糶去了一百石，小麥已全部糶完了。前天，縣政府還派人來商量，要買我們全部的存穀呢！」子壽道：「爲我們一村計，自然得積穀防饑，爲顧全大局計，卻又不好意思完全退縮啊！」辛相道：「這兩百石，總得留待新穀收成有把握時再糶。」振福道：「我們村子裏的田，今年雨水充足，不愁旱荒，可是近來發現了吃稻稈兒的螟蟲，怕要鬧蟲災呢！」辛相道：「去年冬天沒有大雪，蟲災是在意料之中的。我已長久沒有到田阪裏去走走，前月底，阿德哥已向我談起過。我叫他們把去年曬乾收藏着的除蟲菊根兒，也碾了粉，和製蚊香剩下來除蟲菊粉浸着水，借用消防隊的洋龍，在噴水的橡皮管兒上裝一個有細孔的銅嘴兒，向田裏澆去，試試看。」他說到這裏，見阿德正坐在一張矮凳上，低着頭吸溜烟，便高聲問道：「阿德哥，我說的法兒試過了沒有？」阿德拾起頭來道：「前幾天已在我的田裏試過，水澆完了，我把沉在水底下的渣兒，一把一把地塞在每株稻的根頭。今天，我去看看，田裏的蟲果然快死光了。可是四圍別人田裏的蟲兒又都飛過來了。我想，這法兒，即使天天這樣做，也是沒有什麼大效驗的。」子壽笑道：「阿德哥，這倒是很好的。一個

教訓！你只顧自己，不顧別人，所以自己田裏的蟲雖然撲滅了，也沒有用呀！阿德道：「是的，就是我每天辛辛苦苦地去除蟲，也是枉費工夫的！」振福道：「阿德，這是你錯了！辛和先生的法兒，你試了既有殺蟲的效驗，爲什麼不來村委會報告？我們這村子，四面都是高山環抱，和外面隔絕的，只要大家同日照着這法兒辦，把全村田地裏的害蟲一起撲滅，蟲豸不是可以根絕了麼？」阿德這才恍然大悟，舉起手來在自己頭上打了兩下道：「這自私自利的山阿德，該打該打！」乘涼的人們見了他這副怪相，都哈哈大笑起來。

陰曆七月初八，振福便召集了一次村委會，請辛和出席，把除蟲的法兒當場演講。村裏的農民來聽的很多。會開完了，便邀同四五个村務委員帶着大批農民，同去參觀阿德噴水驅蟲。阿德與高采烈地帶着他兩個兒子，借了消防隊的一架小洋龍，在田邊表演給他們看。他們便向辛和要了好許多除蟲菊的根兒。第二天，派人在水碓裏研碎，浸在山石庵的二十隻太平缸裏。振福定十一日爲全村動員驅蟲的日子；消防隊裏的兩架小洋龍和幾枝木製的水鎗都借了出來，先稻田，後菜園，一地澆灑過去。剩下的許多渣兒，又加了些水，連水連漿一桶桶地傾倒在稻田裏。他們這全村動員，竟連婦孺都出來幫忙。從早到晚，整整地忙了一天，方才完畢。過了十天，又照樣來了一次。辛和和各家的除蟲菊根兒都用完了，果然螟蟲全被殲滅。全村農民對於辛和更是頌聲載道了。

葫蘆谷的暑天既是比別地方涼，所以他們小學的暑假也特別縮得短。子壽和黎明沒有到碧湖去，他們早又開學了。新辦的國文補習班，也在開學後兩天的一個星期日，召集第一次講習會。到會的學生，除秋承、良姊、弟和石中玉、王振之外，有十二個人，十個是男的，兩個是女的。他們借用山石庵的禮堂開會，由振、福主席，先致開會詞。大意說：「在這天災人禍內外交逼的時候，諸位還有這樣一個好機會，得尹先生的教導，來補習國文，真是幸運！諸位或者是從淪陷了的家鄉流徙來的，或者是在我們鎮上各小學各機關裏服務的，在千辛萬苦中，在百忙中，還要跑十五里路，來講習國文，真是難得！我們是中國人，國文是我們每個中國人必需用的一種東西，我們都應當學習。就如我，已是快七十歲的人了。以前雖然也曾讀過十多年書，要應用時常常感到不夠。自從尹先生避地來此，幾乎和他天天見面談話，承他不吝指教，兩年以來，耳濡目染，無形中已得了許多進步。諸位都是年富力強的青年，尹先生又肯負責指導，你們將來的進步，一定是很快的。可是我想無論學習什麼，都要靠學者自己努力的，決不能由教師把所有的知識像水般澆到學者們的心裏去的。尤其是作文，必須諸位自己努力習作，方能獲得真確的進步；因為這也是一種技能。譬如醫治跌打的創傷，無論是皮傷、筋肉傷、骨傷，以至內傷，即使有靈丹妙藥，也須病人的身體裏有一種自己生長的力量，方能早日恢復原狀。又如學習傷科，倘若自己不肯用心研究，從實際的診察治療方面，切切實實地去

練習，即使懂得些傷科的理論，也不能成爲一個傷科醫生。我所以至今還不敢收學徒，便恐博採不得其人，反而害了病人。大家都知道的，我是一個傷科醫生，今天的話，又是三句不離本行了。」說到這裏，他停了停，右手將可將領下著白的長鬚，繼續地說：「現在一般中學以上的青年，或者入什麼速成的短期訓練班，或者入大學，無非是爲了將來的出路和資格。我們這國文補習班，既無出路可找，又無資格可得，諸位的加入，目的完全在補習國文，這真可以說是爲求學而來了。找出路，求資格，在目前的社會裏，固然也是緊要的；我並不是唱高調的，對於一般人的找出路，求資格，也並不非難。可是諸位來加入我們這國文補習班，目的既和找出路，求資格者不同，學習的態度和方法，當然也不同了。如果也和其他學校的一般學生一樣，但求敷衍時日，則將來必致一無所得，必致後悔多此一舉——老實說一句吧！諸位與其將來半途而廢，或者敷衍行行地白廢自己的光陰，白廢尹先生的精神，倒不如爽爽快快地儘早退出！我所以勸諸位等開過了會再繳費，就是因此。」他說到末了那幾句，聲音越高，態度越嚴肅了；說完了話，一聲不響地站着，似乎在等他們的回話過了好幾分鐘，方纔鞠躬下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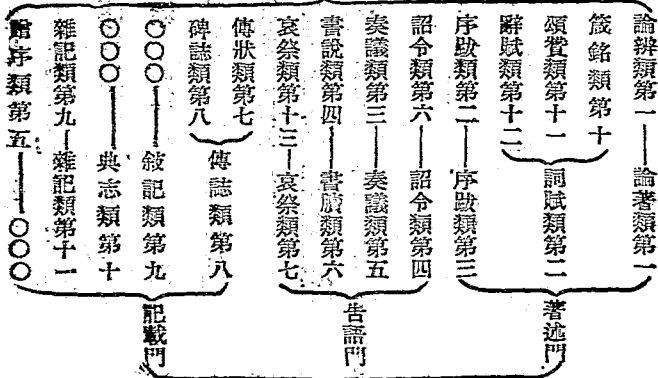
接着上去的，便是尹宰相他的態度可溫和多了。一開頭便說：「我們這國文補習班，是接了諸位許多的信，纔下決心試辦的；也可以說是應諸位的需要而辦的。我們的目的，只是希望諸位能得到相當的實益，

而不在贖諸位的學費。我們沒有畢業的期限，暫以這半年為試辦期。或者諸位補習了半年，感不到興趣，得不到實益；或者辛相指導不能得法，辦理不感興趣，都可以在寒假時停止的。否則，明年再繼續辦下去。這是要告訴諸位的第一點。這半年，我主張我們研習國文的目的，以文章體裁為綱。我先就古文辭類纂和經史百家雜鈔二書所分的體類，提出來供諸位研習，一方面便以這兩部書裏所選的文章為實例，由諸位自己去閱讀。習作方面，可以分命題習作和自由擬題習作兩種，輪流學習。繳了課卷，都由我負責批改。關於國文，諸位如有什麼疑難，儘可寫信和我來研討；我當就我所知，各予以相當的答復或指導。這是要告訴諸位的第二點。——今天第一次講習會，我把古文辭類纂和經史百家雜鈔二書的文章分類提出來和諸位談談。』說到這裏，他回頭向振福道：『以下是和諸位同學開始講習了，老先生請便吧！』振福站起來，點點頭，逕自走了。

辛相拿起講桌上的開水，喝了一口，道：『今天講姚姬傳先生的古文辭類纂和曾慥先生的經史百家雜鈔兩部書分類的比較，先列一值表如下。』說罷，取了一枝粉筆，在黑板上寫出一個比較表來：

古文辭類纂

經史百家雜鈔



他稍稍等了等，見大多數學生都已鈔好了，拿起一枝教鞭，指着黑板上的表講道：「照這表看來，姚氏把文章體裁分做十三類，曾氏却分做三門十一類。姚氏特立贈序類，曾氏無之；曾氏特立記敘和典志類，姚氏無之；這是應當注意的第一點。姚氏的箴銘、頌贊、辭賦三類，曾氏合併作詞賦一類；姚氏的傳狀、碑誌二類，曾氏合併為傳誌一類；這是應當注意的第二點。姚氏的論辨類，曾氏叫做論著類；姚氏的辭賦類，曾氏叫做詞賦類；姚氏的書說類，曾氏叫做書牘類；這是應當注意的第三點。姚曾二氏所列各類的次序不同，這是應當注意的第四點。姚氏的古文辭類纂序，曾氏的經史百家雜鈔序，算是我第一次指定研習的文章，諸位應當細細地去閱讀，把我上面所提出的四點，都研究出一個答案來。研究的時候，應當注意到姚曾二氏選文範圍的不同，這是可以從他們那兩篇序中看到的。曾氏有一篇書歸震川文集後述他論文章的意見頗詳，也得去找出來參考。還有可注意的：曾氏的經史百家雜鈔序跋類中竟選入了幾篇贈序，跋記類中竟選入韓愈的平淮西碑，典志類中竟選入了曾鞏的認州趙公教菴記，前者姚氏列入碑誌類，後者列入雜記類的，諸位先把這幾篇文章仔細研習了，可以作一篇「姚曾二氏選文分類異同論」，於下一次開講習會時繳卷，作為第一次習作。藉此我可以知道諸位是否有研習的毅力和細心，是否有相當的寫作的 ability。諸位既有志補習國文，自動地參加此地的國文補習班，希望不要潦草塞責，老實說，教師對於教授批改的興

致，完全是和學生對於學習的努力成正比例的。諸位自己不肯努力，便難怪我意興闌珊了！研習時，有什麼疑難，可寫信來問我。我預備每兩星期，每人給你們一次回信。至於住在本村的幾位同學，和我朝夕見面的，儘可當面來問，不必寫信了。——現在已是十一點半了，諸位可以在此地吃午飯。本學期預算開講習會十次，每次都照這樣辦。你們的膳費已計算在雜費之內，不必另繳了。」說罷，宣告散會。

辛相下課以後，搯了一把臉，喝了一杯開水，匆匆地回家去吃午飯了。許多學生，由王振之、石中玉、山承良、山素秋招待，在葫蘆谷小學裏吃午飯，十六個人開了兩桌。振之等四人，今天特地每桌添了兩樣菜，表示歡迎同學。小學裏教師的飯本是由阿德的兄弟阿康家承包的。六碗一湯，雖是鄉村肴饌，却有家常風味，和鎮上各機關的包飯不同。一個學生，叫做李桂的問道：「振之兄，你們的飯，幾塊錢一月包的？」振之道：「七塊錢。這是校裏包的，我們自己是不化一個錢的。」李桂道：「爲什麼這般便宜？我們校裏的膳費，已加到十塊錢一月了，只有淺淺的，四盤菜哩，米也沒有這樣好。」振之道：「現在米價貴得很呢！我們這裏包飯的米，是山石庵公家以去年的價錢，糶穀給包飯的山河康的，所以他沒有受米價騰貴的影響。」中玉道：「我們平時的小菜，也只有四碗一湯，今天是多添了兩樣菜啊！」還有一個略紹修問題：「這位尹老先生，聽說是本省中等教育界有名的教師，你們請他教補習班，化多少錢一月的薪金呢？」承良笑道：「我們並沒有

送他聘約，訂定月脩，你算算看，我們一共十六個人，半年的學費一共只有八十元。他打算教我們五個月，充其量每月只派到十六元而已。」石中玉道：「碧湖省立聯合師範，和處州新辦的英士大學會屢次來請他，論月脩英大有二百多，聯師也有一百多。他却都婉言謝絕，情願在這裏賺比我們還小的薪水。你們想，他爲的是什麼？說他是好名，這國文補習班的教師，不見得比師範教員，大學教授光榮吧？」李桂道：「這叫做名不虛傳。他今天講的，雖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學問，可是條理清楚極了。他的教法，完全是要我們自動的。可稽我職務太忙，若能專心致志地在他這裏受業幾年，國文怕沒有長足的進步？」

他們吃了午飯，談談說說，直到四點光景，方回鎮上去。素秋和承良是走教的，也別了振之、中玉，回家去了。途中素秋對承良道：「弟弟，我們得受太先生親自指教，是一個極難得的機會，須努力用功。我們和他特別接近，幾乎可以天天去當面請教，如其將來成績落人之後，未免太慚愧了。」承良道：「他雖是蕭然可親的，我見了他，總覺得有些兒害怕。這不知道是什麼緣故。」素秋笑道：「原來弟弟還是這般孩子氣！」他原本在石山庵旁，轉了一個彎兒就到了。他們倆性急得很，晚上就找出辛指指定的那幾篇文章，姊弟倆在燈下閱讀起來。好在子壽還在家，不愁沒人指導。一連五六個晚上，便把那幾篇文章都閱讀完了。素秋並且把姚氏曾氏的兩篇序都讀熟了。

第四章 姚會二氏選文分類之異同

一個星期六的晚上，下了一陣大雨之後，天氣異常涼爽。振福、子壽、承良祖孫父子同坐在堂前的廊下。子壽今天接到承輝從重慶寄來的信，這封信還是國曆六月底寄出的，在路上竟走了一個半月。信裏談到重慶雖會遭轟炸，情形非常安謐，他在廠裏，也能安心工作。他在技術工作之外，又被派充工人補習班的教師。他深刻地感到國文程度的不夠應用，希望他的妹妹和弟弟，趁尹太先生住在他們村子裏，於暑期中努力自修國文。他又問他弟弟在簡易師範畢業後，還是去服務，還是再去升學。如果不升學，與其到別處去，不如留在本村。一則爸爸和他都出門了，祖父年邁，弟弟在家，不但有些事可以代勞，而且老人家的心裏也得有許多安慰；二則可以在課餘自修國文，請尹太先生指教；三則弟弟既學師範，對於桑梓的教育，也應負相當的責任。又說他妹妹在初中肄業，離畢業只差了一年，因戰事發生，輟學，是很可惜的。如果他想復學，希望爸爸不要攔阻他。如果仍在本村小學幫忙，也希望能於課餘自修國文。振福的眼睛花了，晚上不能看信；子壽把信裏的話一一講給他聽。講完了，把這封信遞給了承良。承良一面看，一面又講給剛從裏面出來的媽媽聽。講完了，把信交還子壽。振福忽然問道：「素秋呢？那裏去了？」今晚天涼，不如早些睡吧。」振福是睡

在西邊廂房裏的承良原陪着他祖父睡的，忙先去替他點上了那盞青油燈，又在床上點了一枝葫蘆牌蚊香，振麗進去時，他早已都安排好了。陸氏也上樓去了。子壽見東邊廂房裏還點着燈，走過去一看，原來素秋一個人在那兒鈔寫她那篇姚會二氏選文分類之異同，已全篇抄好，在那兒加標點了。子壽就在書桌旁坐下，把這篇文章拿起來看時，只見上面寫着：

一姚會二氏選文分類之異同

山素秋試作

我國文章的分類，有以章句組織的形式爲標準的，如從前的駢文和散文，韻文和無韻文，現在的文章和語體文，有以寫作的方法爲標準的，如現在一般人所主張的議論文，說明文，記敘文，描寫文，和抒情文。而古今討論文章體裁的，遠之如文選和文心，近之如姚姬傳的古文辭類纂和曾慥的經史百家雜鈔，則多以應用的方面不同，來分別文章的體裁。文選、文心二書，我未曾閱讀過，無從說起；現在姑就姚會二氏的選文分類，比較其同異如左：

(一)姚氏之古文辭類纂分文章爲十三類，曰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紀、箴銘、頌贊、辭賦。曾氏之經史百家雜鈔，則以著述、告語、記載三門爲綱，十一類爲目。著述門有論著、詞賦、序跋三類，告語門有詔令、奏議、書牘、哀祭四類，記載門有傳誌、敘記、典志、雜記四類。——這誠如曾氏原序所說，一論次微

補對，大體不甚相遠了。

(二) 以時代論，曾氏在姚氏之後，其文體分類之此有彼無者，可以說曾氏對姚氏的分類有所增刪。贈序一類，姚氏所有，曾氏刪之；敍記、典志二類，姚氏所無，曾氏增之。這是二氏見解不同的地方。

(三) 曾氏對於姚氏所分各類，不但有所增刪，而且有所併合。如姚氏的箴銘、頌贊、辭賦三類，曾氏併合爲詞賦類；姚氏的傳狀、墓誌二類，曾氏併合爲傳誌類。這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異點。

(四) 此外還有每類立名的略異和次序的不同。如姚曰論辨，曾曰論著；姚曰書說，曾曰書牘；姚曰辭賦，曾曰詞賦。這是立名的微異。姚氏十三類，始於論辨，終於辭賦；曾氏十一類，始於論著，終於雜記。既如上述，二氏所列次序的不同，已可一望而知了。

子壽看罷道：「素秋，你的作文已有相當的進步了。這篇文章，詞句上已沒有什麼大病，層次也很清楚。可是「遠之如文選和文心」這一句，還得加幾個字，改作「遠之如蕭統的文選和劉勰的文心雕龍」。一則因爲下句把姚曾二人的姓字提出，上句也當把蕭統和劉勰提出，方能相配。二則因爲現在開明書店有一本讀物，是夏丏尊、葉紹鈞編著的，也叫做文心，不如把劉氏的書名全寫出來。「素秋聽了，立刻改好。子壽又道：「你這篇文章已把姚曾二氏選文分類的不同，都說明了；可是只述說他們的不同，不會推究他們

的所以不同。曾氏對姚氏所分之類，有所增刪併合，固已說出來了。何以要刪，何以要增，何以要併合，却沒有推究出來。你的研習，仍沒有深入啊。」素秋聽了道：「對呀！我這篇文章，只說了個表面。爸爸應當怎樣改呢？」素秋道：「不必改了。尹老師自然會替你詳加批改的。今晚天氣涼，我們上樓去睡吧。」父女倆上了樓，子諱又把承輝的信給素秋看。看完了信，各自就寢。

星期日，剛吃過早飯，素秋拿着她的作文，送到尹家來。黎明帶着兩個孩子出去散步了。秋氏婆媳在收拾廚房，洗衣服，華稻一個人坐在書室裏看書。素秋走上去，叫了聲太先生，把那篇作文送了過去，並且說：「爸爸批評我，只能舉出姚會二氏分類不同之點，而不能推究其所以然。我很想自己改過重做一篇，可是無從下手。所以今早特地過來請教。」華稻叫她坐下，接過那篇文章來，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道：「你這篇作文，已做到文從字順的地步了。你在初中，只肄業了兩年，能做這樣清順的語體文，已很難得。第一，你把那天在窗外聽到的我們所談的意思，簡括地寫了下來，做得很不錯。文心雖籠籠略略，作「文心」本沒有什麼不可以，因為現在有一種以故事體寫國文學習方法的書，夏再尊和葉紹鈞作的開明書店出版的，也叫做「文心」，所以還是用原名不省略好。」素秋道：「爸爸也這樣說，所以加了一層統的。」劉總的和「龍龍」幾個字。」華稻道：「這句既已改了，那末下面「文選，文心二書」一句，也得加「龍龍」二字了。」素秋笑

道：「我怎麼如此粗心？」

辛相道：「你這篇文章，第一段算是總冒，以下分做平列的四節，是不是？」素秋道：「是的。」辛相道：「下面這四節形式上似乎可以平列，實際上却並不平列，因為（一）可以說，又是一段總冒，（四）又似乎是補充和餘波，和（二）（三）兩節提出曾氏對姚氏的分類有所增刪，有所併合的兩大差異之點，是不相稱的。而且第一節依次列舉姚曾二氏所類之類，第四節又說到他們所列的次序不同，如再依次列舉，一逼則嫌重複，不列舉又欠明顯，所以未了幾句，很難措辭了。——你在做第四節時，必已感到這種困難吧？」素秋道：「正是大先生，您怎麼猜得這樣準？那麼，怎樣改呢？」辛相笑道：「只要把兩節併做一節，改成全篇的結論就是了。」素秋點點頭。

辛相又繼續說道：「那四節裏（一）（三）兩節，是這篇文章最重要的一段，可以說是全篇的中心。姚氏特立「贈序」一類，曾氏爲什麼要刪姚氏沒有「敘記」「典志」二類，曾氏爲什麼要增姚氏分做「箴銘」「頌贊」「辭賦」三類，「傳狀」「碑誌」兩類，曾氏爲什麼要合你我就我在講習會上所提示的幾點仔細去推究一番，這就是令尊所說的進而推求其所以然了。」素秋道：「我真是所謂「舉一隅不能以三隅反」了，好，我再去試試看，重做一篇吧。」辛相道：「你肯如此努力，後處得很滿意。前星期所講

習的，你會筆記下來嗎？」素秋道：「也曾筆記，怕不完全。——不錯，曾滌生那篇寄歸震川文集後，我還沒有看過呢。」莘相道：「你們爸爸的書箱裏有曾文正全集，你可找了去細看一遍。」素秋照着莘相的指點，在書箱裏找到了曾文正全集，翻着了那篇書後，重新拿了她的作文，告辭回去了。

她走出門外，正碰着黎明領了兩個孩子，散步回來。黎明招呼道：「素秋妹，今天是星期日，坐坐再去吧。」素秋道：「我這篇習作，還得重做過，想趁星期例假把它寫成，不能久坐了。」說罷，點點頭，匆匆地走了。黎明走進書室，見了莘相，問道：「爸爸，素秋妹第一次作文，你為什麼要她重做？不把她習作的興趣壓了去？」莘相笑道：「這是她自己的意思。做好了，不怕重做的麻煩，這正是學不厭的精神。」素秋這女孩子，很有用心，比他的弟弟強得多了。」

素秋回到家裏，一個人躲在廂房裏，關起門來，先把那篇書歸震川文集後仔細看了一遍，又把姚鼐二氏的序翻出來細細推究。古文辭類纂和經史百家雜鈔二書，更是前翻到後，後翻到前，看個不了。她翻閱了許多時候，忽然如有所悟，拿起筆，在一張文稿紙上洋洋灑灑地寫個不休。午飯的時間到了，振福和子壽父子在對酌。子壽談起五天後就要和黎明動身到碧湖去。承良也從山石庵回來了，和他媽媽並肩坐下吃飯。振福道：「素秋呢？半天沒有看見她了。」承良道：「她一定在尹家坐久了，也許在尹家吃午飯了。」子壽道：

「她昨天已把那篇作文鈔好了，一定到尹老師那裏去交卷了。」振福道：「阿良，你吃了飯，去找找她吧！尹家如果沒有吃中飯，不如叫她回來吃。」承良吃了飯，跳呀跳地去了。子壽先喫完了，洗了臉，踱到廂房裏去歇午覺。推進門去，見素秋一個人拿着一張稿子，唧唧唔唔地在讀，書桌上攤滿了書。子壽笑道：「素秋，弟弟到尹家找你去，你却一個人躲在這裏做文章。——你的文章不是昨天已鈔好了嗎？」素秋道：「今天早晨，我把昨天做的那篇文章拿去請教太先生。他指出我許多缺點，並教給我改作的方法；我覺得昨天那一篇，做得太不成樣子了，所以拿回來重做。我怕弟弟來打攪，所以把門關上了。我，八點多鐘，就回來開始工作了。今天的中飯怎麼提得這樣早？已經喫好了嗎？爸爸。」子壽笑道：「好孩子，你真是發憤忘食了！中飯，我們大家都喫過了，快去喫了飯再來磨清吧！」素秋把稿子遞給她爸爸，自己去喫飯了。

素秋匆匆地喫了飯，又回廂房裏去時，子壽已在那張客舖上睡着了，把素秋的那張稿子，丟在裏床。素秋把稿子輕輕地取了出來，重新關上門，把那篇文章鈔好，看看壁上掛着的鐘，已是兩點多了，爸爸仍沒有醒，便虛掩着廂房門，又到尹家去了。她一走進去，見莘相騎在那大竹榻上，午睡未醒，黎明却坐在書桌旁寫信。她搭訕着道：「太師母他們呢？弟弟妹妹呢？」黎明道：「都在後面廚房裏吧！」素秋的大作又做好了嗎？讓我先拜讀一下！」素秋紅着臉道：「第一次做得太不成樣子了，第二次雖然重作了，還是個不成樣子。」

我真是不可雕的朽木。」黎明道：「不要客氣，爸爸在稱讚妹妹不憚重做的麻煩，有學不厭的精神哩！」
「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好晝眠。」辛船說了這幾句話，從竹榻上坐了起來，向素秋道：「老夫懶教慣了，每天總得打個中覺，如在孔老夫子門下，不是和晝寢的辛子同成爲不可朽的糞土之類，不可雕的朽木了嗎？」素秋想，剛才的話被太先生聽到了，覺得臉上一陣熱烘烘地，連頸子都紅了，呆呆地站着。辛船敲着一隻木屐，站了起來。黎明忙到是間裏去，舀一盆臉水來。辛船揩了臉，在書位上坐下，叫素秋在對面的竹靠椅上坐了，問道：「你那篇文章，想已改造好了，拿來我看。」素秋只得遞了過去。辛船接過去，在書桌上攤開，看了幾段，道：「這第一段，本來可以不必改。」再看下去，已和第一次的完全兩樣了。她這樣寫着：

「曾氏經史百家雜鈔自序首舉姚氏所分之十三類，與彼所分之十一類，作一比較：「贈序」一類，姚氏所有，曾氏刪之；「敘記」一類，姚氏所有，曾氏增之；「頌贊」一類，姚氏所有，曾氏附之；「詞賦」之下編，「傳狀」一類，「碑誌」一類，亦姚氏所分，曾氏合之爲「傳誌」一類；這些是姚曾二氏選文分類最不相同之處，也是我們現在所當注意討論之點。我們不但要知道他們的相同，並且應該推求他們所以不同。

姚氏古文辨類纂自序，於贈序一類，引老子「君子贈人以言」的話，引顏淵子路相違時各以言相贈

處和梁王儼諸侯魯君擇言而進的兩個故事，以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並且說：「唐初贈人，始以序名，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可見姚氏對於贈序一種文體，看得很重，尤其是韓昌黎的作品。曾氏則認爲古人贈別，係以詩歌爲贈別的許多詩歌作序，乃謂之「贈序」。所以贈序實在乃是序跋一體，即退一步說，也不過是序跋的變體而已。曾氏刪去贈序一類，而於序跋類中選了四篇贈序——韓愈贈鄭尚書序，送李愿歸盤谷序，送王秀才墀序，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便是這個緣故。至於那些本無贈別的詩歌，而空空洞洞送人一篇贈序的，以及做壽送壽序，有喜事送賀序，曾氏認爲都是些駢拇枝指，可以不存。——這就是姚氏特立贈序類，而曾氏把它刪去的理由吧！

姚氏之古文辭類纂，不采經傳子史之文。故自序於論辨云：「今悉以子家不錄。」於序跋類云：「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於奏議類云：「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曾氏則以爲言孝者不當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不可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故每類必以六經冠之，此猶涓涓之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又曰：「余今所論次，采輯史傳稍多。」且於論著，選莊荀韓非諸子之文，至十二篇之多。他的選範圍較姚氏廣大得多了。曾氏自序於敘記類，舉了許多經史上的例，而曰「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是，然不多見。」於典志類，也舉了許多經史上的例，又曰：「後世古文，如越州趙公救苗記是，然不多見。」姚氏

既不選經史，則後世古文家雖然間或有幾篇可以歸入敍記典志二類的文章，也是寥寥可數，怎麼能分立爲兩類呢？所以韓愈的平淮西碑只得選入碑誌類去，曾鞏的越州趙公墓誌只得選入雜記類去了。曾氏既選經史之文，則此二類文章可選者就多了，所以特地添立了這兩類——這就是姚氏無敍記典志二類而曾氏增設起來的理由吧！

姚氏於傳狀類外，別立碑誌一類；自序中說：「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之金石。」故上編所錄如秦刻石諸文，以及班固封燕然山銘，元結大唐中興頌，韓愈平淮西碑，蘇軾表忠觀碑諸文，都不是記個人之事的，而記個人的墓誌之文則別錄之爲下編。曾氏則合傳狀碑誌二類爲傳誌類，而釋之曰：「所以記人者。」故如韓愈平淮西碑，則列入敍記類；如韓愈南海神廟碑，蘇軾表忠觀碑之類，則列入雜記類。所以他併入傳誌類的，只是墓表墓誌之類的文章。姚氏認辭賦類爲風雅之變體，義在託諷，大抵設辭無事實，故與自警自戒，辭意深的箴銘類，源出詩頌，不施金石之頌贊類，不能混爲一談。曾氏則以爲這兩類也都有編，故以附於詞賦之下編，而釋之曰：「著作之有韻者。」——這就是姚氏分列「傳狀」「碑誌」二類，「箴銘」「頌贊」「辭賦」三類，而曾氏把前二者合成「傳誌類」，後三者合成「詞賦類」的理由吧！

總之，姚氏所列的十三類，曰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贊、哀祭、辭賦。曾氏所列十一類，曰論著、詞賦、序跋、爲著述門；曰詔令、奏議、書牘、哀祭、爲告語門；曰傳誌、敍記、典志、雜記、爲記載門。雖除上文所說的增刪分合的異點外，還有所列次序的不同，所用名稱之略異。（例如姚曰論辨，曾曰論著；姚曰書說，曾曰書牘；姚曰辭賦，曾曰詞賦。）而其文章體類，則多數相同。這真如曾氏自序所說的「論次微有不同，大體不甚相遠」了。」

莘相一口氣把這篇文章看完，臉上露出得意的笑容來。這時候，恰巧子壽一脚跨進書房，莘相竟站了起來，向子壽拱拱手道：「恭喜，恭喜！老弟可謂有女了！」素秋見她爸爸來了，剛從竹靠椅上站起，見莘相這般誇獎她，倒有些害羞起來，低下頭在一邊站着。子壽笑道：「小女還肯用功，得老師指教，頗有斐然成章之望。」莘相想拿那篇作文給子壽看時，已被黎明拿去，攤在那張方桌上，兩夫妻在共同欣賞了。子壽曉得莘相的用意，便道：「小女重新做過的那篇作文，我已把稿子看過了。阿良作的，有沒有交上來呢？」莘相道：「我跟他們下星期日繳卷，素秋是繳的頭卷，而且很有第一的希望哩！」子壽道：「素秋，你們一共有十多個同學，我想，一定有做得比你好的。即使這次你僥倖得了個第一，萬萬不可自滿，下次仍當一樣努力！」素秋連聲應道：「是是！」黎明看完了這篇作文，也覺得很滿意。富氏攜了素秋的手道：「好妹妹，倘使我也加

入補習。要對你退避三舍了。你今天太勞苦了，我陪你玩玩去。我們屋後新種的兩缸荷花，還開着呢。婆婆和我們兩個孩子都在那裏，我們同去散散吧。」說罷，兩人竟自去了。

第五章 「論 辨」

星期三的晚上，辛耜家請振福、子壽吃便飯，算是給子壽餞行，因為明天他和黎明便要動身了。同席的便是辛耜父子和桂蓀兄妹。主人既不會喝酒，客人也不多喝了，不多時便已終席。辛耜又談起國文補習班的作文成績來。原來這是第一次習作，全班學生都很踴躍，卷子已陸續繳齊，而且已完全批改過了；結果是素秋那篇第一，承良却排在第十名。剛說到這件事，素秋也來了；大家對她又有一番誇獎。素秋聽說她的作文已批改好了，急待一看。辛耜在書桌抽屜裏拿了出來。素秋拿來一看，改的字句很少很少，批語倒特別多，特別詳細。論贈序那一段的上面，便有好幾條眉批：

「（一）傅玄、潘尼輩已有贈序矣；姚云，唐初贈人始以序名，誤。

（二）詩有燕燕，相傳為衛莊姜送歸姜而作，有渭陽，相傳為秦康公送舅氏而作，則以詩歌贈別，由來久矣。

（三）文謂「贈序係為贈別的詩歌作序」，極是。即韓愈所作的贈序，也有許多篇明說為贈別的詩歌作的。例如送楊少尹序云：「丞相……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又屬而和之。」送

鄭尚書序云：「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送石處士序云：「遂各爲歌詩六韻，遺愈爲之序。」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論發記典志那一段的上面，也有一條眉批：

「姚氏之不選經文，雖是尊經的意思，但子史也主張不選，故其選文範圍限於「集」部。蓋自劉歆七略、班固漢志、六藝諸子，已與單篇之詩賦分途；此後荀勗四部、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及隋書經籍志以後的四部分類，莫不皆然。但姚氏序跋類中，采自史記漢書及歐陽修新唐書、新五代史的，已頗不少，未免自破其例。經子之書，異於單篇，卽史書亦多互見之例（如史記管晏列傳以大事均已互見於齊太公世家，故多載管晏二子瑣事）。學者宜總覽全書，不當割裂一篇加以揣摩。故姚氏之不選經史子，原亦未可厚非。惟現在學校中科目繁多，社會上亦人事繁雜，不能再如前人之專習國文，矻矻窮年，以至白首。期爲使學者各覓見其一斑計，曾氏之編采經傳子史，亦確是一法。」

論「傳誌」「詞賦」的一段上，也有兩條：

「（一）姚氏的「碑誌」類，和曾氏的「傳誌」類中所併進去的一部分的「誌」，實在是不同的。文能將此點看出，極好！」

(二) 姚氏說辭賦類皆義在託諷，設辭無事實，且亦有無韻者；這正是姚氏特到之見。所以這一類是文學，非文章。至於箴銘，頌贊二類，則雖有韻，仍是文章而非文學。曾氏把這三類合爲「詞賦」一類，其識見實不及姚氏。

篇末又有一個總批，對於素秋的勤於習作，做好了不憚重新做過，而且批第一次試作的好了許多，大大地獎勵了一番。

子壽笑道：「老師可謂繩子搏兔亦用全力。小孩子的文章，這樣詳細的批，未免太費心了！而且割雞用牛刀，太不合算！」素秋這些批，你得仔細揣摩，有不懂的，仔細請教。以後經大先生批改過的作文，得永遠保存着！他和黎明又把其餘的幾篇翻了翻，振之中玉作的兩篇是文言，但都不及素秋那篇來得內容豐富。承良那一篇，詞句還有些不妥的地方。只有一個姓方名叫中的，比較好些，便列在第二了。他們在翻閱那些作文，素秋却捧着自己那篇作文，細細地在看那些批語，辛相不憚煩地站在旁邊講給她聽。因為辛相主張把這篇文章在開第二次講習會時揭示，所以素秋看完之後，仍交還了他。振福等祖孫父女三人一起回去了，尹家也就收拾安寢了。第二天，子壽和黎明，因為要到鎮上去趁當天可到碧湖的汽車，上午七點就出發了。他們只各帶了一隻手提箱，一隻小網籃，便由阿德挑了送去。辛相帶着桂蓀，直送到村口，方作別回來。

又沒挂藤到山石庵小學裏去。禮堂裏牆壁上預備國文補習班揭示作文成績的一塊板，已有木匠在那裏裝釘了。這是一塊暗綠色油漆的長方形的木板，裝着可以夾住作文紙兒的幾條竹片兒。因為玻璃太貴了，所以不用玻璃框，而且裝在禮堂裏。辛租看了，指導木匠幾句話，也就回去了。

第二次講習會的日期又到了。素秋那篇作文，便夾在那新做的揭示板上。鎮上幾位同學陸續來到，一個個都站着細看。對辛租那樣詳細的批，知道素秋這篇文章是做了又重做的，都讚尹老師的教不倦。素秋的舉不厭，自幸遇到這樣負責的老師，自愧沒有好好的寫作。李桂道：「尹老師和素秋家的世誼很深，她這篇文章又是考第一的，所以批得如此仔細的吧？」振之道：「這倒不見得。去年我曾經請教他老先生一次，還不是正式的習作，他也替我詳細地改批，還親自來講給我聽。我們這一次習作，雖都不及山素秋，他的批改一定也很詳細的。」中玉道：「等會兒分發出來，就可知道的，何必預先瞎猜？」

他們正在紛紛議論，一陣鈴響，開會的時間到了，大家就坐，多懷着一種期待的心理，等候辛租進來。辛租帶着一個包兒，穿着一件半舊的白羅長衫，踱進禮堂來。上了講台，行了個禮，把那包兒放在桌子上，取一枝粉筆，在黑板上寫了「論辨類」三字，道：「今天的講習以這種文體為中心。這種文章，姚氏叫做「論辨」，曾氏却叫做「論著」。因為姚氏不選經子，惟取集部的單篇文章，「錄自賈生始」，所以叫做「論辨」。曾

氏則遠及經部尚書的洪範、旁及孟莊荀韓諸子之書，這些都是自成專書的著作，和後世古文家集子裏單篇的文章有些兒不同，所以改稱「論著」了。他說到這句，素秋忽舉起手來。辛昶道：「素秋，你有什麼疑問？」素秋站起來道：「老師，孟子不也是十三經之一嗎？」辛昶道：「是的。可是在漢書藝文志裏，孟子並不列入六藝——漢人把六經爲六藝——而列入諸子的儒家。可見劉歆班固把它看成子書，和荀子一樣的。藝文志、經史百家雜鈔選入序跋類中，諸位可以去查一查。宋儒才把孟子拾得特別高，南宋時，朱子輯注四書，把孟子和論語及自小戴禮紀中抽出的大學、中庸二篇等量齊觀，於是孟子一書，方入經部，而成爲十三經之一了。」他說到這裏，暫時停了一下，走下臺來，向振之借了一本古文辭類纂，一本經史百家雜鈔，重新走上講臺去，叫他們找出姚姬傳的古文辭類纂序，指定中玉朗讀序文論辨類那一段。中玉站起來高聲讀道：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宋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爲之也。」

中玉放開了喉嚨，把這段文章搖曳生姿的神韻，都抑揚頓挫地表現了出來。辛昶微笑道：「請坐下吧，你讀

得沒有。文言文，無論是駢文，是散文，聲調都是很重要的。我們如其要學文言文，想學得牠的聲調神韻，便非朗誦不可。從前有許多人在做文章時喜歡咿唔唔地低聲誦讀，也就是這個緣故。現在的學校裏對於國文，只重講解，不重誦讀，以為可矯正從前偏重誦讀不重講解的老習慣。我以為學語體文，或者可以不讀，學文言文和詩詞等，便非讀不可。不但要讀得熟，而且要讀出詩文的聲調神韻來。就如這段文章的末句，太有搖曳生姿之妙。經中玉這一讀，便完全顯出來了。所以一個人對於某篇文言文能否完全了解，能否領悟它無形中的神韻，只要叫他朗讀一遍，便可測驗出來的。經他這麼一說，十多個人都低聲試讀起來。他略略停了一歇，喝了口開水，又叫他們翻出經史百家雜鈔序，把關於論著類的一段，朗朗地念道：

「論著類著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說，曰古，曰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

念完了，微笑道：「這一段倒是老老實實的文章，不像姚氏那段有一種搖曳的神韻聲調。」接着，又道：「姚氏說論辨原於諸子，曾氏却上接尚書的洪範。姚氏又說：『孔孟之道與文至矣。』則認經中也有這種文體了。」又在黑板上寫了一段劉勰文心雕龍說篇的話：

「潘仲尼徵言，後人追記，仰其經目，稱為『論語』。蓋聖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經二論，後人追

題字」

寫完後，說道：「劉勰認爲「論」的名稱，始於論語。這與曾氏的上湖洪範，並不衝突。因爲「論」的文體雖
然早已有了，以「論」名書，不妨以後纔有。不過論語一書之所以有此名稱，若依漢書藝文志看來，又別含
一種意思。他又在黑板上寫道：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語，
故謂之論語。」

「照莊固這段話說，則論語一名，是說門人「論筌其語」不是說這一部書所錄的「語」是「論」了。可
是「論」的一種文體，經書裏早已有了，則是事實。戰國時的子書裏，便有明明白白地用這「論」字名篇
的了，如荀子的禮論、樂論等。「承良突然插嘴道：「莊子也有齊物論。」他是坐着說的。莘板着脸道：「聽
講時發言，當站起來。這不但是禮貌上應當如此，假如大家都像你這樣，隨便發言，你一句，我一句，教室裏的
秩序還會好嗎？你也在當教師了，怎麼連這一點都不顧到？」說得承良緘了臉，低着頭不敢作聲。莘相停
了停，方繼續說：「是的，莊子裏有一篇齊物論。子書，原來全部都是「論」。」「莊子也不能例外。至於這篇齊物
論，却有兩種解說：（一）這是一篇「齊物之論」，「論」字是指這篇文章的體裁而言；（二）這篇文章

是「齊種物論」的，那末，「物論」二字是連屬的，「齊」字却是個動詞了。「承良微微地點頭，表示已經懂得了。」

宰相又道：「曾氏推「論著」之原，在經書中舉出洪範、大學、中庸三篇和孟子一書來，這是隨便舉的例。其實經書中此種文體甚多，如禮記的禮運、儒行等篇，鄭玄目錄所謂「於別錄屬於通論」的各篇，都可說是屬於「論著」類的。曾氏所說的諸子曰某曰某，古文家曰某曰某，都是「論」的別名。如淮南子便叫做「訓」。例如道應訓之類。——但也有人說：「高誘注淮南各篇，故名曰訓，訓是訓詁之訓。」——呂氏春秋有八篇「覽」，所以又名呂覽。你們把經史百家雜鈔論著類的目錄翻出來看看吧！所選的莊子、荀子、韓非子，不是都題着什麼篇嗎？其實，「篇」字不是文體的名稱，而是普通用以計書籍數量的公名。古代無紙，起初用竹簡，木牘代紙，後來用繡帛代紙。用竹簡的，以「篇」計，用繡帛的，可以舒捲，則以「卷」計。所以漢書藝文志或曰某書幾篇，或曰某書幾卷。無論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都是如此。至於古文家稱「論」的，稱「辨」的，稱「議」的，稱「說」的，稱「解」的，稱「原」的，在目錄裏又可以找出實例來。」

「方中舉起一隻手，接着恭恭敬敬地站了起來，問道：『韓愈的伯夷頌，為什麼也列入論著類？』宰相做了做手勢，叫他坐下。然後答道：『這篇文章名義上雖叫做「頌」，實際上是一篇伯夷論，而且是不用韻的。』」

所以姚氏也選入論辨類中，曾氏更不能把它列入詞賦類裏作爲一篇「頌贊」之文了。諸位把姚曾二氏的目錄去詳細查閱一遍，可見「論」的別名，不僅曾氏所舉的幾種，總之凡用以論事，論人，論學，論政，發表自己的主張，或和他人辨駁，或說明他人的主張，以及事物學理的，都可歸入這一類。和近人所分的文體類別比較，則「論辨類」或「論著類」可以包括「議論文」和「說明文」。至於曾氏以「著作之無韻者」爲論著的定義，則殊不妥當。古代的文章，有韻無韻之分，並不如後世那麼嚴格，所以辭賦詩歌竟有不用韻的，大都無韻的論文，却往往夾入有韻的句子。你們且看經史百家雜鈔的第一篇洪範吧！大家又一齊翻開書本，宰相高聲讀道：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便便。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這一段，不明明是有韻的嗎？就是老子書中，韻文也很多。所以說「論著是著作之無韻者」是不妥當的。反過來說，曾氏所選，除詞賦類之外，不都是無韻之文嗎？「著作之無韻者」一語，怎麼能把論著文的特徵表示出來呢？」

「宰相了，天氣漸漸地熱起來，宰相的汗已從臉上流下來了。他從衣袋裏摸出塊帕兒來，措了一揩。又

繼續講道：「議論文說明文的作法，將來再詳細地講。現在且簡括地說幾句：論辨文最重要的條件是「能立」和「能破」。所謂「能立」，是能把自己的主張確立，不易使他人駁倒；所謂「能破」，是要駁倒和敵對的主張，使牠不能站住。文心雕龍論說篇有幾句話，倒說得還精采的。」他又轉過身去，在黑板上寫道：

「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

「必使心與理合，詞雖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

「這就是我所說的「能立」，是論辨文積極方面的事。至於「能破」，則如孟子神農之言章用分工合作的道理駁陳相所信從的許行君臣並耕之說，便是極巧妙的一種辨駁法。」

講完了，他又在協會一書裏選定了幾篇議論文，叫他們去自己閱讀。然後把批改好的第一次作文，分發給牠們。又宣布道：「第二次習作，自由擬題，文體不拘，但極遲須於下次開講習會時繳卷。」他退課時，已十一點多了，連續講了兩個多鐘頭，學生都站着目送他緩步出去，大衫背後已滲出了一大片汗。王振之揮着扇道：「尹老先生太賣力了！」李桂捧着自己那篇作文道：「我這樣盤腳的國文，也勞他老人家這樣詳細批改，太對他不起了！」

素秋、承良想同去吃中飯，振之、中玉、齊攔阻道：「在這裏吃飯吧！飯後，我們想大家商量商量，怎樣把

尹老師所講的記錄下來，整理起來，編成一部有系統的講義哩！素秋姊妹只得依從，午飯後，他們休息了一會兒，便開了一個會，討論了許久，纔定出一個辦法來。他們一共十六個同學，推定山素秋做總編，方中、李桂擔任出版和校對，王振之、石中玉擔任鈔寫；每次講習，由其餘十一個同學輪流擔任記錄，交給素秋先核閱一遍，然後謄清了請尹老師審定，如果改得多了，便由振之他們重行鈔清，送交方中、李桂到鎮上印刷所去排印。他們每人先墊五塊錢，做印刷費。他們認為這部講義印成本兒，一定可以賣出去的。會開完了，便推舉素秋、振之、中玉三人做代表，去向尹老師提出請求。

第六章 「序跋」與「贈序」

「今天是農曆八月十一了，團圓圓圓的中秋節又快到了！」秋氏坐在月光之下，一張小竹榻上，仰着頭，呆呆地望着天上那個將圓未圓的月，不禁又回憶到她兩年光景沒有見過的故鄉。「杭州城裏不一樣，可以望見這樣和霧靄潔的月光嗎？西湖上的三潭印月，不仍和以前一樣；水中的月影兒，不比這山瀾蕩的月影兒更好看嗎？」「我欲乘風歸去，只恐飄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她是聲地念出這兩句水瀾蕩頭來，她在懷念着杭州城裏的老娘家了。「碧湖，宜山，隔千里，今共明月！」唉！她又帶着感慨，在想念她遠在廣西宜山浙江大學的外甥和在碧湖的兒子了。「姨母，弟弟來信會說，浙大想搬到貴州去哩！」原來臨氏本是秋氏的妹妹的女兒，所以這般稱呼。秋氏的妹妹和姐夫早已亡故了，剩下了富氏姊弟兩個孤兒。富氏名叫碧如，她弟弟名叫昂如。「那不是越搬越遠了？」秋氏說。

「再過四天，便是八月半了。八月半夜裏的月亮，會像圓鏡子一般。」蘭蓀扳着小手，指兒在算日子。「我希望今年八月半夜裏的月亮，真會變成一面大鏡子。我們可以往這大鏡子裏照見爸爸，照見舅舅。他們也可以從這面大鏡子裏照見我們。」桂蓀說。「月亮雖不是大鏡子，雖照不見遠處的人，可是如我們

素秋問道：「太先生第三次講習會又快到了，預定講那一類序跋類呢？還是詞賦類呢？」辛和道：「我打算講序跋和贈序。」序跋，姚氏列在第二類，曾氏列在第三類。」素秋道：「姚氏的序裏這樣說：——

「序跋類者，昔龍聖作湯，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惟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蓋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磨滅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序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欲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僞，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曾氏的序裏，比較說得簡單——

「序跋類，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昏義，皆定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法，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

太先生這兩段序文裏，我還有許多不明白的地方哩。」富氏道：「素秋妹妹的記性真好。這兩篇序，我也讀過的。姚氏那一篇還有些記得。曾氏那一篇，我從沒有讀熟過。」桂蓀道：「姑姑第一個歌唱得很好聽。」原來素秋背誦姚氏那一段序文時，雖然是低低吟誦，却把抑揚頓挫的聲調都表示出來。秋氏道：「姑姑是在背書，不是在唱歌。這種讀法，你既覺得好聽，將來請姑姑教你好了。」蘭蓀却在那兒唱起「月亮圓圓」的

歌來了。

辛相道：「素秋，你有什麼疑問，不妨先提出來問。」素秋道：「姚氏所說作易的前聖是誰？孔子作的既是「傳」，為什麼不引用在傳狀類裏，而引用於序跋類？下文既說「不載史傳」，何以又采太史公的文章？」向歆是劉向劉歆父子，西漢末典校書籍，我已查着了。姚氏說他們「奏校書」，怎麼講？子政就是劉向，子固就是會稽吧？」辛相道：「你一下子就提出了許多疑問；我一條條地解釋吧！——易就是十三經裏的周易，一般人都叫它易經的。其實，這部書裏，有「經」，有「傳」。據一般的傳說：伏羲畫八卦，周文王被紂不拘於羑里——羑里字，上半和美字相同，下半是個久字，音幽。羑里是地名。——把八卦兩個兩個地重疊起來，成了六八六十四卦，這叫做「重卦」。八卦，你總看到過了。」素秋道：「從前我們房裏還掛着一個媽媽繡的八卦，爸爸說：三畫的叫做「乾」，三畫中間斷的叫做「坤」，其餘的，記不得了。」辛相道：「八卦的每一卦有三畫，兩卦疊成一卦，不是有六畫了？這就叫做「六爻」。「爻」字是兩個×兒。連成一畫的是「陽爻」，中間斷的是「陰爻」。文王既把八卦重疊成六十四卦，每卦又做成「卦辭」，每爻也做成「爻辭」；於是有六十四條卦辭，三百八十四條爻辭，便可以供卜筮之用了。這是易的「經」。素秋插嘴道：「那末，作易的前聖是指伏羲文王了。」辛相道：「是的，易原是卜筮之書；孔子却認為含有很高深的哲理，晚年時，

曾努力加以研究。論語上載他自己的話道：「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史記孔子世家也說他晚而喜易，讀易章句三絕。古代以竹簡代紙，用皮帶穿編成冊，所以叫做「韋編」。「韋編」斷了三次，足見他閱讀之勤了。他把研究所得寫成了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諸篇。此外還有彖傳——「彖」字就是屋椽的樣字去了木旁——象傳——象棋的象字——各分上下篇繫辭也分上下篇——共有十篇。這十篇文章是推論易理的，是輔助易的「經」的，所以叫做「十翼」。——羽翼之翼是幫助的意思——這是易的一傳了。這裏的「傳」字，指經傳之傳，不是傳狀之傳。這正合於曾氏所說：「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了。姚氏所說「不載史傳」，是指傳狀類不采史書的「傳」。而序跋類中却選了繫辭司馬遷史記歐陽修新唐書新五代史裏「表」「志」「傳」的序論，因為這些是做得最工的序，所以他不能割愛。劉向劉歆掌校羣書，每一書校畢了須做一篇序，獻給皇帝看，所以「奏校書」者，奏其所校之書也。這許多奏校書的序，本來會輯合成一部別錄的，別錄已亡，故云「世或不傳」。後來造假古書的人，知道劉向父子掌校書籍的這件事是大家都曉得的，往往並假造劉向的序文，如今本列子是一部假書，前面就有一篇託名劉向的假序，所以說「傳者或僞」。子政是劉向的字，子固是會鞏的字。姚氏在同一段文章裏，對於同一古人，前面用他的名，——向——後面忽又用他的字，——子政——未免叫閱讀者疑亂，這也是一種缺點。

秦秋被引起了興趣，又問道：「曾氏說序跋是『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姚氏却說『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姚氏曾氏這兩篇文章便是自序，可見序跋不盡為序述他人著作之意了。曾氏下的定義似乎不能自圓其說。」莘相道：「秦秋，你可謂能讀書得間了。曾氏所以下這條定義，因為『著述門』中分「論著」、「詞賦」、「序跋」三類，前二類是「著」——就是今人所謂「創作」——是自己的著作，後一類是「述」，是序述他人著作的意旨。他只顧到序跋和前二類的分別，却把序跋類中的「自序」忘了，這確是一個缺點。他這句話，如改作「已成之著作，序述其意者」，便比較妥當了。天下是莊子的末篇；荀子的末篇叫做堯問篇。天下篇，如果是莊子的自序，真是一篇絕妙好辭。它列堯周秦之間的各學派，把它們的優點劣點一一評述出來，說到莊周，便只敘優點，不加抨擊，最妙的是自己站在第三者的地位，把自己也看成和各派學者一般。不過這篇妙文究竟是莊周的自序呢？還是他的弟子作的呢？却還是一個問題。至於堯問篇則「為說者」以下，明明是弟子稱述荀子之辭。論語為孔子弟子門人所記所輯，上次講習時已說過了。末了一篇，不是堯問嗎？我想，荀子一書也是他的弟子所輯，以堯問為末篇，是摹仿論語的。」

秦秋又問道：「序應該在書的前面的，在後面的便是一跋」了。為什麼姚氏說列在書末的天下，堯問是莊子的「序」呢？」莘相笑道：「秦秋，你先想想，以事實說，著作者還是先寫成一篇自序，再着手著

作的呢？還是把全書做成了，再寫一篇自序的呢？」素秋道：「當然略得先寫成全書，纔好做序。」那末，這篇自序，以著作的先後說，不當放在書末嗎？你去翻翻史記漢書，太史公自序和敘傳，不也排在書末的嗎？就古人的創作說，也是每篇文章做成了，然後加題目的。而且古人的著作，往往是無題的，題目大都是後來編輯的人所加，所以多取篇首一句的數字爲題，而且是絕無意義的。例如詩經的第一篇叫做關雎，即取首句「關關雎鳩」中的兩個字；論語首篇叫做學，而時習之」中的兩個字；孟子首篇叫做梁惠王，即取首句「孟子見梁惠王」中的三個字。無題或取首句數字爲題的，唐人詩中尙多此例。如李商隱的集中「無題」詩便很多，有許多有題的詩，也只取首句的數字爲題，例如「爲有」一詩，第一句便是「爲有銀屏無限嬌」。莊子的篇題，有的是有意義的，如逍遙遊之類，有的是無意義的，如馬蹄，便取首句「馬蹄可以踐霜雪……」的首二字爲篇題。「題」的本義是額，「目」就是眼。文章所以要有題目，原爲分別眉目起見，所以寫成了文章，總得加上一個題目。現在我先出了題目，叫你們做文章，不過爲習作便利起見而已。」辛相也越談越有勁了，老遠的拉扯開去。

素秋又追問道：「那末，爲他人的著作做序，早於爲自己的著作做序了？」辛相道：「姚信、二氏都認孔子作十翼是爲他人著作做序之始。不過這十篇易傳究竟是否孔子親筆寫成的，還是一個疑問。歐陽修的

易章子問，便疑心它們不是孔子所作。至於自序，彰明較著的以序爲名的，要算呂氏春秋的敘意篇爲最早。序本是在書末的，後來序移書前，所以又有「後序」和「跋」了。左思做三都賦自己已做了一篇序，又求皇甫謐做二篇序，這是請人作序及一書兩序之始。至於曾氏所說屬於序跋的各種名稱：「跋」如歐陽修集古錄跋，「引」如蘇洵的族譜引，這篇文章，古文辭類纂裏有的。蘇洵的父親名叫序，所以蘇氏父子爲避諱起見，把序改稱「引」。——「題」如歸有光題張紡于袁文太史卷，「讀」如韓愈讀荀子。至於「傳」「注」「箋」「疏」「說」「解」是指注解古書的那些文章而言。如詩經有毛公的傳，鄭玄的箋，則是注解的注解，如十三經都有「疏」。曾氏認爲這些都是述說他人著作的意義的，所以也歸入序跋類。總而言之序跋類的文章是「說明文」居多，但也有發議論，抒情感的。

桂蓀兄妹玩了許多時候，已倦得想睡了。秋氏婆媳只得先帶了他們上樓去，站起來向素秋招呼。素秋聽得出了神，不但她向她照呼全沒理會，她們把許多小竹榻，凳兒搬了進去，也沒有注意，却仍向辛相道：「關於序跋類的種種前次習作上太先生的眉批中，已說得很明白了。」辛相點點頭道：「贈序之爲贈別的詩歌作序的可以說是序跋的變體，並無贈別的詩歌而僅僅做一篇贈序的，又是變體之變體了。這種贈序，只是道離情別意，或致忠告之辭，或陳贊勉之義論，其作用，實在和「書說」相同。所以姚氏把贈序類列

於書說類之後。壽序起於明代，實在又是贈序的一種別支。現在成了社會上一種極普通的應酬文章了。只要有幾個錢，有相當的勢力，不論那做壽的人是貪官，是軍閥，是奸商，是土豪劣紳，是毫無事實可說的一個平庸愚笨的老太婆，都得做一篇壽序去恭維他或她。所以曾氏對於它深惡痛疾，認為天地間不當有這種文體。所以特刪贈序一類，或者是從厭惡壽序起的念頭，也未可知啊！素秋聽了，點頭道是。

「素秋九點鐘了！還纏着太先生，不讓他休息；癡丫頭！好回來睡了！」振福高聲地在叫喚。「太先生，我只顧纏着你，不知不覺已是九點鐘了。今天晚上真所謂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我得謝謝您，費了您好多精神！」莘耜笑着站了起來道：「我們談得太久了，你去吧！明天見。」素秋把她和莘耜坐的兩張小竹椅子搬進屋子，然後告辭走了。莘耜關上門，拿着秋氏他們留在小堂屋裏的一盞燈，上得樓來，他們已是呼呼入睡了。

中秋那天，秋氏因為桂蓀兄妹都在葫蘆谷小學讀書，宰了一隻雞，請振福和振之中、素秋、承良四位教師吃夜飯。第三次講習會也已開過了。席間，他們便談到編印講義的事。莘耜道：「素秋第一次那篇作文，可以改成一章緒論，以後便可按每次所講習的類述下去，如第一章「論辨」，第二章「序跋與贈序」之類，你們能把記錄整理修改一番，交我訂正，原是很好的事，而且可以說是一部集體寫作的書。不過我所講

的都是關於國文的常識，而且都是老生常談，卑之無高論的印出去，有誰要買你們的本錢，怕是撈不回來。何況現在排印工錢和紙墨都是那麼貴？」振之道：「這是同學們大家的與致，叫他們不要付印，便覺拮据了。賣得出去，最好；賣不去，也可以留着送人的。」振福倒很贊成他們的計劃，並且說：「你們如果能繼續出版下去，將來可以印成一部書，也不枉辛相先生辛苦一場，印刷費不夠時，我可以替你們設法的。」素次等都大為高興。

第二次的習作，各式各樣的作品都有：文言文，語體文，議論文，記敘文，還有做白話詩，文言詩的。因為前天剛繳齊，辛相還攔着沒有改。散席後，素秋偶然提及他們的作文，辛相便拿出來給他們先看看。素秋很喜歡學文言詩，試做了四首七絕。振之道：「這次怕又要她第一了。」辛相笑道：「素秋有意學詩，固然很好；子壽的詩時有些陶靖節王右丞的意境。她如肯好好學習，或者竟可繼承家學。可是這次是初學，平仄和韻腳還有不對的地方，怎能得到第一呢？倒是趙介寫給他爸爸的那封信，倒是一篇至性流露的文章。」——我沒有細看過，究竟那個做得最好，還不能決定呢！」他們談了一忽兒，都道謝走了。

第七章 從「奏議」「詔令」談到上行下行的公文

素秋的做事最性急，她早已照着宰相的話，把第一次作文改成國文講習社講義的落言，送去請宰相審閱過了。因為她催得急，本論也已寫成了兩章，第一章是「論辨類」，第二章是「序跋類和所謂贈序」。這兩章也已送交尹老先生了。第四次講習的是「奏議」和「詔令」二類。開會的那天，李桂方中各換了一大包東西來，打開一看，原來是他們的講義的緒言，已經印好。他們這十多個同學都非常關心，先檢齊了三份，預備分送給宰相、子壽和黎明的。他們每人分了二份，其餘的暫歸振之保存，放在葫蘆谷小學裏。振之叫素秋把送子壽和黎明的兩份郵寄到碧湖去。開會時，宰相固然依舊地講，他們都格外留心聽了，尤其是素秋和那輪着做記錄的同學。

陰曆九月初，葫蘆谷的天氣已是很涼了，況且又下了幾天濛濛的細雨。這天下午，宰相正坐在籬下，看桂菴和蘭菴鬧蟋蟀，忽然素秋撐着一把小傘，赤着腳，穿了一雙木屐，冒雨跑來找他。宰相道：「今天星期日，你有得空了啊！」我正閒得無聊，希望有個人來談談。」他們一老一少走進書室裏去。秋氏正坐着在做針線，素秋是小輩，又是常來的，雖然彼此招呼，卻並未站起來。素秋直跟宰相走到書桌邊，把手裏那份講義

稿交給莘耜。秋氏見素秋赤了脚穿着木屐，笑道：「畢竟是你們年輕的福氣，我像你那般年齡時，還光脚呢！」俗話說，觀音大士修了幾世才修得一雙天足。素秋你們是那「一世修來的」？素秋被她說得紅了臉，見莘耜正低着頭在着她拿來的講義稿，便搭訕着敲出門口，蹲在地下，看桂藻他們鬧蟋蟀了。

莘耜看這份講義稿時，見上面寫着：

「第三章 詔令和奏議」

「詔令」「奏議」二類，姚晉二氏所分之類，所定之名，完全相同。惟姚氏列「奏議類」於第三，「詔令類」於第六；曾氏則「詔令類」列爲第四，奏議類列爲第五次序，稍有不同而已。姚氏云：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尙書具之矣。周襄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諫忠而辭美，皆本謨語之遺，辭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考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錄之。下。兩錄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實策之後。」

按：漢書藝文志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尙書爲古代記言之史，故古禮傳據說其君之辭，備見於尙書。曾氏於此類以書無逸冠其首，即周公旦告成王之辭。春秋內傳爲左傳，外傳爲國語，二書相傳皆左丘明作，惟左傳依春秋編年，國語則爲國別史，故有內外傳之分。曾氏此類選左傳

三篇，而國語所載春秋時臣子諫君之辭亦甚多。姚氏不選經，故皆屏而弗錄。但戰國時臣子說當時君相之辭，姚氏采錄甚多，故曰「錄自戰國以下」。對策者，漢時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天子親加策問，時所對之策。董仲舒賢良策對三篇，姚氏即選入此類下篇中，而蘇軾蘇轍兄弟應考科舉時試卷中的時務策，姚氏也選了廿七篇。

姚氏又云：

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詔。國之衰也，文語猶存，昭王綏，離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焉。漢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論下之辭，辭退之。鮑魚文，檄令類也，故悉附之。

按誓如甘誓——夏啓征有扈——牧誓——武王伐紂——都是誓師之辭，語如大誥，洛誥，都是語說臣民之文。——但是尚書中之誥，也有下告上的，如召誥，召公告成王。——東周以後，上告下的文章，經史百家雜鈔所選左傳王子朝告諸侯，就是一個實例。秦始皇是一個魄力很大的皇帝，所以他能廢封建，改郡縣，把中國造成空前的一統，他所創的種種政治制度，漢以後大部多沿襲着，在改制的歷史上說，也是一個劃時代的大改革。他的詔令自然是剛健偉大的了。可是姚氏二氏都只選了一篇。姚氏選

錄西漢的詔令很多。東漢以後，只選了光武的兩篇檄文，也只選了一篇司馬相如的諱巴蜀檄，都不如曾氏選錄得多。韓愈驅鱷魚的那篇文章，本名祭鱷魚文，可並不是「哀祭」，而近於檄令，所以姚鼐二氏都附在詔令類後。

我們再來看曾氏的序吧！他把這兩類列入「告語門」序云：

「詔令類，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大誥、康誥等，皆是。後世曰詔，曰諭，曰令，曰教，曰敕，曰誓，曰命，皆是。」
「奏議類，下告上者。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致綽等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彈章，曰陳，曰對策，皆是。」

按曾氏以詔令類概括上告下的文章，所以如馬援誡兄子書，鄭玄戒子書等，雖非皇帝的詔令，也都選入。雖然有人以為詔令奏議二類，是從前專制時代的文體，似已不適用於今日；若以曾氏所定義「上告下，下告上」——推廣言之，則現在的下行公文——令，訓令，指令，佈告，批，任命狀——就是「詔令類」的文體，上行公文——呈——就是「奏議類」的文體了。

至於詔令奏議的異名，也很多，例如——

看杜預、晉師用，如徐書、甘誓，為夏后啓征有扈氏，大戰于甘，晉師之辭。

詔——告大衆用。如尚書大詔爲成王初立，淮夷及三監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告諸邦民衆之辭。

詔——此名起於秦。如漢高帝求賢詔，爲高帝十一年求賢之詔。

諭——如漢高帝入關告諭，即是他初入關中，與秦民約法三章的告諭。

令——如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教——如諸葛亮與羣下教。時諸葛亮爲丞相，以此告其屬下之官吏。

敕——亦作「策」。如漢武帝封齊王策，賢良策。前者用於封賞，後者用於策問。「策命」亦屬此類，後

世又有「冊書」，用於封立，哀謚等事，亦與此同。

璽書——可說是一種非正式的詔令。如漢光武賜竇融璽書，亦曰「賜書」。如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制——就是「詔」。亦起於秦。如陸贄擬奉天大赦改元制。

檄——始於戰國時張儀告楚相檄。後多用於軍中。如陳琳討曹操檄。「露布」者，猶今之宣言，其用與

檄同。如賈洪爲馬超討曹操露布。初時寫在布上，以長竹竿揭之。（以上屬於詔令類。）

謨——謀也。如尚書皋陶謨，即皋陶對禹所陳之辭。

誥——此爲下告上之「誥」。如尚書召誥，爲成王在豐，命召公奭往洛相宅，告於成王之辭。

書——如電鑄言兵事書亦曰「上書」如蘇軾上仁宗皇帝書。

疏——此與序跋類注疏之「疏」不同，也是奏議的別名。如賈誼陳政事疏。

議——此與論辨類之「議」不同。如賈讓治河議。

奏——奏者，進也。亦起於秦。如趙充國屯田奏。

表——此多用於陳述情意者。如李密陳情表，諸葛亮出師表。

劄子——此起於宋，即唐代所謂「勝子」、「錄子」。如王安石有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封事——機密的奏章，封以皂囊，藉防洩漏，故曰「封事」。如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彈章——這是用以彈劾官吏的奏章。昭明文選有奏彈劄整一文。

對——這是答君上之問的。如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牋——這不是上皇帝的，雖然也是一種下對上的文體。所以如楊修答臨淄侯牋，曾氏便列入書牋類

中了。（以上屬於奏議類。）

總而言之，詔令類是下行的公文書，奏議類是上行的公文書（曾氏把私文書也列於這兩類中。）現在下行的公文，分做六種：（一）「令」，公布法律，任免官吏，及有所指揮時用之；（二）「訓令」，上級機關對

於所屬下級機關有所諭飭或差委時用之。(三)「指令」上級機關對於所屬下級機關因呈請而有所指示時用之。(四)「佈告」政府機關對於公眾宣布事實，或有所勸誡時用之。(五)「批」政府機關對於人民陳請之事項，有所准駁時用之。(六)「任命狀」任命官吏時用之。上行的公文，都叫做「呈」，下級機關對於所屬上級機關，或人民（不論個人或法團）對於政府機關，有所請求建議，或有所報告，或答復其命令時用之。有所請求建議者，叫做「呈請」，有所報告的，叫做「呈報」，有所答復的，叫做「呈復」。但在文體上，都屬於「呈」的一類。

辛船一口氣看完了，抬起頭來，問道：「素秋呢？」素秋正在窗外和桂蓀兄妹談話。桂蓀說他的蟋蟀是英雄，能夠進攻蘭蓀的那一隻，而且把它打敗。素秋笑道：「你的蟋蟀是個侵略者，受了人的嗾使，拚命攻擊同類，也可以說是『傀儡』。」可以說是蟋蟀中的叛逆，敗類。」桂蓀一時答不出語來。蘭蓀本已垂頭喪氣，聽素秋幫她，站在旁邊嘻嘻地笑。桂蓀想了半天，道：「勝利者榮耀呢？失敗者榮耀呢？」素秋道：「這也不一定。替別人從熱灰裏挖熱粟子的貓腳爪，要別人牽線的傀儡，狐狸虎威，同類相殘的傢伙，雖然勝利了，終是可恥的。抵抗強暴侵略的，雖則結果是失敗了，也是榮耀的。」——他們正辯得熱鬧，素秋忽然聽得辛船隔了個窗兒在叫她，應了一聲，三腳兩步地趕了進來。

幸賴正提起筆，在改她方才拿來的那章講義稿前面那兩章，已改好了，擱在書桌上。她順手拿起「序跋和贈序」那一章，批改的地方倒不很多，只加了兩條按語：

「按詩序有大序、小序之別。關雎序前半——「關雎，后妃之德也」起，至「用之邦國焉」——爲關雎一篇之序，謂之「小序」；後半——自「風，風也」以下至完——爲全部詩經之序，謂之「大序」。見陸德明的經典釋文。（朱熹的詩序辨說，則以「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爲「大序」其餘首尾爲「小序」。）自關雎篇以後，每詩皆有一小序，或謂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沈重說）其實，東漢衛宏作詩序，明見後漢書儒林傳，且其說多誕妄不可信。（崔述讀風偶識言之甚詳。）不能據爲最早的序跋。」

「此等指尙書各篇前之「小序」，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帝典——即今本之堯典、舜典），下訖於秦（秦誓），凡百篇（此古文尙書說，今文尙書僅二十八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故人多信爲孔子所作。但自吳棫、朱熹、蔡沈已疑其非。近人崔適、康有爲更明指爲劉歆所僞造。（崔說見史記探原，康說見新學僞經考。）蓋班固漢志，即采劉歆七略而成，故此說即出於歆。至於卷首之孔安國序，則與今本之僞古文尙書及孔安國傳，同出王肅所僞造。朱熹早已疑之；經、清代

學者多人——如閻若璩、段玉裁、王鳴盛等——考證，已是顯明的事實了。」

這兩條按語，素秋還不十分明白；可是莘耜方振筆疾書，不好去打斷他，呆呆地站在書桌旁。不多時，莘耜已寫完了。素秋看時，見這一章末了，也加了一條按語：

「按現行公文，除「下行」「上行」外，尚有所謂「平行」，如「咨」及「公函」是。「咨」平列的機關公文往復時用之；「公函」不相隸屬之機關公文往復時用之。公文最重要程式，不但上行、下行、平行程式上有種種不同；就是文中引用別一公文時，也須按撰此公文的機關與所引公文之發文的機關之階級，而異其用語。例如引上級機關之來文，則曰「案奉……令（或訓令，或指令）開……等因，奉此……」；引下級機關之來文，則曰「案據……呈稱……等由，據此……」；引平等機關之來文，則曰「案准……咨（或公函）開……等情，准此……」；即其語氣，亦大有分別。但善於辭令者，即上行公文，亦決不出以卑屈諂諛之辭，即下行公文，亦決不出以侮慢武斷之語。學習公文者，不但須注意於習慣的程式，詞語仍須顧到詞氣，顧到身分。又私人函牘，敘交情者極多；公文中，則不宜涉及私情。此點亦須顧到。」

她看了一遍，又就第二章按語，擇其不明瞭者，逐處詢問了一遍。莘耜一一加以解釋。並且道：「你們編這講義，第一，要注意各章的內容和形式，使它們詳略深淺大致相同；第二，要注意使和你們的程度不相上下的

人們看了一目瞭然，不必再去查什麼書。第三，要選詞讀者的興趣，不使他們味同嚼蠟。你既負了總纂的責任，今書或用語體，或用文言，也得求他一致。我所改的，都是信筆寫去，所以或用文言，或用語體，甚至文語夾雜，你也得重看一遍，替我訂正。」素秋唯唯稱是。

辛相正叫素秋把改好的講義稿包好帶去，只聽得外面桂蕙兄妹高聲嚷道：「趙老先生來了！」辛相詫異起來，跑出去看時，一乘山兜子已在山澗那邊停下，趙望之已跨了下來，向辛相遠遠拱手道：「兩年不見，想念得很！早要來看看你，總爲冗務所羈，可恨得很！」辛相也舉手一拱道：「老先生會務很忙，我則以殘廢之軀，處山中，懶散已慣，未曾趨謁，渴念之心，彼此彼此！今天怎麼得空，竟勞先施？」趙望之道：「子壽兄和令郎都在碧湖，你一人久住此間，不寂寞嗎？爲什麼不出來逛逛呢？」他們倆說着讓着，已進書室來了，在書桌旁分別坐下。素秋已跑到灶屋裏去通知秋氏。秋氏立刻忙碌起來。素秋便幫她們婆媳的忙，先提了一壺涼茶出來，叫兩個抬的人在中央那間坐坐吃茶；又進去替她們先後捧了一盆臉水，一碗茶，一碗點心出來。那位趙老先生見她衣服很整潔，可是赤了一雙腳，有些莫名其妙，等她回進去了，笑着問道：「剛才端茶出來的是什麼人？」辛相兄我曉得你是沒有女兒的，令媳我也認得，而且年紀不對，她又不像一個懂來的女僕。」辛相道：「這倒要你猜猜看了。她的爸爸也和老先生熟認的。」望之思索了一歇，恰巧素秋又捧出點

心來了。望之釘住了她，上下打量了一番，忽然道：「對呀！一猜就着，——你是子壽兄的小姐，山素秋，可不是？」說罷，哈哈地笑了起來。素秋却瞪住了望之，又道：「長得真快！四年前，你去考杭州中學時，不和你爸爸到我家裏來過的嗎？那時我還住在馬市街。素秋小姐，還記得嗎？」素秋卻忘記了，仍是摸不着頭腦。辛相道：「這位是趙望之老先生，是我的前輩，四年前，你和你的爸爸到趙宅去，我也在那裏，會同桌吃過飯的。那時，你還只有十二三歲啊！」素秋方有些記憶轉來。望之向她上下打量時，她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來，低下頭去，見自己赤着一雙腳，更覺得難為情，兩腮上紅了起來。急急向他們兩人告別，拿了講義稿，逕自回去了。

望之道：「鄉下姑娘畢竟比都市小姐天真質樸得多。就是同一赤腳，此則出於自然，彼則徒覺做作，相去不知幾何了。」桂蓀蘭蓀又捉了幾隻蟋蟀來。桂蓀急急忙忙地跑進來，拿盆兒，兩隻小手都是泥。辛相道：「快去洗了手來，客人在這裏。妹妹呢？」「就在外頭廊下。」他回答了一句，又匆匆地走了。望之用瓢兒吃那碗點心，問道：「這裏有旱蓮嗎？那來的新鮮蓮子？」辛相道：「這不是旱蓮，我種了些荷花，結了幾個蓮蓬。這碗蓮子羹是很難得的，要吃第二碗，已拿不出來了！」

抬兜子的人，已走了。喫夜飯時，辛相邀了振瀾來做陪客。辛相介紹道：「這位是子壽弟的父親。」望之覺得這老頭兒於質樸誠實之外，還有爽直的好處，雖是初會，却很談得攏。晚上，望之就在書房間裏下榻了。

第八章 重九登高

趙望之已是六十歲了，精神體力却比辛耜好得多。第二天，太陽出來了。吃過中飯，地下已掃。趙望之帶了竹杖，陪着望之，到葫蘆谷各處走走。先去看辛耜種除蟲菊的地。這時，花兒葉兒都已經採的採去，剪的剪去，已相間地種了許多菜。旁邊有幾間小屋，屋裏有幾個女工在做蚊香，門前地下晒着許多做好的綠色的香。望之道：『你的蚊香，比市上賣的各種牌子都好哩！金華也有得買，而且價錢便宜，葫蘆牌已賣出名了。還有一種竹筒兒裝的乾菜荷乾，也是葫蘆牌，味兒比餘姚出的唯一乾菜荷還鮮，是這裏那一家出的？』辛耜道：『這也是我試做的。這幾間小屋，初夏時，就是做乾菜荷乾的工場了。』望之笑道：『你的槍花真多！』他們向北走去，參觀村裏的公墓，繞過去，東北角上，又有幾隻燒木炭的窯。一簇簇的白炭，堆積在很大的一間茅屋裏。辛耜道：『這也是此地的一項出產。』望之聽得蓬蓬的聲音，問道：『這是什麼？』辛耜道：『是水碓。』他領着望之從炭窯那裏繞了個彎，只見一條砌得很整齊的水渠，依着一級級低下去的地勢，連造着兩所水碓，每一所裏有三隻臼，舂的却是些竹料。那裏還有手工造紙的廠屋，許多人搖頭擺腦地在用竹籠兜紙兒，兜了，一張張濕的褪下來，已堆了二尺多高。望之道：『不會破的嗎？』這技藝倒不錯！造紙的工人都向辛

「招呼。看了一歇，又領他走進另一間廠屋去，裏面非常的熱，工人都赤着膊，手裏拿着一把用松毛做成的刷帚，把紙頭貼到牆上去。莘相告訴他，這是夾牆，裏面燒着火的，叫做「煽」。紙兒貼了上去，不久就乾了。有幾個孩子，把紙兒揭下，這一扯，分成了五紙。望之看了，道：「孩子們有這樣好本領！」可是小小的年紀，就要做工，未免使他們失了讀書識字的機會！」旁邊一個工人插嘴道：「我們白天做工，晚上還得讀書寫字學算哩！」望之道：「這裏還有夜學校嗎？」莘相道：「這裏的夜學校很發達，學生，男的，女的，老至六十歲，小至七八歲，差不多全村沒有一個失學的人。」那工人又插嘴道：「不但沒有失學的，也沒有失業的。」「那麼，誰是你們的東家呢？」望之問。另一工人道：「我們的東家嗎？是山石庵。」莘相道：「這裏太熱了，我們走吧！」

原來這裏已近葫蘆谷口，他們走出紙廠，重新走進村來，又走入住宅區，弄口各有木頭的垃圾桶，地下很乾淨。這裏面有一片空地，晒着許多裝蚊香的紙匣兒。再走過去，有一所十開間的房子，並排開着四家店似的，——藥店，鹽店，洋貨布店，南北雜貨店——卻都沒有字號招牌。當中空着一間，又似乎是一個總賬房。莘相道：「在這裏坐坐吧！」店裏一個五十多歲的人便走來招呼，他們兩人坐下了。望之就向那人問道：「尊姓？」那人答道：「敝姓山。」望之道：「原來掌櫃和振福老先生同族。——你們這四家店，是一起的

嗎？」山學樞道：「是一家的。我們村子裏買進賣出的貨色，都歸這裏經理。」望之道：「那末，你們的老闆是那一位呢？」那人道：「可以說是山石庵。」這時候，有人來接洽生意了，那位山學樞道：「失陪，失陪！」匆匆地走開去了。

莘耜又陪了望之，慢慢走去，從弄兒裏轉了幾個彎，忽然現出一所大房子。從東面掛着許多牌子——「葫蘆谷小學」，「葫蘆谷村務委員會」，「葫蘆谷民衆夜學校」，「國文補習社」——的側門走進去，原來是三進五開間的房子。最外面的一進，對面有一個戲台。前面有一個大天井，天井裏擺着二十隻太平水缸。振福坐在廊前一張椅子上，前面一張小桌子，放着筆硯，擺着一本簿子。有許多農民挑着穀兒，魚貫地進來，向他報告，多少石穀。他只點點頭，用筆在簿子上寫。他們又挑着穀向西面的門出去了。振福忙得很，似乎沒有看見他們。莘耜也不去向他招呼，陪着望之逕向裏面走去。

第二進是學校了。五間正屋，中間的一間，是通道，也似乎是會客室。兩旁是四個教室。兩間廂房，東面的是辦公室，西面的是圖書儀器室。莘耜領着望之，走進辦公室去，闕無一人。他們坐下了，山阿德進來，倒了兩杯開水。莘耜道：「阿德哥，幾點鐘了？沒放學吧？」阿德道：「三點半，再過一忽兒，退了班，就要放學了。」望之坐了不久，要去參觀上課。莘耜便陪了他到各教室外看看。原來有一間正是素秋在那兒上課。望之的低聲笑

道：『原來她還是一位小學教師！』四個教室，一個是空的，他們匆匆地走了一道，又從第二進的側門出去，原來就是辛相家旁邊的那塊廣場。許多小學生，在那裏做遊戲；一個年青的教師在教導他們。那教師很活潑，他自己似乎也化作小孩子了。辛相道：『這是子壽第二個孩子——山承良。』站了不久，又回進來，走入第三進去。望之這時才知道這所大房子是滿蘆谷的宗祠。因為這五開間的大禮堂，就是供祖宗神主牌兒的廳堂。天井裏兩株大桂花樹，有許多盆菊花，搭成一座菊花山兒，收拾得異常清潔。

噙——噙——噙，退課鐘響了。辛相先領着望之回到辦公室裏，振福已坐着在等候他們了。學生一隊隊地散出去，教師一個個地走進來。振之、中玉、承良、素秋都先後來了。辛相一一向望之介紹，大家就坐。望之向振福道：『福翁忙得很哩！』振福道：『剛才替山石庵收租，繳租的陸續不絕，幾乎使我應接不暇，所以雖然見你們二位進來，不及招呼，抱歉得很。』望之道：『收租爲什麼不過斗的東面挑進，西面挑出，又是怎麼一回事？』振福笑道：『山石庵的租，向來是由村人自己量好了送來的，不再量過他們也。從沒有作弊少繳的。西面出去，就是個倉房，去上倉的。』望之道：『這倒是料不到的，這山村裏有這樣一位大財主！』振福、辛相等聽了，都爲之愕然，不知所答。過了一忽兒，振福笑道：『趙老先生別取笑吧！這些租穀，不是我的，是山石庵的。』望之道：『我說的大財主，就是這位山石庵呀！紙廠的東家是他，四五家店的東家也是他，這許多

田的地主也是他！」莘耜哈哈大笑道：「趙老先生，這個大財主山石庵，遠在千里，近在眼前，您還不認識他嗎？」望之倒瞪住了。振福笑道：「趙老先生，山石庵不是人名，就是我們這個宗祠。我們村裏的人只有山石兩姓，這宗祠是合建的，叫做山石庵。老先生所說的店，是我們全村的產消合作社。這村子裏，不但紙廠，連那燒炭的窰，也是山石庵的；四周的竹木山場，也是山石庵的。村前那一畝田，也有一半是山石庵的。」望之這才恍然大悟，笑道：「好極了！你們這葫蘆谷真是一個理想國了！怪不得我們這位尹先生，雖經三請四召，不肯出山，要賴在這兒做你們的寄生蟲！」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他們又把葫蘆谷種種的特殊情形，講給望之聽。望之更是欣慕了。坐了許久，莘耜陪了望之，邀了振福，回到他寓裏，同吃夜飯。

吃飯時，振福談起，明天是陰曆九月九日，應當去登高。葫蘆谷最高的山峯是北面公墓上面的臥虎峯。頂上有一塊十畝大的平地，有個臥龍潭，泉水異常清冽。臥虎峯下有一個臥虎洞，裏面寬大得很，可以擺二三十張八仙桌子。望之道：「這倒是一個天生成的防空洞。」振福道：「我們這裏是個小小的山村，敵機不至於光降的。如果要來侵襲的話，四面的高峯上，只要有幾枝步槍，也可以打得下來的。」望之笑道：「這裏並沒有軍事政治上的關係，又不是工商業要區；二三十家的山村，來轟炸，也太不上算了！我以為浙東山僻各地，所可顧慮的不在軍事的襲擊，而在經濟商業的封鎖。」莘耜道：「趙老先生的話很對！以我所到過的

地方而論，鄉村的自給自足，團結一致，和有組織能力，要以此地爲第一了。」振福道：「鹽布疋，煤油，火柴等，仍須仰給於外來。其餘的日用品，倒都可以將就。照平時統計，消費和生產相抵，年年有些盈餘。」望之道：「這已經很難得了！」——這晚，望之仍在莘相書房裏下榻。

第二天是重陽日。上午九時，振福就來邀望之去登高，因爲他已知道望之是喜歡遊玩山水的，而且脚力頗健。振福這天的打扮，很像渭水河那韻戲裏的姜太公。頭上戴一頂草涼帽，身上脫去了長夾衫，腰裏繫着搭膊，脚下穿了一雙草鞋。胸前有半尺光景長的花白鬍子，隨風飄動，手裏提着那枝旱烟袋兒。望之個兒高，正向開着的和合窗兒向外眺望，看見他遠遠走來，不禁叫了一聲「好！」莘相坐在竹靠椅上，忙問：「什麼？」振福已踱了進來。望之笑道：「福翁如此裝束，我怎樣呢？」莘相道：「你也得化裝一下，合唱一齣漁樵會吧。」望之恐山路難走，也向他們討了一雙草鞋，套在鞋子外面，又向莘相借了那枝竹杖，提着一隻小藤夾，跟着振福走了。莘相脚跛，只得留在家裏。

振福在前，望之在後，向村後走去。這是昨天走過的老路。到了公墓的柏林前，却折向墓道走去。倒有半里光景長，兩旁都是大柏樹。走完了墓道，有一座石牌樓，上面刻着「泰山磐石」四個大字。裏面便是排着葬的許多墳，墳前各有一塊小石碑，刻着姓名。中央却有很大的一張石祭桌，八張石條凳兒，地下鋪着石板。

算是祭壇。望之笑道：『你們貴村，真是樂土，不但活着的人沒有衣食之憂，死了也有這般好的所在。』

他們站在牌樓下，望了望，沒有進去，折而向東。走不多路，便見巖石嶙峋，山勢雄峻。一條小溪上，架着板橋，走過橋去，便在松林下找到了那臥虎洞。這裏的山，真像一隻臥虎，那洞好似虎口，張着想吞噬的樣兒。洞口不甚大，須偃偻着進去。洞口有許多石乳石筍，和虎口裏的牙齒一般。進去不遠，便覺寬大，可是很暗，幸而望之帶着電燭，向籐夾裏取了出來，向洞壁一照，原來還有像人像獸，天生成的許多岩石，彎彎曲曲地進去，忽然射進日光來。那裏果很寬大，而且有幾塊平得像桌子般的大石頭。旁邊還有可以坐人的大石塊兒，好像是天生成給遊人憩坐的。振福道：『我們且歇歇吧！』望之嘆道：『自遊此洞，西湖上的烟霞、黃龍，黯然失色矣。』他找尋那日光的來處，原來洞頂是裂成一條縫的，好像開了個天窗。因又問道：『莘耜先生來過沒有？』振福道：『這裏是到過了。』

他們坐得不久，仍從原路出洞，折向西去，找到了一條上山的路。振福道：『我們要上山了，趙先生腳下留神些。』振福在前，望之在後，一步步地循着那條小徑上去。——大約有五六里路吧！到了山頂，果然有一片很大的平地。一個兩張八仙桌大的水潭兒，似乎泉水是從下面湧上來的。他們走得有些乏力了，在潭邊的石塘上坐下歇力。望之隨手拈了一塊小石子，投下潭去，道：『這潭很深哩。』振福道：『這臥龍潭一名萬

丈潭，是大旱不乾的。我二十多歲時，曾用繩子繫了一個鐵秤錘兒，沉下去測量過。繩子只帶了三丈，放下去，只須二丈光景，便到底了。」望之道：「山頂上有二丈光景深的水潭，已可說是奇蹟了！」振福又道：「站在這裏，可以望見永康城。可惜我眼睛已花了，白茫茫的看不見什麼。」望之從腰裏取出一架望遠鏡來，校正了，遞給振福。振福對着鏡兒，用左手手指點道：「這裏是靈鎮，那裏是永康——啊！公路上駛着汽車也望得見的。趙先生，你看。」望之接過來一看，果然看得非常清楚。望之道：「可惜不會照相，而且沒有照相機。」他看了又看，不忍釋手。「這葫蘆谷是就形象取名的。從這裏望下去，四山環抱着，不正像個葫蘆嗎？葫蘆口的這條長板橋，遠望去竟似葫蘆蒂兒上的莖呀！——那邊田阪裏不是有人在做工嗎？那一堆堆的，不是新割的稻草嗎？這裏是住宅區了。那所頂大的房子，便是山石庵了。有趣，有趣！幸相先生的那所住宅，也看得清清楚楚。這是山下的公墓啊！噢！挑着擔子往公墓那邊來的人是做什麼的？後面還跟着兩個人呢？福翁，你道不是幸相先生嗎？他到那兒去呀？後面怎麼又跟着一個女子？福翁，你瞧！」說時，把望遠鏡遞給振福。振福看了一歇道：「我們該下去了。我打算在臥虎洞請你喝杯酒的。所以吩咐家裏把些兒酒菜送來。不料幸相與致很好也跟來了。那女子就是我的孫女兒。」望之道：「素秋小姐嗎？她在小學裏任課的呀？」振福道：「我們下去吧。」說罷，領了望之，拄着旱煙袋兒，走下山來。振福性急了些，又是下山的路，在前頭走得很快。

快望之雖然是一個遊山的慣家，急急跟去，方追得上。不到二十分鐘，兩個老頭兒，一先一後，蹣跚似地沖下山來，到了平地，方收住了腳。折而向東，到了洞口，見辛相、素秋正要叫那送酒菜的人上山來尋，便走過去招呼。振福道：「素秋，你有課，怎麼得來？」素秋道：「今天下午，我只有一課。太先生要我陪了來，課由世嫂代了。」振福笑道：「不是辛相先生下令，就使我要叫你陪到這裏來，也不成功！何況趙老先生又是生客？」望之道：「生，倒並不生；我和令孫女，相識已有四年了。——可是你說她聽你的話，不如聽辛相先生的話，我倒有些不信！」振福道：「他是尹老先生新收的得意門生呀！」望之笑道：「辛相，你還收了這樣一個好學生？」辛相道：「是國文補習班的學生呀！——做教師真難，有了個得意些的學生，不但同學中易生嫉忌，連學生的祖老太爺都不平起來了！」連那送菜來的山阿德也哈哈笑了。

阿德在擔兒裏取出一盞諸葛燈，點着了，交給振福提着，在前引路。次之是望之，次之是素秋，扶着辛相，阿德挑着擔兒跟在後面，魚貫入洞。阿德放下擔兒，找了一塊大石，把擔兒裏酒菜拿出來擺上。一碟皮蛋，一碟白雞，一碟雞四件兒，一碟油煎的鯉魚，又捧出一個打氣的煤油爐來。望之笑道：「這山村裏，倒也有新式的傢伙。」素秋道：「這是向尹老先生借來的。」素秋就去點起爐子，把擔兒裏的一把磁壺燉上。阿德放下了擔兒，他們就散坐在石塊上，喝起來了。望之、辛相、素秋都是不會喝的。振福喝得氣悶起來，叫道：「阿德，還

是你來陪我吧！阿德邊有些怕難爲情的樣子；倒是望之、莘耜一同叫他喝。他們兩個，你一杯，我一杯，倒很對勁。望之、莘耜只喫了些菜。素秋站起來，從擔兒裏取出一隻小鑄鍋，放在汽油爐上。又取出一碗豬油，放了些下去，擔兒裏還有切好的鷄絲兒、火腿絲兒、開陽、筍乾，以及激好的麵。她就在那鍋子裏炒起麵來，盛了兩大盤。望之、莘耜先嘗了一箸，齊聲讚道：『真看不出，却是個烹調的好手！』阿德道：『擔子裏還有雙符、筷兒哩！』說罷，取了出來，遞給素秋。望之、莘耜三人合喫一盤，還喫不完；振福、阿德兩人都一起喫完了。望之笑道：『今天這次野餐與趣很好，最難得的，是一嘗素秋小姐的烹調！』

阿德收拾了擔子，大家走出洞來，太陽已是斜了。素秋道：『請大家等一等，我想替趙尹二老先生和祖、父攝一個影，以留紀念！』振福道：『那來的照相機呢？』素秋道：『黎明先生很喜歡照相；他有一部照相機，這裏的景物，差不多全攝過了。我也從他那裏學會了照相。他到碧湖去，這部照相機沒有帶去，所以今天借了來用用。』於是他們三個老頭兒在臥虎洞口，站的站，坐的坐，由素秋攝了一個影。望之又叫振福、莘耜和素秋三人站好，替他們也拍了一張。阿德挑着擔兒去了，他們四人笑着，談着，回到莘耜的寓裏來。

第九章 「書牘」

望之在葫蘆谷做了幾天客，因為省參議會的常會期近了，告辭要走。振福親自送他到鎮上，看他上了公共汽車，然後作別回來。照好的乾片，由他帶去洗印。洗印好了，就從郵局寄來。在臥虎洞口拍的，振福、素秋各得了一張。還有谷口的小朝川橋，素相的寓所，山石庵裏的小學，造紙廠，一共有六張，是素秋在重九那天傍晚陪着望之去拍來的；素相、素秋各得一份。素秋替素相把那五張照相，在糊紙匣兒的厚紙板上插起來，掛在書房裏。她自己得到的一份，加上她祖父那一張，也用厚紙板插了起來，並且題上幾個字；三個老人家合攝的一張，題了「三老」二字，她和祖父素相合攝的一張，題了「虎口」二字；素相的寓所，仍用素相自己題的「鶴寄廬」三字；谷口的一張就題「小朝川」三字；山石庵小學照的是她們補習社借用的教室，——揭示板上恰好有她和同學們的作文成績，這是她最得意的——題了「他山之石」四字；造紙廠的一張，題「榮侯遺業」四字。題好了，掛在振福睡的小房裏。——這是一星期以後的話。

望之走了以後，不過三天，講習的日期又到了。這次的講題是「書牘類」。素相道：「這一類，姚氏名曰「書說」，曾氏名曰「書牘」，名雖微異，實則相同。姚氏序云：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夷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實爲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曾氏則云：

「書牘類，周書補音者，經如君夷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啓，曰移，曰版，曰簡，曰刀筆，曰牘，皆是。」

君夷是尙書的一篇。書序說：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夷。」

夷，是召公之名。他是文王庶子，食邑於召，故曰召公。周公名旦，亦文王子。當時武王既崩，或王嗣立，周召二公做他的師保，輔助年幼的成王。周公相成王，攝行政事，權太重了，又有管叔蔡叔「公將不利於孺子」的謠言，所以召公對他，也不免有些隔膜。這篇就是周公告召公的話。姚會二氏都推他爲這種文體的始祖。這是兩家相同的一點。曾氏所說左傳鄭子家——有與趙宣子書——叔向——有貽鄭子產書——呂相——有絕秦之辭——諸人的例，也就是姚氏所說「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不過姚氏是不選經的，所以雖然也曾提及，終是沒有人選。這是兩家相異而實相同的一點。姚氏所選，自戰國始。如經

數報燕惠王書，是在去燕奔趙以後，如陳軫說楚王無絕齊交，是說異國之君，所以姚氏都選入此編。自第一篇趙良說衛君起，至汗明說春申君止，都是戰國游說之士的說辭，其中並非形之筆墨的正式書牘，而爲當面陳說之辭者極多，所以他把這類叫做「書說」。曾氏則於戰國時的作品，只選了樂毅報燕惠王書，魯仲連遺燕將書，而且都不是當面口說的，所以改稱「書牘」。這是兩家相異的一點。曾氏以「上告下」和「下告上」「同輩相告」爲詔令、奏議、書牘三類的區別。詔令和奏議，固然可以「下行」和「上行」分之。可是書牘和詔令奏議二者的區別，以普通一般的概念說，却不在行文的等級，而在文件的公私。所以姚氏於戰國說士委實爲臣時說其國君，則入之奏議；——如莫敖子華對楚威王，信陵君諫與秦攻韓等——及其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因無君臣隸屬的關係，只可視爲私人往來的函件，而入之此編。至於普通所謂書牘，若以行文的階級說，則父與子，師與弟子，儘多往來，便不能說是「同輩相告者」了。曾氏不問公私，完全以下行、上行、平行爲分別詔令、奏議、書牘三類的標準，所以把馬援戒兄子書，鄭玄誡子書等私人函件，也歸入詔令類了。這又是曾氏特殊的一點。又如曾氏於子家則曰鄭子家，於叔向呂相則不曰晉，他以爲子家是鄭君同族，故可加「鄭」字以別於他國人同名子家者；叔向、呂相，則沒有加「晉」字以分別之的必要。但我以爲此與在同一篇文章中，對於同一個人，忽稱其名，忽稱其字，忽稱其別號，同是一種不統一的缺點。雖是小疵，也得加以注意的。」

講到這裏他略略休息了。一下有人問「委質」二字怎麼解法。他答道：「質，當讀若『致』，通『致』。國語晉語：『臣委質於狄之鼓。』韋昭注：『質，贄也。士質以難，委質而退。』史記仲尼弟子傳：『儒服委質。』司馬貞索隱：『履虔左傳注：『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
按惠棟說：「質，讀爲贄，死贄，謂難也。」其質，古人始相見，都有一「贄」。禮記曲禮：「童子委質而退。」孫希旦集解說：「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不敢與成人相授受，但奠委其贄於地而退。童子之贄，悉用束脩，論語：『自行束脩以上』是也。童子於先生，不敢自居於賓客，故其贄亦奠之，蓋事師之敬，與事君同也。」這比履虔所注明白得多。就是所委之質是死的，也未必是表示將來必死節的意思。因爲投某君做臣，必先委質，所以孟子上有「出疆必載質」的話了。」他一面口裏解答，一面把所引之語都寫在黑板上。

他答了「委質」二字的問，又繼續講道：「僧氏所舉「書」「啓」「移」「牘」「簡」「刀筆」「帖」等，都是書牘的異名。書，啓二稱，現在還很普通。古代以竹木代紙，「簡」「箋」爲竹片，「牘」「札」「牋」皆爲木板。你們學習書法，不是常臨碑帖嗎？碑，是從石碑上拓下來的；帖，本是古代人寫的字條兒，因爲寫得好，把它刻石保存，拓下來的便叫做「帖」。研究書法的人有所謂「北碑南帖」的一句口頭語。因爲南北朝時，北方人寫的是介乎隸楷之間的一種字體，這種字體，端莊雄偉，宜於刻碑，現在叫它做「魏

碑」或「北魏」。南方人寫的字，則多行楷，玲瓏生動，秀麗瀟灑的居多；尤其是他們寫的書信便條，這些就是所謂「帖」了。所謂「帖」，其實就是書牘的一種名稱。「刀筆」這名詞，諸位有些覺得特別吧！北宋的楊億、黃庭堅都名其尺牘為刀筆，所以曾氏舉了這個名稱。古代以竹簡木牘代紙，以漆代墨，所用的筆，也不是現在一般人認為是中國特有的毛筆。諸位試想想，如其用毛筆挑漆寫字，一枝筆有幾次好用？那時用的所謂筆是一頭用以挑漆寫字，一頭是一把刀的。寫錯了字，要把它去了重寫。就掉過頭來用刀在竹簡木牘上刮去，好像現在一頭鑲橡皮的鉛筆，字寫錯了，就可掉過頭來，用橡皮揩脫一般。「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因為他用的工具，也是竹簡、木牘和刀筆。至於現在稱做訴訟狀子的訟師叫「刀筆」，怕是另外一種意思，所謂「我有筆如刀」不能和這裏所用的「刀筆」二字混為一談。「講到這裏，又有人提出「尺牘」二字來問。辛紹道：「牘是木板，尺牘就是一尺長の木版。古代用作信函的牘，也是越大越闊的，好像現在人寫信，喜歡用又長又大的官封，以為足以表示他的勢派。漢朝皇帝遣匈奴單于以尺一之牘，單于却用更大的尺二之牘回答他，便是一個實例。普通用的都是一尺長的牘，所以有「尺牘」之名了。」

「還有一個名稱叫做「移」，現在也不很通行的呢！」一個學生又站起來問。辛紹道：「移，實在是一種公文書。文心雕龍敘移篇說：「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舊制，不相臨屬之官署用「移」。

可見本是一種平行的公文，和現在的「咨」和「公函」差不多。可是又有檄文的性質，所以文心雕龍和「檄」相提並論。如北山移文，便是一例。曾氏只以同輩相告爲書牘的定義，而不問公私文書之別，所以「移」也歸入此類。私人來往書函，決沒有叫做「移」的。「莘」相乘便又把書信內外的格式，稱呼習用語等，細細地講了一遍。講完了，便叫他們這次習作，試寫一封舊格式的文言信，寫給誰，却沒有指定。退了課，便回寓去了。學生們吃過了中飯，也都散了。

匆匆地又過了三四天，有一天下午四時，產消合作社到鎮上去挑貨的人帶了幾封信來給莘相。望之寄照片來的信，也是其中的一封。莘相叫桂蓀去邀了素秋過來，把照片分給她，把望之的來信也交給她，囑她帶去給祖父看看。素秋很是歡喜，就在這天傍晚，把照片都收拾整理好，替莘相掛在書室的壁上。莘相道：「望之先生的信上特別提到你，他對你印象非常之好。他在這裏作客時，曾對我說：『他有三個女兒，年紀都比你大，封都及不了你。』我想，你可試試寫一封文言的回信給他。這封信，你可先用作文紙鈔，作這一次習作，等我看過了，再用信紙謄清，附在我復他的信裏寄給他。」說罷，從抽屜裏取出一封信來，交給素秋道：「這是我從前一個女生從上海寄來的信，你可以看看，當做參考。」素秋拿了兩封信——一封是望之的來信——匆匆地回到家裏，走進書房，坐下來，抽出莘相借她看的那封信，從頭細看——

「老師函丈」

抗戰軍興，舊雨星散；時逾兩年，人隔千里；睽違之感，離亂之悲，云胡能已！昔者三年以前，尙坐 春風，今則千里之遙，時懷 落月。因念向承 薰陶，視汝猶女，而兩年以來，未悉吾 師稅駕之所，思何可支！前日接母校校友會自碧湖印發季刊，始得吾 師流寓葫蘆谷消息；人間果有桃源，卜宅何嫌山僻！遙想杖履雍容，定多清勝。 師母師兄嫂等，想亦闔家團聚也。欣喜無量！

按於杭城淪陷時，隨家大人渡江，避地紹興。僑居半年，又轉徙來此。發處洋場，鷓寄海隅，行三年矣。雖合家團聚，幸無離散之悲；而託庇外人，廝身孤島，每念故園咫尺，歸已無家，風雨晦冥，待旦無期；中心怊怛，無以自釋。此間生活指數日高，已逾初來時之一倍。來日大難，念之惕惕。德國自前次歐戰失敗後，生聚教訓，已二十年；磨礪以須，終須及鋒而試。與地利、捷克已遭吞噬矣。近更對波蘭威脅恫嚇，無所不用其極。英相張伯倫之妥協政策，似已難得妥協；現實主義，似亦不能實現。蓋侵略者如封豕長蛇，決無罷足之時，東侵得志，又將肆其西封。復仇之餒，終必及於英法。歐戰萬一爆發，則我國戰事恐更難了，因我國固亦世界之一環也。彼時上海能否安靖，亦一問題矣。

蕙君姊近已遠適昆明，時有信來，深以不得 老師近訊爲憾。此在 老師，想亦時勞 屢念者。昆明

生活程度，聞較此間尤高，寓居亦大不易耳。同班同學，通信者不多，聞多已結婚，並有小寶賈矣。尊處
麓碧湖近否？母校情形如何？校長聞在四川，已回校否？亦甚在念。

雲山迢遞，景仰爲勞。倘荷時錫教言，勿以在遠見遺，曷勝企幸！戰雲如墨，暗霽何時果能再侍杖
屨，徘徊湖山，於願足矣！萬語千言，不盡一二，尚此敬請

誨安。

受業 若安叩上。

師母夫人前，均此請安，恕不另啓。」

秉秋看了一遍，又看一遍，覺得她的國文程度又在自己之上，大概她是太先生的一個得意的學生。想提筆
寫給趙先生的復信，一時竟不敢隨便下筆。翻出古文辭類纂和經史百家雜鈔所選的書信，讀了幾篇，也覺
得無從依傍。便把信件書籍都收拾好了，踱出去散了一回步。回來吃夜飯時，現出一種無精打彩的神氣來。

振福替村裏兩家人家調解一件事，吃了夜飯才回家。在廂房裏看見了那幾張照片，也很高興。他問承
良，承良叫素秋來回對。素秋便把望之給莘耘的信念給他聽，並且說：『太先生要我寫一封文言的回信給
他，我竟無從動筆哩！』振福想了想道：『你自己直接寫信給他，頗難措辭，不如用我的名義，代寫一封問候
信吧！』承良道：『姊姊，你這封信，可以當做一篇習作，題目就用「擬代家祖父致趙望之先生書」好了。』

素秋道：「那末，你的課題選定了沒有？」承良道：「我想寫一封文言信去給哥哥，你看好嗎？」振福道：「這信可以代課藝嗎？」承良道：「這是太先生指定的，這次作文用書牘體，而且要照舊格式，用文言文寫。」振福道：「這倒是很切實用的。」祖孫三人談了一會兒，便就寢了。

國曆十一月十二日，總理誕辰，山石庵裏的小學放假一天。振福和承良，都在小學裏吃午飯。素秋却在家裏鈔寫辛稻替她改好的代祖父寫給望之的那一封信。鈔好了，剛想拿去給辛稻看，振福已扶着旱烟袋兒回來了。他剛在堂前坐下，素秋就把鈔好的那封信，遞給她祖父。振福道：「我的眼鏡呢？」素秋到廂房裏去取了來。振福戴上老花眼鏡，接過來看，那信上寫道：

「望之先生有道，欽遲有日，恨未識。

荆頃以辛稻先生避地此間，乃邀

高軒枉顧，此猶戴安道隱居剡溪，始得王子猷雪夜一訪，爲山靈生色不少，非僅老拙一人之幸而已。願自慚僿野，迥隔雲泥，雖飯思一瞻

辛采，終覺逡巡踟躕，未敢貿然奉謁。比辛稻先生隔籬呼取，方得接杯酒之歡，生平快事，未有逾此者矣。側聞

先生素有山水癖，愛於九日循登高之俗，率陪

玉趾，上臥虎之峯，臨伏龍之澗，並邀莘相先生小酌於臥虎洞中。盤飧市蕘，樽酒家貧，正慮有藜

高賢，不意送酒白衣，竟得與階節合留一影，俾山間蕭蕭白髮，得如籬下黃花，與南山同附驄尾，幸何如之！孫女陳，稚氣童心，未諳禮法，乃承

謬加焚飾，直覺慚過於感。村中事務，率由舊章者十之六七，經

莘相先生鑿劃改進者十之四二。老辦不過執行惟謹而已，豈敢居爲己功耶？國難未已，來日大難，茲爾山村，奚足以言自保？

先生領袖羣賢，主持省議，將來仰賴

卵翼，指教者正多也。臨楮神馳，欲言不盡，肅此佈臆，敬頌

秋祺。
山振福拜啓
月 日

再晚素秋承長附筆請安。

「呵呵！你的國文竟進步得這樣快！——怕全是尹老先生的改筆吧！振福說時，還搖着頭。素秋一聲也不響，把手裏莘相批改過的那份課卷遞給振福道：『原稿在這裏，讀對着看吧！』說罷，撇着小嘴兒站在旁邊。

振福接過來，從頭至尾，又看了一遍，果然改的不多。他又仔仔細細地把素秋的原文復看了一遍。初看去，也覺得文從字順，細按起來，還有語氣不合，格式不對，下字未穩適，造句未老鍊……的疵累。辛相改得雖然不多，却大有點鑲成金之妙。因又哈哈大笑道：『我太小覷你了！簡直已不是吳下阿蒙！——素秋，你得仔細看批改的地方；他只換了一兩個字，或者前後移易了幾個字，便穩妥老練生動得多了。這樣誨人不倦的良師，即在通都大邑之中，能有幾人？他在補習班學生中特別喜歡你，這是你的幸運。努力吧，好孩子！照目前的進步推算起來，再過一年，我可以請你做女秘書了！哈哈。』素秋經她祖父一誇獎，方轉嗔爲喜，却又紅了臉，有些怕難爲情似的。

『素秋，你的信鈔好了沒有？』辛相拿着一封寫給望之的信，郵票也貼好了，遞到他們家裏來。振福取下了老花眼鏡，站起來招呼，並道：『我得謝謝您，素秋的國文，自承指教，已有長足的進步了！』辛相笑道：『這是她自己用功的效果！——承良不如她肯用心，所以進步也不及她。』振福道：『辛相先生，來，我再給你看一件東西。』竟把辛相領到他臥室裏去。素秋覺得奇怪，也跟了進去。原來振福請他去看那照片上素秋題的字。辛相道：『雖只寥寥數字，也見聰明。』三老二字已用得巧了；虎口二字更巧，如其是題我一個人在歐虎洞口照的相那更妙了；最巧的要算他山之石四個字了，又切山石應，又切他們的補習國文，

而且是一句詩經裏的成句。」振福道：「素秋，你沒有讀過詩經哪？」素秋道：「太先生對我們補習班的同學會說起過的。」辛相笑道：「隨便談的話，我倒忘記了。你能如此到處留心，那更好了！」素秋把自己鈔好的信和那篇課卷以及望之考安兩封來信，都交還了辛相。辛相却把自己寫給望之的回信抽出來給她看。這封信疏朗朗地只寫了兩張小信牋，素秋讀了一遍，又讀一遍，覺得有許多含蓄着的情意，說不出的趣味，竟是不忍釋手。辛相笑道：「你喜歡這一派書牘文嗎？你們爸爸書箱裏有一部世說新語，一部名人小簡，可取來揣摩揣摩。我以為寫書信的文章，比別種文章有真性靈。因為別的文章是打算給大眾看的，免不了有幾句門面話，書信却只打算給受信者一人看的。至於日記，是打算只給自己看的，更可信筆寫去，毫無拘束，更是心坎裏的話了。所以這兩種東西裏，竟有絕妙的小品文。」素秋點點頭，似有會心。振福道：「這封信，交給我寄吧！」辛相坐得不久，便回去了。

第十章 「哀祭」

開過了講習會的一個星期日下午，素秋承良姊弟倆，在他們家裏的廂房裏整理聽講的筆記。承良把筆記簿翻開，呆呆地看了許久，不會下筆。素秋却已寫了許多。承良道：「姊姊，振之和中玉最便宜，只要鈔寫，不必編輯，我最倒霉，輪着編這一章『哀祭類』——好姊姊，你幫幫我的忙吧！你的筆路又快。」素秋道：「弟弟，太先生說你的天分並不壞，只是不肯用心。這編講義的事，與其說是義務，不如說是權利；與其說是對同學們的義務，不如說是對自己的義務。這是一種學習的機會呀！」承良道：「我想了半天，竟無從下筆呢！」素秋道：「這又不是做文章，照前幾章的樣子編下去就是了。——你先把桃會二氏序文中說哀祭類的話，先摘錄上去。」承良只得翻開古文辭類纂和經史百家雜鈔，把兩段序文直鈔下來：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最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哀祭類，人告於鬼神者，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荀偃，趙盾子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辭，曰誄，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

素秋道：「這兩段話裏，要解釋的詞語，太先生都講明白了，有不很明白的，從辭源上查出來，加上按語。」承

良檢查了許多時候，先打了草稿，給素秋看過，然後抄上。

「按詩有六義，曰風雅頌賦比興，賦比興，是詩的作法；風雅頌，是詩的體制。現存詩經，即依它們的體制，分作風雅頌三部分。「風」是民間詩歌，由各地採選編集的，所以分二南和十三國風。「雅」是士大夫的作品，用以美刺當時的朝政的，——雅，就是政，——分大雅、小雅。「頌」是宗廟中祭祀時用以歌頌先王的功德的，分周頌、商頌、魯頌。頌皆用於祭祀，故是屬於「哀祭類」的。風之中，有秦風的黃鳥篇、邶風的二子乘舟篇，也都屬此類。秦穆公死了，用他的朝臣子車氏的三良——名叫仲行、鍼處、奄息——殉葬，秦人哀之，做黃鳥這篇詩去追悼他們。衛宣公爲太子伋娶婦於齊而美，自納之，曰宣姜。宣姜生了兩個兒子，曰壽、曰伋。壽和伋很友愛，而宣姜有奪嫡之心。宣公信了她的謠言，使伋赴齊，却叫一個強盜埋伏在出境的要路上，要殺害他。這個毒計，爲壽所知，但又不便直言告伋，便追上去，假作爲伋餞行，用酒把他哥哥灌醉，換了他的衣服，偷了他的使節，上路走去。那強盜原是不很認識他們的，誤認伋，把壽殺死。伋酒醒了，發覺自己的衣服和使節被壽偷去，也急急忙忙地趕上去，已是不及了。他伏屍痛哭了一場，就埋怨那強盜，如此糊塗，殺錯了他的弟弟。那強盜纔知道他是伋，正是國君命他來殺的人，於是又把伋結果了性命。衛人覺得這是一件家庭的慘劇，所以做這首二子乘舟去哀悼他們。」

辭裏有九歌，近人說是屈原替楚人做的祭神的舞歌；有招魂，相傳是宋玉哀祭屈原而作的。姚氏說楚人之辭最工，卽指此。後世古文家善做祭文的，只有韓愈王安石二人。

「又按，曾氏亦以黃鳥二字乘舟爲哀祭之原，却又添舉了幾個例。武成金縢是書經的兩篇。武成記武王伐紂大功告成事。金縢記從前武王有病，周公旦祝天願以身代。成王當初因管蔡流言，對周公也不無誤會，後來發見了周公祝天願代他爸爸死的事，便悔悟了，親去接周公回來。這兩篇裏都有告天的祝辭。齊偃、趙簡子，都是春秋時晉大夫，簡子名鞅。二子告辭，均見左傳。」

承良寫完這幾條，已是吃夜飯的時候了，站起來道：「麻煩得很哩！」素秋道：「你剛一動手，就怕麻煩，太貪懶了！」他們姊弟倆進去吃飯時，振盪手裏捧着一碗酒，笑嘻嘻道：「阿良今天也用功起來了！」素秋，你是姊姊，得好好地指導他，幫他的忙！」吃完了飯，姊弟倆又同走出來。素秋道：「如何？」——你不是常說祖父偏向着我嗎？你肯用功，他老人家更歡喜呢！讀書用功，起初沒有習慣，自然覺得有些麻煩；習慣了，便也成自然了。如有進步，便可生出一種興趣來。好弟弟，不要再懈下去吧！爸爸，哥哥，不是常有信來勸勵我們嗎？」姊姊說得是。可是「寡人有疾，寡人好嬾！」我得有個入天天在旁邊警覺纏好，否則，便像早上剛醒來，朦朧朧，又合上睡眠了。」承良說。素秋喜道：「弟弟如果決意立志用功，我就自告奮勇，當天警覺你的差

吧！他們洗了臉，休息了一會兒，點了一盞業至燈，又去繼續工作了。

承良看了許多時候筆記，又提筆寫了，請素秋斟酌寫的是：

「曾氏之意，以爲哀悼祭祀之文，或對人鬼，或對神祇，皆以哀悼祭祀者對於所祭之鬼神，有所告語之口吻寫成，故亦列之告語門中。現在迷信雖須破除，爲表示我們之哀念或紀念計，亦不妨假定鬼神亦具有靈感，可作文以告之。故祭祀之典不廢，則此種文體當然有存在之必要，學習之必要。小之，如本村山石庵追祭先人的祀典；大之，如追悼抗戰陣亡將士的大會，都還用到哀祭之文。祭文例須宣讀，故以韻文爲多。或用騷體，兮字調。此摹倣楚辭者也；例如潘岳哀永逝文。祭他的妻的——或用四字句，此摹倣詩經者也；例如陶潛自祭文。——自祭文，實在是一種遊戲文章。——或用駢語，例如陸機弔魏武帝文。——唐宋，乃有所謂「四六」文，故宋明以後，四六的祭文亦多。——或用長短句，如韓愈祭田橫墓文。也有純用散文的；此則多係哀極親密之人者，至性至情，以白描出之，最能動人，例如韓愈祭十二郎文。近人還有用語體文，寫作書信式的，例如朱自清給亡婦總之，作哀祭之文，須有真摯的情感，抒寫得法，則宣讀起來，自然能哀感動人了。」

素秋道：「你這段文章，倒寫得很好；太先生看了，一定大加誇獎的。——以下便要述說哀祭類的許多

異名變體了。今天太晚了，我們明天還有教課，下午課畢再來續寫吧！」承良照他姊姊上了樓，自去祖父那裏睡了。振福還坐在床上吸旱烟，見他進來，笑問道：「阿良，用功要緩緩地來的，只要有恒，不可一曝十寒。現在快十點了，好好安寢，不要再去想什麼了！」承良唯唯答應，放倒頭便睡。他正睡得很甜，尹老先生忽然踱了進來，在床前叫他。他睜開眼看着時，天已大亮，連忙擦擦眼睛，一骨碌扒了起來。尹先生埋怨他道：「你怎麼這樣貪睡？今天不是十月半，你們山石庵裏舉行大祭的日子嗎？我因為你擬做的那篇祭文做得好，所以派你讀祝的。現在祭禮已在開始了，你還睡在家裏？」承良模模糊糊地跟了辛粗就走，也沒有洗臉，也沒有吃早飯。跑到山石庵的禮堂裏，果然已在那兒舉行大祭了。他急急忙忙地站在那讀祭文的位置上。看那主祭的俯伏在地下，似乎是他的祖父。那司儀的，高聲叫道：「讀祭文！」他連忙跪下，在香案上取起那篇祭文，翻開來要讀時，却是一張白紙。這一急，把汗都急出來了。『維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冬十一月，晉孫山振福謹奉山石庵族子，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於先靈曰：嗚呼……嗚呼……下面的句子，一些也記不得了，怎麼辦？正在着急，俯伏着的主祭者站起來問道：『不中用的傢伙，滾吧！』一脚向他踢來，他便從禮堂前那高高的階沿上直滾下去。這時，階下擠滿了看做祭的人，他縮着抗不起來，又痛，又羞，又惱。他祖父仍趕下來，舉起那旱烟筒要打他。遠遠地看見素秋飛跑進來，急得大嚷道：『姊姊，快來救我！』素秋剛趕到，用手去擋

時已來不及了；那又粗又大的旱烟袋的銅斗兒正打在頭頂上。一陳劇痛，暈了過去。耳邊聽得有人呼喚，睜眼一看，見是祖父，忙又緊閉着眼睛，求道：「饒了我吧！饒了我吧！」振福用手撫拍他道：「阿良，你夢醒了，快醒醒，不要害怕！」承良微微睜眼看時，只見他祖父披着一件夾襖，坐在他床沿上；桌上點着那盞油燈，明明是睡在床上，睡在祖父的房裏。回想夢中情形，不禁笑了起來。振福見他已醒，仍坐到自己床上去吸旱烟。他問道：「你老人家還沒睡過嗎？」振福道：「我早睡着過了，被你叫醒，又點燈起來的。——現在覺得怎樣了？」承良道：「是做惡夢，本沒有什麼，我們睡吧！」

第二天，素秋姊弟照例到小學去教書。承良偶然走到禮堂裏去，聯想起昨天晚上的夢來，自己也覺得好笑。課畢回去時，在路上，一五一十地講給素秋聽。姊弟倆說說笑笑，早到家了。素秋道：「弟弟，你先去動手，把昨天的工作做完；我還得去替母親幫些兒縫紉的忙哩！」承良道：「你去去歲來；不要使我和夢中一般，高叫『姊姊救我』吧！」素秋笑着去了。承良一個人，翻開自己的筆記看了一回，覺得記的太簡單。就尋出素秋的筆記來看，笑道：「原來她已記得這般詳細，待我來抄錄下來；這倒真是『姊姊救我』了！」想罷，提起筆來就鈔：

「弔文」如賈誼帶屈原文，則用以弔悼古人；李華弔古戰場文，則用以發抒其憑弔古戰場的情感。

這類文章，並不如祭文之須有實際的薦饌進爵的禮儀的。

悲文——例如蔡邕悲溫敘文，也是弔祭之文的異名。

誄——周禮太祝「六辭」其六曰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而釋之，用以定諡者也。古者天子崩，則稱天以誄之；卿大夫卒，則君誄之。其體先述死者的世系行業而後抒寫哀思。如魯哀公之誄孔子，則有誄而無諡；柳下惠妻誄柳下惠，則爲私諡之始。私諡者，不由國君定諡，而由師友親屬私加諡法也。

哀辭——用於重傷夭折之幼輩，故以哀痛爲主。如漢文章流別，劉勰文心雕龍哀誄篇皆如此說。例如班固有梁氏哀辭，潘岳有金鹿哀辭。

哀策與哀頌——任昉文章緣起言李尤有漢和帝哀策。此用於帝或后者。哀頌亦葬下頌死者功德之作，但不限用於帝后者。漢張紘有陶侯哀頌。

挽歌——起於田橫門客挽田橫所作之薤露歌，薤里歌。及漢武帝之樂府，李延年采此二歌合樂，而分之爲二類，以薤露爲貴人之挽歌，薤里爲庶人之挽歌云。古代葬時，以車載棺，送喪者助挽之，故曰「執拂」。而「挽」字亦作「輓」，皆因此。挽喪車時所唱之歌，謂之「挽歌」。

挽聯——以對偶聯語表對死者的哀思，懸之靈前，謂之挽聯。蓋由挽歌變來。故或以竿揭之，負之而

爲喪車之前導云。

祝文——此告於神祇者。例如劉備成都卽位告天文。

盟辭——此爲結盟宣誓，告於神祇，以昭信守之辭。如漢高帝白馬盟辭，卽與諸功臣盟誓之辭。

此外，對於神祇，有所祈禱，祈願，伸謝，皆可以文辭告之，亦入此類。所謂「哀祭」，實不限於哀死者，而亦有用以祭神祇者。卽如韓愈之祭鱸魚文，就其意言，不啻爲驅逐之檄令；就其體言，要亦祭文之變格。至於以祭者言，或爲個人，或爲團體；以祭者與所祭者之關係言，或爲人與神，或爲人與鬼，而人與鬼之關係，或爲親屬，或爲戚黨，或爲師友，雖有不同，要以能具有真摯的情感而又能發揮得當者爲上。

他鈔好了，素秋還沒有來，就拿了去送給辛和。辛和大略翻閱了一下，說他記得不錯，他便欣欣然告辭回來了。

第三天下午，承良和素秋剛從小學校裏回來，振福道：「阿良，尹老先生來過了，你那一章講義，他已批好拿來了，他很誇獎你哩！說你如果肯從此用功，趕上你姊姊是很容易的。」說罷，拿出那篇東西來，交給承良。素秋和承良姊弟同時，已加了許多眉批。

(一)「風」「雅」「頌」的解釋，舊說如此。梁啓超以爲詩經當分四部：(一)「雅」——周南、召

南是古人對周南、召南，都不得其解。他疑「南」爲音樂的一種，故有「以雅以南，」「象籥南箏」的話。大概「南」卽是「韻」，爲曲終全體合奏的一種樂歌，論語所謂「舞雩之亂，洋洋盈耳」者也。風韻也，卽諷誦之韻。供徒歌之用，不以合樂，此如今之民歌，不合絃管，而徒播之唇吻者。雅者，正也；爲周代之正樂，頌，則歌而兼舞矣。頌爲「容貌」之容之本字，故從「頁」，「公」聲。舞則不但歌以合樂，且須重舞容。大武之舞容，猶見於禮，此正見於周頌，表演武王伐紂之故事者。梁氏此說，頗新穎而合理。然質本之魏源之詩古微，梁氏有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一書，可供參考。

(二) 祭文猶有真摯的情感，可供發揮，故爲人代擬，往往苦於無情可抒，無哀可述，充其量，不過如八股文之代人立言而已。挽聯亦復如此。作挽聯，須講對仗，調平仄，但尤須求用意切賅，造語自然，而有真摯的哀情，可供抒寫。

其餘改的，批的，也都是「句」字上的斟酌。他還夾着一張字條兒，說陰曆十月十五日，是紀念山山老人的秋祭之期，主祭的是福翁，叫素秋承良各擬一篇祭文，以免費用那篇老祭文。承良笑道：「姊妹，我的噩夢，有項的危險哩！」說罷，笑了起來。振福追問他，他就把那天夜裏做的夢，告訴他祖父。振福也笑道：「你放心吧！不叫你去讀祝就是了。」

素秋拉着承良到尹家去，請莘耜選了幾篇祭文，約略講了一遍。莘耜今天的興致很好，拿起韓愈的祭十二郎文，祭田橫墓文，王安石的祭王深甫文，祭周畿道文，朗朗地讀給他們聽。又取出他做的挽聯的稿本來，挑了幾副，講給他們聽，並且把作法指示大概。他這稿本兒裏，還有壽聯、喜聯和名勝祠宇書室題贈等對聯。素秋看了又看，問了又問，不忍釋手。莘耜道：「你愛看，拿去看看吧！有不懂的地方，隨時可以來問。」素秋道：「我很想學做對聯，最好看看什麼書？」莘耜道：「你爸爸有一部梁章鉅的楹聯叢話，巧對續錄，很可以看看，你也拿了去吧！」素秋捧了許多書，匆匆地走了。

她回到家裏，躺在堂前她祖父所常坐的一張竹靠椅上，看莘耜做的對聯，雖然不能完全瞭解，却越看越有味兒。這也是她的聰明處，竟從聯語裏辨出平仄聲調來。承良叫她去吃夜飯，她看得出了神，並沒有聽見。「癡丫頭，怎麼耳朵也聾了？」天色已經暗了，再看書，眼睛會弄出毛病來的！振福放下了酒碗，親自來叫她了。她見祖父親來叫喚，只得丟開書本，進去吃飯。匆匆地吃了兩碗飯，又獨自一個，到廂房裏去，點着燈，鈔那本對聯了。她覺得那種五言的、六言的、七言的對聯，句法和做詩差不多，言簡意賅，是它們的特點。長聯也有長聯的難處和特長。她最歡喜的，是那些帶有散文氣勢的長句。尤其是那些嵌字集句的對聯，竟有天衣無縫之妙。在她看來，這一聯固然好，得鈔；那一聯也不錯，也得鈔。她躊躇了一下，找出一本直格兒的本

子來，意從頭至尾，一副不遺地鈔下來。她寫字本來很快，這夜鈔到九點鐘，已鈔了大半。她媽媽逼着她上樓去睡，友快地放下了筆，隨着媽媽上去。

第十一章 「傳 誌」(1)

星期日又到了；講習會上星期已開過，這天是閒空的。鎮上的同學們約他們到鎮上去逛，張之中、王素秋、承良四人同去。他們七點多就動身了。初冬天高氣爽，還似暮秋。谷口的楓林，已和醉了一般。不過一個多鐘頭，到了鎮上；方中、李桂和一個女同學——孫蕙英——已在那座石頭橋等他們了。七個人一同到鎮上的中心小學裏，因為方中他們三人是在中心小學教書的。坐了不多時候，方中等陪了他們四人，往各處閒逛。到十一點多纔回來。在印刷所當職員的李桂，在鎮公所當書記的駱紹修，在公路汽車站當站長的王承宗，避難流寓的趙价和蘇慧等，先後來了。十六個同學，都已到齊。因為他們預定在這時候聚餐的。飯菜是中心小學的廚房包的；席設在他們大禮堂裏。雖然沒有所謂山珍海味，十六個青年同學，談談笑笑，無拘無束，却也非常快樂。飯後，王承宗道：「我這個職務是沒有星期例假的，所以講習會也曠過一次課；今天又只好失陪了。」匆匆地先走了。其餘的同學，託故先走的也有。承良也同了方中，跟着李桂去參觀他們的印刷所。蘇慧却邀素秋、孫蕙英到她家裏去坐坐。

單說素秋跟着蘇慧、孫蕙英出了中心小學，轉轉抹角，走進一條小弄。這條弄叫做安吉里；蘇家租的是

弄底一所兩樓兩底的房子。她們到了之後，蘇慧請出她老母親來，見了禮。在樓下那間客堂裏坐不多時，便邀她們到樓上房裏去。這一間小小的房，便是她的臥室兼書室了。房間雖然不大，卻收拾得很整潔。她請素秋在她的書位子上坐下。在談話中，素秋才知道她家庭的情形。原來她父親在省參議會做秘書，這幾天正在開會，所以不在家。她的哥哥在金華中學教書，家裏只有她的母親，小弟弟，小妹妹，嫂嫂和一個手抱的姪兒。她們原是嘉興人，流寓此間，已有兩年了。素秋道：「我們這補習班裏，只有你們兩位女同學，又遠在鎮上，不能時常親近，真是憾事！」蘇慧道：「素秋姊，我是不會講客氣話的。我們爸爸會說過，你的國文程度，可以做我的先生。可惜不能時刻在一塊兒。」孫蕙英道：「這倒是真話，我也那麼想。——今天你既來了，我們不能再錯過機會。上次講習的『傳誼體』，由蘇慧姊姊記的。她邀我幫忙，我們兩人共同整理，雖已整理好了，可是自己看看，仍不成個樣子。蘇姊姊，你拿出稿子來請素秋姊姊先替我們改一改，再來懇請綴法，免得被男同學們輕笑。」況且素秋姊原是個總纂，蘇慧把原稿拿出來，素秋看了一遍道：「大致不錯，不必多改。」蘇慧道：「姊姊姊，替我改一改吧。」邊說，邊拿出筆硯來，替她磨好了墨。孫蕙英也幫着央求道：「不多改，少改也行！——我們記不下來，查不出來，留着空白的地方，總得請你指教填補的。」素秋覺得她們出於至誠，便道：「恭敬不如從命。」就提起筆來，增的增，刪的刪，改的改，費了一個多鐘頭，方纔改完。並且道：「改

得不對的地方還請再酌！她在改的時候，她們倆把辭源、辭海、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都搬了過來，替她翻查。素秋沒有見過辭海，問道：「這書，此地買得到嗎？」蘇慧道：「是爸爸買來的。姊姊如其要買，我寫信去問爸爸好了。」素秋道：「倒也並不急。」她是個仔細的人，硬一個人在那兒翻閱。蘇慧和孫畫英却在看素秋替她們改過的稿子。

「傳誌」是「傳狀」和「碑誌」。姚氏分作兩類，曾氏合爲一類。曾氏序云：

「傳類，辨以證人者。經朝、魏、齊、梁、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著也。後世記人之惡者，曰墓表，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姚氏則云：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巧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陳稱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共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善人臣卒，必錄序其平生實否。今實錄不絕臣下之事，史館凡任，非賜諱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諱。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

附焉。」

又云：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處。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琊具之矣。茅順甫證韓文公碑序異史，認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法同。馮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立石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而二之。馮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傳誌」之文，曾氏和姚氏所以或合或分之故，實在分類標準之不同。觀姚氏序中所說，蓋以「歌頌功德」的石刻，如秦代的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及韓愈的平淮西碑之類爲「碑」，以記個人事實的墓誌之類爲「誌」，而「碑誌」和「傳狀」之分，全在刻石和不刻石。曾氏則以「記人」爲「傳誌」類的特徵，去和「記事」的「敘記」類，「記政典」的「典志」類，「記雜事」的「雜記」類相區別。所以他把姚氏所謂歌頌功德、記事不記人的「碑」，從「碑誌」類中劃分出去，插入他特立的「敘記」類中。此二氏相異之點一。姚氏選文，不采史傳，故無諸史之本記、世家、列傳，所錄者自以文人所作單篇之傳狀爲多。曾氏則於史書記傳，選錄甚多。此二氏相異之點二。

以下便是注解姚曾二氏序文的按語了：

(一)按彙典、彙典、記藝、辭事，爲尚書之二篇。史記以本紀記帝王，世家記諸侯，列傳記人物。此種體例，叫做「紀傳體」。漢書以後承之。我國所謂正史之二十四史，皆紀傳體。因係史官所作，故曰「記載之公者」。一後世記人之私者。指文人所作記人之墓誌等，以非國史所載，故曰「私」。一「墓表」，例如歐陽修之胡先生墓表，「墓誌銘」，例如韓愈之柳子厚墓誌銘，「行狀」，例如韓愈之贈太傅董公行狀，「家傳」，例如歸有光之陶節婦傳，「神道碑」，例如韓愈之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事略」，例如歸有光之先妣事略，「年譜」，如近人胡適之章實齋年譜。

(二)按劉先生，即劉大櫟，字材甫，號海峯，潘桐城人，姚氏之前輩。序中所謂會向之受古文義法者，鄧泥水匠、韓愈有坊者、王承福傳、柳宗元有種樹、郭橐駝傳、「行狀」狀其生平行事，上之史官，以爲作傳之根據者。「實錄」專紀帝王大事者，如韓愈有順宗實錄，即記順宗朝事。乾隆、清高宗年號。毛穎，筆也。韓愈有毛穎傳。

(三)按詩之類，所以歌頌功德，但不施之金石耳。石鼓爲周宣王時物，所刻之辭，頗似詩經。秦始皇於巡狩所到處，皆刻石自頌其功德。琅玕刻石亦其一種。前有序文。孝順、甫，名坤，明代古文家。韓愈諱文。史遷，即司馬遷。「識」讀若誌。歐陽公、歐陽修也。

她們倆看完了，覺得頗滿意。那時素秋還在翻辭源和辭海。孫蕙英笑道：「姊姊，你要把牠們一條一條地讀熟來嗎？」素秋笑道：「我不至於那麼傻！我在這裏把牠們作一比較。」蘇慧道：「究竟那一部好呢？」素秋道：「後來居上。」蘇慧道：「後編的可以鈔襲，便宜得多了；怎麼說後來居上呢？」素秋道：「可以鈔襲，固然是事實，但若只顧鈔襲，沒有改進之點，誰還願買辭海呢？我且舉個例給你們看看。」說罷，先翻出辭源，辭海「石鼓文」這條來，叫她們比照着看。她們看了許久，果然辭海所載詳細些。蘇慧道：「我們那條按語，可以加改得詳細些。但是用那一種好呢？」素秋道：「我們所要的不是石鼓文的詳細考據，不必太詳，只要就辭源、辭海二書，擇要摘錄幾句好了。」便提起筆來，替她摘錄了一條：

「石鼓凡七，刻有文字，相傳爲周宣王時刻以頌功德者。但考訂者，恆多異詞。如唐韓愈、張懷瓘以爲周宣王時物；韋應物以爲周文王時物；宣王時刻之；宋程大昌以爲周成王時物；鄭樵以爲秦時物；金馬定國則以爲宇文周時物。唐時設置陳倉野中，鄭餘慶置之鳳翔孔廟。五代時，又散失；宋司馬池復得之，而亡其一；向傳師復得之於民間，後又遷於東京。（今開封）金人破汴，盡歸燕京，故今猶存北平舊園子監中。」

她寫好了這一條，又道：「辭源引書，惟舉書名；辭海則兼舉某篇。她隨手翻了「石牛道」的一條，指給

她們看辭源只說「水經注」，辭海卻說「水經河水注」，又引白帖和胡會金牛驛詩，證明它又稱「金牛道」。他們爽然道：「姨媽，我們真佩服你的細心，這兩種書，我們已糊裏糊塗地用了半年多了，姊姊今天一翻，便看出它們的差異來，怪不得尹先生要誇獎你了。」素秋道：「這也是偶然的事啊——尹老先生的那部辭源，你們沒見過哩，他用極薄的紙兒，寫着蠅頭細字，貼在辭源的書眉上，把注錯的疏略的地方，都補正了。我們祖父對他說：「年紀五十多歲了，何苦這樣用功？」他說：「老而好學，如炳燭之光，燭光雖弱，不愈於暗中摸索嗎？」他尙且這般孜孜不倦，我們應當怎樣呢？」蕙英道：「聽說尊夫人是尹老先生的學生，小尹先生又是尊大人的學生，姊姊又是尹老先生的及門弟子，他的孫兒孫女又是姊姊和令弟的學生，可以說三世同堂了。府上和尹家又是緊鄰，你們姊弟兩人可以朝夕接近，尹老先生所得的益處，必較其餘的同學大的多了。」素秋道：「舍間和尹家的世誼，誠如蕙英姊所言。尹老先生和尹師母的確把我當做小女兒或太孫女兒看待的，我有空的時候，也常到他那兒去。他雖然並未如蕙英姊所猜度，特別的祕密的教我許多學問，可是在他老人家身邊，耳所聞，目所見，只要你肯隨時留心，不但都是與國文有益的，修養上也可以獲得許多教訓。他老人家，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拘板，古人所謂「霽月光風」，恰是他給予我的一種印象，我以為，下星期不是又要開講習會了，午後，如兩位姊姊願去，我可陪你們到他那裏去一次。」

蕙英道：「這是很願意的。可是我們說要去看尹老先生，同學們如果都跟着去，怕尹老先生厭煩擾吧。」素秋道：「怕煩，是不會的；不過他那裏坐不下許多人呀！——只要你們兩位願意去，我就有辦法。」

她們正在談論，一個女僕送上三碗麵來。這是福建的伊府麵，燒得特別可口。她們就坐在書桌旁一起喫。蘇慧談起淪陷了的故鄉的情形，說有人從上海來，他已到嘉興杭州去過。從她這裏，又得知了長沙大捷，南甯失守的消息。葫蘆谷是沒有報看的；即使偶然傳到幾張，也已和讀歷史一般了。蘇慧的書桌上有一口小鐘，這時已是三點半了。素秋站起來道：「時候不早了，舍弟等怕要回去了。」蘇慧他們仍舊陪她到中心小學來。振之、中玉、承良都在等她，便辭別方中等，動身回葫蘆谷來。

路上談起，承良他們到過印刷所，在排字房裏會遇見石阿毛，他們印的講義，價錢特別便宜，原來李桂已升充營業部主任了。他們又到汽車站去看過王承宗，據他說：到我們那裏來過的趙望之是省參議會的常務委員，戰前做過大學校長，省政府秘書長，是本省一個名流。永康縣長聽說他到葫蘆谷來了，會坐了小包車親自到鎮上，想來候他；那知他却於上一天悄悄地走了。「倘不是山老先生親自到站送他，我也不知道他就是趙望之先生。」王承宗那麼說。素秋道：「這位趙老先生原來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怎麼一些架子都沒有的？」振之道：「如其是一個喜歡搭架子的人，便不會獨自一人跑到山僻小村來，找我們的鑿子。」

老師了！素秋道：「物以類聚，這也可以說『端人取友必端』了。」

一路談談講講，已到了谷口的小輞川橋。振之道：「這是尹老先生那年跌壞的地方。」他們從橋上往下看，只見兇突突兀兀的許多岩石，澗水從岩石間奔流而過，激起水花，泛爲白沫，轟轟之聲，不絕於耳。素秋膽怯起來，不敢久視，快步過橋。中玉道：「真險呀，從這麼高的橋上跌下去！」振之道：「尹老先生的詩文，如果編印成集，流傳久遠，這小輞川橋將來怕要成古蹟哩！」承良道：「他有什麼文章，什麼詩，記小輞川的？你看見過嗎？」振之道：「我不過這樣猜想而已。」中玉笑道：「他的詩文裏，不但有小輞川，還有他得意的學生哩！」說時，向素秋睨了一眼。振之、承良跟着哈哈大笑起來。素秋紅着臉道：「不要挖苦了吧！」中玉又笑道：「哈哈，『得意學生』，誰當得起這稱呼，除了山素秋女士，這還是挖苦嗎？」承良也笑道：「得意學生，我們誰不希望這美名？姊姊不必客氣了！」我們家裏還有現存的證據哩！」素秋掀起了小嘴道：「弟弟，你也來講說什麼證據？」承良笑道：「祖父房裏不掛着祖父和尹太先生和你在臥虎洞合攝的照相，你題着「虎口」二字嗎？」中玉道：「這虎口二字，固然可以說是借用臥虎洞的，但也可以雙關到尹老師從他淪陷了的故鄉逃出來是「虎口餘生」的意思，側重在他身上。如此說明，豈不很妙嗎？」中玉、承良，你一句，我一句，這得素秋答不出話來，漲紅了臉，急得要哭出來的樣子。到底振之年紀大些，從中解

勸道：「我們同學中，尹老先生最得意的是素秋，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學生的成績好，進步快，先生當然是得意的。我們不也各有得意的學生嗎？你們故意拉拉扯扯地，把這大家公認的事實做假柄，當面向她講，如果不承認有挖苦的嫌疑，卻也有因羨生妬的嫌疑了！」——算都是我的不是吧，這番談話是我開端的。」他倆方才停止了談話。到了山石厠前，振之、中玉、承良進小學去了。

素秋一個人低着頭，紅着臉，走回家去。走到家門口，恰好撞着莘相，從她家裏出來。見了她，問道：「你到那裏去來？走了多少路，臉都發了紅？」她仍舊低着頭，呆呆站着不響。莘相有些詫異起來，又問道：「在和誰嘔氣嗎？好孩子，有什麼委屈，告訴我吧！」他的語調神氣，異常關切，却把素秋兩隻眼睛裏的眼淚勾引了出來，撲簌簌地落在衣襟上。莘相更詫異了，走近去，握了她的手，安慰道：「素秋，你是明白的，有什麼委屈，儘管說，你們祖父那裏，我可以委婉代達。如其各處對爾有什麼誤解，我也可以去向內人說。由她轉達的，哭，不是個最好的辦法。」他携着素秋的手，叫她到自己家裏去坐坐。素秋掏出一塊手帕，揩了淚痕道：「我和張之申、弟弟到鎮上去來。回來時，中玉和弟弟挖苦我，說我是太先生最得意的學生。」莘相不禁哈哈大笑起來道：「你畢竟還是孩子氣，你們同學十六人中，最好的當然是你。說我最得意你，也用得着哭的嗎？」——好孩子，快不要哭，好好回去罷！」他看她進了家門，方扶杖回去。

第十一章 「傳」誌

素秋晚上睡在床上，想到白天從鏡土回來時鬧的笑話，覺得申玉和弟弟取笑她，固然可惡，自己和他們一般見解，因此生氣，而且見了太先生竟哭了起來，也是太女孩子氣。她越想越悔，越羞，越差。第二天，簡直不敢見辛相的面。第三天下午，她接到應懸寄來的一「傳誌」類那一章講義稿，才鼓起勇氣來，親自送到辛相家去。她似乎以為秋氏富氏都已知道她們那天鬧的笑話了，所以對她們無意的一言一笑，好像覺得都有諷刺的意思。辛相却坦然和平時一樣，絕不問起那天的話，接過稿子，翻開就看。

她仍舊在書桌對面的竹靠椅上坐着，和秋氏婆媳扳談，告訴她們杭州一帶淪陷區的情形，和長沙大捷，甯甯失守的消息。她們聽到甯甯失陷了，又掛念起富昂如來。她們在談話，辛相卻在動手批改那一章講義稿子。不過大半個鐘頭，已批改完了，遞給素秋道：「這次的講義稿，蘇懸記錄的，却比她平時的作文好。」下來輪着那一位同學記錄了。素秋道：「孫蕙英，蕙英姊是在鎮上中心小學裏當教員的。蘇懸本來是蘇異人，也是避難來的。聽說她的父親在省參議會做秘書，哥哥在金華中學教書，她母親才搬遷住在這裏鎮上。」辛相道：「他是蘇子文的女兒嗎？蘇波甫原來是她的哥哥。」素秋道：「太先生認識他們父子

「莘相道：『字文是我從前在北京讀書時的先德同學，可是長久不相聞了，沒備會和你爸爸做過同事的，和我只在杭州見過一次。』穀子壽說：『倒不是個擺架子架子的蘇家，聽說很有錢，蘇家的服裝，倒也還樸素。』素秋道：『前天，我到過他家裏，蘇家倒也不像個官家小姐。』王太先生，趙望之先生是個要人嗎？他到這裏來做客的時候，永庭縣長還想趕來找他哩，恰巧那縣長趕到鎮上，他已於前一天走了。這是王承宗告訴我們的。』莘相道：『我聽得沒有留他，否則，這胡虛谷不得安靜了！』王承宗怎麼知道的呢？』素秋道：『他是鎮上的公路汽車站長。他說，那天家祖父親自送他上車，後來他招呼家祖，問他送的是什麼人，才知道是趙望之。第二天，縣長坐了一部小包車到鎮上來，到站後，問他胡虛谷可通汽車，才談到要來找趙望之。他告訴縣長，趙先生已於昨天走了。那縣長簡直沒有到街上，就乘原來的小包車去了。』莘相笑道：『這也可以說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啊！』趙老先生雖不是什麼要人，却也有相當的聲望。否則，縣長老爺便不會來找他了。』

素秋把手裏那份批說好的譚義稿，捧著細看，只見第一條按語上面批了許多字。

「今本偽古文尚書，第一篇爲堯典，第二篇爲舜典。這兩篇本是一篇，叫做帝典。偽古文尚書卻把「堯五典」以下，分作舜典，加了一曰若稽古帝舜……」一個冒頭今本尚書，不但非今文本，亦非真古

文本爲東晉枚融所竄，東漢末三國初，王肅所僞造。業經清代學者閻若璩、段玉裁、王鳴盛諸人考證明白。曾氏非經學家，故猶據僞古文尙書爲說。

素秋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呀？」宰相道：「這事說來話長。秦始皇不是有焚禁詩書這回事嗎？可是以政府的力量焚禁書籍，效力是很小的。何況秦的國祚那麼短促。漢惠帝四年，便明令廢除焚書之禁了。文帝初年，訪求能治尙書的老師宿儒。那時濟南有個九十多歲的老儒伏勝，還是秦的博士。因爲他太老了，不能請他到都城去，文帝便派宦者到他家去，請他傳授尙書。伏勝傳給他的只有二十九篇。（一說二十八篇。）就是今文尙書。因爲是用漢朝通行的隸書寫的。武帝時，魯恭王（景帝子，名餘）想擴充他的宮，把旁邊孔子故宅的牆壁拆毀，得了許多竹簡的，用古代文字寫的書，裏面有一部尙書，比今文多十六篇。這是古文尙書。後來，古文本較今文本多的十六篇，又亡了。東晉元帝南渡時，枚續獻上所得的古文尙書，比今文本多二十五篇。現存十三經中的，就是這一種僞古文尙書。大學引尙書堯典中語「克明峻德」，作「帝典曰」。這可以證明尙書中本來只有帝典，並無所謂堯典、舜典之名了。」素秋道：「曾氏不心，姚氏一樣，認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的嗎？爲什麼并這部是僞書都不曉得呢？」宰相笑道：「姚氏那時，正是清代經學的全盛時代，他卻是站在反對經學，依附理學一方面的。所以他雖然有那句疑冕堂皇的門面語，對於經學實

在不很內行。就是理學，也沒有什麼精深的研究。曾氏實際上也是如此。——理學的研究和行誼的實踐，原來是兩件事。姚會二氏的行誼都是可以佩服的。我說他們對理學沒有什麼精深的研究，並不是說他們的行誼有何缺點；這是不可誤會的！

秦秋接下去看第二條眉批：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史書，漢書以下的二十三史，都仿其體，是不錯的。可是史記前五帝直記至漢武，是通史；因為中間有秦秋戰國一個長期的割據時代，所以有「世家」以記各國侯王。漢書則起自漢高帝，至孝平王莽之誅，記的是西漢一代，是斷代史，所以沒有「世家」。」(二十四史，只有史記是通史。)蘇君於此點，未說明白，易滋誤會。」

秦秋道：「這是我已經知道的；爲什麼也看不出破綻來？」又看第三條眉批道：

「二十四史並非都是官修之史。司馬遷雖曾做太史令，史記卻是他私人的著作；他自己曾說要「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也是班固、范曄、陳壽的私人著作。晉書以後，方是歷朝設局官修之史。故以記載之公私分別，不如說史傳和文人之傳不同妥當。」

翻到末了，還有幾條補充的長批，第一條說：

「史傳始於史記之列傳。或謂史記本紀十二，仿春秋之經，列傳七十二，仿春秋之傳。按春秋所記爲十二公，史記本記亦十二篇，此亦偶合。至於春秋三傳，公羊穀梁皆釋春秋義例，（此正合於經傳之傳的體例，因傳者，所以釋經者也。）惟左傳則記實事，但亦與史記之列傳，以入爲主者不同。故記傳體的歷史，當以史記爲首創。此「史傳」也。其爲文人單篇之作，以別於正式之史傳，曰「小傳」，「外傳」，「別傳」，一用以載入家乘族譜，則曰「家傳」。古有以「傳」一名甚害者，如劉向之列女傳，習鑿齒之襄陽耆舊傳，或專傳某一類人，或所傳之人限於某一地域，此雖非所謂「家傳」，而亦異於史傳。李商隱有李賀小傳，實亦家傳之屬。別傳外傳，亦有變爲小說之流者，如燕燕外傳太真外傳等。後世文人單篇之傳，唐世尙少，如韓愈之太學生何蕃傳，柳宗元之童區寄傳，（區音歐）至如韓愈之圻者王承福傳，柳宗元之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則藉以發自己之議論，初不問其人之生平，有無可傳之價值者，謂之「託傳」。託傳之外，又有「假傳」。假傳有三類：（一）假設一人，實無其事者，如阮籍之大人先生傳；（二）假託人名實以自喻者，如同潘之五柳先生傳，王績之五斗先生傳；（三）託物擬人，近於寓言者，如韓愈之毛穎傳，柳宗元之續蝦蟆傳。此皆傳之變體也。又姚氏所引劉海峯說，謂非史官，不當爲人立傳，此志顧炎武已先言之見日知錄。」

素秋看了道：「太先生，這些，你那天似乎都提到過的，我們怎麼把它漏了講義上也得加進去吧！」宰相道：「你把它們編進去吧！後面還有呢！」素秋又看那第二條：

「一碑」之名，最早似見於儀禮。士昏禮（昏同婚）云：「人門，當袒。」按注，則此碑乃用以備日影者。禮記祭義云：「牲入廬于碑。」廬，也。按注，則此碑乃用以繫犧牲者。檀弓記季康子之母死，已有壘碑。按注，則此碑以木爲之，穿中爲轆轤，穿緯，用以下棺者。及秦乃立石碑刻文字以頌功德矣。漢以後，乃立石碑於墓，以詔死者之尊跡矣。古時有功德之人，往往有銅鼎刻銘以紀念之者。糜邕中郎集中，尙有朱公叔鼎銘。刻碑以記功德，不過移金文以施之石，碑者銘器，銘者碑文，序者所以使人詳其所銘之事耳。」

素秋道：「這一段所說的，那天似乎沒有完全講到。」她仍繼續看下去。

「墓誌銘，似以漢杜子夏爲最早。亦曰「葬誌」、「塋銘」、「柩銘」、「埋銘」、「墳記」。其實則其刻於石柩之蓋者，曰「蓋石文」；刻於碑者，曰「墓碑記」或「墓碑銘」；刻於木板者，曰「墳板文」或「墓板文」。用於未葬而暫厝者，曰「權厝誌」。窆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或「後誌」。死於異鄉，遷厝歸葬故鄉者，曰「歸附誌」。用於和尚所葬之塔者，曰「塔銘」或「塔記」。至於銘辭，則三言、

四言、七言的韻語都有，亦有用散文或「兮」字調者。墓誌應具之要點，爲死者之姓氏、諱字、鄉邑、族系、履歷、行事、卒年月日、年壽、妻子、葬地。爲人作墓碑墓誌，因係由於死者子孫之請求，故稱其善不稱其惡，此其與史傳不同處。若遇惡人，但當拒而不作，若以情感或金錢關係，不惜爲之粉飾，則爲「陝墓之文」矣。」

秦秋道：「此段所述，那天我也記不完全。」後面還有一條說：

「『碑』之外，又有『碣』。晉羅尼有黃門漏，似爲最早者。黃宗義金石要例說：『龜趺螭首』的叫做『碑』，五品以上之官用之；『方趺圓首』的叫做『碣』，五品以下用之。『跌』音夫，就是碑碣下面用以樹立碑碣的那塊石頭。『臺表』亦稱『軒表』，歐陽修有瀟岡軒表。『壺音雙』，實卽神道表。神道卽墓道也。謁者歐君嘉表，東漢安帝元年立，似爲最早的臺表。碑不僅用以記顯功德，或樹之墳墓，廟中亦有之，如韓愈處州孔子廟碑，顏真卿顏家廟碑，不但碑面刊刻文字，後面亦有刻文字的，如孔宣碑陰。秦碑多小篆，漢碑多隸書，魏碑則其字在隸楷之間，唐碑多用楷書行書，揭下來的，多可以供學習書法之用。」

秦秋道：「這一段，卻有許多話，是今天補充上去的了。現在補充上去的不必說，那天講過的也說不完。」

全我們的聽講筆錄的程度可算太差了！辛相道：「以筆記論，怕也是你好些！」他怕素秋回憶到那天開的笑話，說了一句，便不說下去了。素秋倒並沒有覺得，說道：「太先生，你的記性，怎麼這般好？這許多話，都是隨筆寫出來的。我，如果不親眼看見，也以爲你是臨時翻查來的呢！」

素秋忽然聯想到那部辭海，就說：「前天，我在蘇慧家裏見到中華書局新出的辭海，這部工具書，似乎又在辭源之上。太先生見過這部書嗎？」辛相道：「辭海，在戰前已發售預約了。我逃難出來，辭海的預約券倒帶來的。趙望之先生也說起過，這書已出版了，而且從前在杭州預約的，都可在金華分局裏取書。我已託他帶了預約券去取書了。大概不久就可寄來。」素秋道：「我已有一部康熙字典，一部辭源，如能再買一部辭海，工具書可說大致完備了。」辛相笑道：「工具書完備了，談何容易！就最普通的說，辭典也不僅這兩種。還有人名辭典，地名辭典，各科的專門辭典，如哲學辭典，文藝辭典，生物學辭典等。此外，查虛字用法的，有經傳釋詞，助詞辨略及近人編的詞詮等。查文章中所引經書句子來源的，有十三經索引等。查聲韻學的變化的，有辭通等。查各種辭義的，有佩文韻府，淵鑑類函等。查各種舊書的有四庫書目提要等。其可以說不勝枚舉。這些書，我已經有的，也不算少，可惜和我的家一起淪陷了。這時，辭源的稿子裏，就缺出他的家來。——他的窗明几淨的書室，他的插架千卷的圖書，他的廬舍，他的祖宗的丘墓，他的離散了的弟兄

親友，一絲幕，一件件地跳過去，儼同電影一般。「每憶田園思故里，徒將涕淚泣新亭！」他呆呆地凝想了一陣，忽然吟出這兩句詩來。素秋聽了，也覺得淒然。

桂蘇手裏拿着一疊信，跑進來叫道：「爹爹，爸爸的信來了。」辛相接過來一看，一共有三封信，一封是黎明的家信，一封是趙望之的信，都是郵寄的；還有一封，只寫着「蕭藏」二字，是便帶來的。他先把望之的信拆看，向素秋道：「辭海已經取到，付郵寄來了。」辛相又拆看了黎明的信，叫桂蘇拿去給奶奶媽媽看。這幾疊起那封「蕭藏」的信來，心裏想：「這是誰呢？近地我沒有姓蕭的朋友呀！」隨手拆開，抽出一張信箋來：

「辛相先生大人鈞鑒：久未離荆，深以不曾函候爲歉！

先生駕臨此間，以傳委爲東道主，而竟未一囑，恨甚！日前

曠縣長駕臨，以陞趙站長敬，得晤王站長，始悉

先生寓葫蘆谷，伊村長府上，已有數年，且以陞業師

趙望之夫子亦曾枉駕來訪，茲定於下星期日專誠奉謁，一頓離筵，以維原住省垣，與

先生本爲同鄉至親也。特此先容，餘俟面罄。敬請

蕭安。

約說蕭玖壁頓首拜稟。」

莘耜看完了，竟笑得合不攏嘴，把信交給素秋道：「你看，這位蕭先生，不是文理欠通，便是神經有病！先生一向是最普通的稱呼，下面却又加以「大人」，「鈞鑒」一開頭便覺不妥。「識荆」用的李白「但願一識韓荆州」那句話，又何必以「素秋未函稟」為歉，他豈以東道主「自居，即使退一步說，應該是鎮上的人，當然不會通信的，又何必以「素秋未函稟」為歉，他豈以東道主「自居，即使退一步說，應該是鎮上的人了。鎮上的大，和我素昧生平的，也可以算是我勃東道主」嗎？何況他下文又說原住杭州，是我的同鄉，他如其是杭州人流寓此間，便不應認此地為他的「敵縣」，此地的縣長為「敵縣長」，既稱「敵縣長」，何以又得指為素昧生平的大，又有什麼「籬籬」前「傾」，「同鄉」之下，又加「至親」，是說同鄉人是至親呢？還是說他和我同鄉之外，又有至親的關係呢？至於自己寫信來約走訪的日子，而白「先容」，對素昧生平之人，而請「蕭安」，這要算是小小的不妥了。」素秋也笑道：「這信固屬不通，這人也必可厭。」他已不大打自招了！因為要拍那縣長的馬屁，所以趕到火車站去，因為去恭候縣長老爺，才打聽出縣長是為趙老先生而來，趙老先生是為大先生而來，他大概費了許多腦力了，認為樹從根脚起，不如先來結識你，信裏的許多毛病，病根就在想竭力奉承你。」莘耜道：「對呀！大概那縣長來找趙望之，摸摸了桐空，他去恭候縣

長，也撞了個空哩！我想王承宗一定會知道這個人，你們祖父那天也許看到過這位唐先生，我想託故謝絕他，可又不知道他的住址。」素秋笑着道：「太先生，我把這封信帶回去給祖父看看，可以不可以？」辛相道：「有什麼不可以？我遠想留着袂手卷嗎？」

素秋拿着這封信和改好的講義稿，飛跑回家。振福沒有回來。承良道：「姊妹，你又得了什麼寶？這樣得意。」素秋正色道：「弟弟，你以後再講俏皮話，我要告訴祖父了。」承良道：「姊妹，我見你一面跑，一面笑，所以隨便開你一個玩笑，怎麼誤會了？」素秋聽他如此說，倒也罷了，隨手把那封蕭啟慶的信遞了給他。承良却高聲朗讀起來。讀了一遍道：「姊妹，這封信以句法論，並沒有什麼不通，而且聲調很好，不過這個人却是『廢屆稿』。他憑掛牌匾，想昏了，所以信裏的意思便寫不通了。我想一定是王承宗那天告訴我們的。那個怪人。」素秋道：「他告訴你們過嗎？究竟是什麼怪人呢？」

「誰是怪人呀？」振福拄着那長旱烟袋進來了。素秋忙把那封信送上去給祖父看。振福看了這信，哈哈大笑起來。大抵是他他簡直是件怪物。」素秋道：「您也見到他嗎？」振福道：「不曉得是不是那件東西。」那天我送趙老先生上車之後，王承宗因為在這裏植書園文，是記得我的車子開出之後，送我到站長室裏去坐坐。他問我送什麼客，我說是承宗先生的朋友趙望之先生。他正待和我談幾句天，忽然站我

拿一個老式的大紅名片進來，說：「有客。」我說：「你公事忙，我不坐了，再會吧！」我跑出來時，只見待車裏裏坐着椅捲似的一件怪物。坐在屋子裏，頭上還戴呢帽。肚皮大得真可以他坐的椅子，離桌子有二三尺遠。肚皮還緊靠着桌子的邊兒。臉上却戴一副黑眼鏡，仰着頭，在看天花板。承良道：「承宗告訴我們的正是這個怪人。他說：『這怪人見了他，一躬到地，作了一個揖，恭恭敬敬地問道：『趙老師來過沒有？』承宗被他一問，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反問他道：『你問的那一位？』怪人道：『敝業師便是現任省參議會常務委員的趙望之老師，你怎麼連他都不認得？』承宗道：『的確不認得。剛纔有一位搭客，由一位鄉下的老先生送來上車的，聽他們在談天，似乎也姓趙，也叫做望之，已趁前一班車子走了。』怪人自言自語道：『不像，不像，也許是同名同姓。』搖搖頭，竟自走了。第二天，縣長坐着小包車來了。一到站，便叫：『傅站長！』我只得出去，站在小包車旁伺候。他在小包車裏問：『聽說省參議會的趙望之先生在這裏，就攔在那一家的。』我回道：「趙先生是到葫蘆谷去訪友的，已於昨天回去了。由葫蘆谷村長陪送上車的。」他單對汽車夫說了句：「回去罷！」就原車去了。過了好幾個鐘頭，那怪人又來了。見了我，却異常客氣，異常親熱，伸出他那隻蠟花般的似乎壓着的手來和我握手。站長，你好！你明明認識趙老師，却騙我已在天壽堂藥店裏打聽清楚了。趙老師特地來拜望貴業師的。敝業師既和貴業師如此要好，我和你也可以算是同門了，站長，哈哈！」

我見他似乎是個瘋子，便道：「剛纔縣長也來找我貴業師哩！大概他也是這位趙大人的學生，倒真稀世異聞門了。」正是：站長猜得不錯！那怪人的臉上立刻現出一種得意的神情來。「我正到站上來候我的同事，他到那裏去了？」我說：「他坐着那裏來的小包車回縣去了。」怪人說：「他大概有什麼要公，所以沒有來着我。」竟向我拱手告辭，出了車站，搖搖擺擺，踱着官步去了。「我母親父看見的怪物是他，寫信給太先生的，也是他了。」振福素秋聽罷，都笑得彎了腰。

第十三章 「敘記」與「典志」

星期一，上午八點半，補習班的同學已先後到齊，只有王承宗沒有來。承良笑道：「我們這位同學的姑長，怕又被那位縣長的同學纏住了，不能脫身！」有許多同學一齊問道：「那一位是縣長的同學？你怎麼知道要去纏他？」振之道：「你說那個怪人嗎？」承良道：「不是他還有那個——這怪人寫了一封信給尹老師，說今天要來看他；他一定纏着承宗陪了他來的。」素秋道：「那可糟了！今天的講習會開不成了！」蘇慧附着素秋的耳朵，噙噙咕咕說了幾句。承良道：「蘇慧，你認得這怪人嗎？他叫做蕭玖璧呀！」蘇慧道：「誰認得他？」只有你，曉得他的姓名！」同學中，有些不曾聽說過這怪人，要承良原原本本地講出來。承良便一五一十從頭講起，而且描摹他想像得來的那副怪樣子，引得大家發笑。

尹老先生一曉一拚地來了。他們的笑聲方纔止住。辛君先在黑板上寫了「敘記類」、「典志類」六個字，開始講道：「這一類，爲姚氏所無，曾氏所有。姚氏所以不立這兩類的緣故，從前已講過了；路紹修，你還記得嗎？」他已知道這次輪值他記錄，所以特地指名問他。路紹修站起來答道：「因爲姚氏是不選經史，而這兩類的文章，經史居多；古文家的單篇文章裏雖然也有，却是很少，所以不特列這一類了。」辛君點點頭。

問：「曾氏序中怎麼說呢？請你把這兩段序朗讀一遍。」紹修提起嗓子讀道：

「敘記類，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記戰事，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淮西傳，是然不多見。」

「典志類，所以記典故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齊寧，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濟記，是然不多見。」

讀完了，坐了下去。中玉站起來問：「老師，武成、金縢二篇，曾氏在哀祭類裏不是已引過了嗎？何以又說它們是敘記類呢？」莘相道：「這是一個疑問呀，諸位同學，誰能解答這個問題？」振之答道：「哀祭類，僅舉這兩篇裏告天之辭爲例，此地却指它們的全篇。」莘相道：「答得不錯。」左傳雖然是春秋經的傳，列於經類之中，實際上却是一部記事的史書。左傳的體例，和史記、漢書之類，有何不同？」方中答道：「左傳依春秋作傳，是編年史；史漢卻都是紀傳史。編年史以記事爲主，以年月爲綱；紀傳史卻以記人爲主，以人分編。」莘相又問：「那末，左傳和通鑑的體例，是否完全相同？」大家都答道：「相同的，因爲它們都是編年史。」史記和漢書都是紀傳史，它們也毫無異點嗎？」莘相又問。振之答道：「史記是紀傳體的通史，漢書是紀傳體的斷代史，左傳是編年體的斷代史，因爲它只記春秋時代的事，通鑑是編年體的通史，因爲它所記的時代，上

起戰國下終五代。」宰相道：「這就對了！左傳和通鑑的作者，想來是大家知道的。——蘇慧，你說說看。」蘇慧道：「左傳是左丘明作的，本來叫做春秋左氏傳；通鑑是司馬光作的，本來叫做資治通鑑。」宰相道：「不錯。可是左傳這部書，却有問題。」他們聽說左傳有問題，臉上都露出很詫異的樣子來。宰相道：「春秋經有三部傳，現尚存在：公羊傳、穀梁傳都是今文，都是重在解釋春秋經的義例的；左傳則是古文，是記載事實的。這話，我已提到過了。孔子作春秋，因楚麟而絕筆，是大家都知道的。獲麟事，在魯哀公十四年；春秋經也就到這一年為止。公羊傳、穀梁傳也都到這年為止。左傳，則十五年還有春秋經，十六年也還有春秋經；而且十六年的經，還寫着「夏四月己丑孔子卒。」這是誰家的春秋經呢？還是孔子未死時已先知將死在己丑這天，而這樣預記的呢？十六年以後，一直到哀公二十七年，悼公四年為止，年年都有傳。「傳」本所以釋「經」，「經」已早就停筆了，作經的人也早死了，還要做這許多年的傳幹什麼？又如隱公三年的春秋經書「尹氏卒」，公羊傳、穀梁傳所附的經同。公羊傳的解釋，以為孔子是在「譏世卿」；左傳所附的經，却改作「君氏卒」，並且以為就是隱公的母親甄子。如其三傳同出孔門，對於春秋經，即使見解不同，何至歧異如此？他們聽了，都覺得有些奇怪。」左傳又說，「虞不脫矣」又用到「左庶長」的官名。「脫」是秦的節名，始於秦惠文王時；「左庶長」是秦孝公時的節名。如其左丘明就是論語裏孔子所說「左丘明恥之，丘亦恥

之」的左丘明，（照孔子的口氣看來，左丘明便不是孔子以前的古之君子，也是孔子同時的前輩。）或退一步說，是孔子的弟子，也不當在戰國中世還活着。而且這部左傳的來歷，據劉歆說，是在祕府所藏書中發現的；那時許多學者都以爲左氏不傳春秋（不傳春秋，言非春秋經之傳。）劉歆請立左傳於學官，（立於學官，謂設此經專科博士，以之爲正式教本。）曾引起許多人的公憤。（見漢書劉歆傳）傳並言，引傳解經自劉歆始。所以古文派經學家多以此書爲可疑。同馬遷報任少卿書及太史公自序（選作史記成，以示東方朔）朔署曰太史公書。此史記原名舊以後，始稱史記。都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藝文志六略春秋家書目中有「國語二十一篇」班氏自注，「左丘明著」又有「新國語五十四篇」班氏自注，「劉向分國語。」今存國語，就是二十一篇的那一部，而劉向所分五十四篇的那部新國語，則已不可尋究了。如其是同一部書，何以二十一篇分至五十四篇之多？又何以加一「新」字？國語是記春秋時代的事的，何以今存之本，反詳於春秋以前，春秋以後的事，而略於春秋時代？康有爲因此斷定左丘明所作者，是國語，非左傳，而且就是那部五十四篇的國語。劉歆從這五十四篇的國語中，抽出和春秋經時代事實相合的，按春秋經的年月編排，改成了編年的春秋左氏傳，餘下來的，便是今存的二十一篇的國語了。劉歆爲什麼要這樣做呢？一方面用來障蔽他爲王莽改定宣制而造的那部假託周公的周官經。（此係原名劉歆請須改名周

禮。使大家認爲古文經不只周官經一書（古文尙書、古文禮、比今文本所多的幾篇，不久又亡；今文家認爲只是一個空幌子。）一方面還可以或改或增，加入些幫助王莽的話。（例如前舉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傳以爲是譏世卿，就大不利於幾世弄權的王氏，所以要改。）——康氏的話，詳見他的新學僞經考中。（新）是王莽的國號。康氏以爲古文經學是「新學」，非「漢學」。我說左傳這部書有問題，就是指此。一說到這裏，他才透了一口氣，喝了一口開水。一站在經學的立場上說，以今文派的眼光來估量，左傳是一部「僞經」，可是站在文學的立場上說，以批評文章的眼光來估計，左傳是一部有文學價值的記事史書。尤其是記戰事的諸篇，真寫得活龍活現，有聲有色。通鑑是學左傳的，記戰事的文章也寫得很好。諸位即無暇閱讀全書，經史百家雜鈔選的幾篇，是值得閱讀一下的。」

歇了一歇，又繼續零零碎碎地講道：「顧命，也是尙書的一篇，記成王將死顧命的事。周禮，本名周官經，相傳記周公所定官制，內分六篇：（一）天官冢宰，（二）地官司徒，（三）春官宗伯，（四）夏官司馬，（五）秋官司寇，（六）冬官司空。據說這部古文經，李氏獻給河間獻王劉德，獨缺冬官一篇。河間獻王懸千金重賞購求，終不可得，乃取孝工記二篇補之。這部書，今文經學家雖斷定它是劉歆爲王莽僞造的，影響倒很大。清季以前，所謂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尙書的制度，還是從周官經來的。儀禮，今存者是今文禮，共十七篇，漢人叫做

秋在禮堂的角兒裏談話。中玉卻向承良道：「剛下課前，你妹妹發問時，尹老先生笑容可掬的神氣，你看我
吧？那種得意的樣兒！」承良道：「你別再提了，姊姊要去告訴祖父了哩！」振之在旁笑道：「你們怎麼如此
好玩？剛纔素秋提出的問題，同學中誰能注意到，即使我們易地而處，做了尹老先生，能不得意她嗎？自己努
力，爭取老先生的青眼，才是正理啊！」經振之一說，他們方不再講俏皮話了。

吃午飯時，蘇慧問起臥虎洞的風景，振之、中玉、承良便邀同學們趁今天同往一遊；因為洞裏很陰涼，再
遲了怕太冷。素秋竭力勸慰，並且願意向尹家去借手提照相機和軟片。中玉道：「那是最好沒有了。」吃完
了飯，素秋匆匆地措了一把臉，道：「我去借照相機去，少陪了！」孫蕙英說：「今天的講義，輪着我記錄；可是
講左傳的那一段，有許多記不清楚，想再問問尹老師。」素秋姊，你是常到他家去的；我跟你同去。」蘇慧道：
「我也跟了你們去走一遭。」她們三個女生竟自揚長走了。振之還趕出去說：「早去早回，不要誤事！」

這原是素秋施的一條脫身之計。她陪着兩位女同學逕投尹家來，走進書室，莘相招呼坐下。素秋走到
裏面，見秋氏婆媳在做饅頭，甜的鹹的都有。她向富氏借了照相機和軟片，包好了，叫桂蓀送去交給承良。並
且教了他幾句話：「那位孫先生向祖父問書，祖父在詳細的教她，不好就來，請他們先去吧！」桂蓀點點頭
去了。她這才回進書房去。原來莘相已在和蘇慧他們談天：「你們祖老太爺是我在北京時的同學，近來有

好幾年不見了。令尊和素秋的爸爸，山子藩先生也是同事。」又問孫蕙英道：「你是本地人吧？我的話聽得懂嗎？」蕙英她們二人畢竟還有些拘束，只是點頭答應。素秋進來了，書室裏頓時增了許多生氣。她等饅頭做好了，把秋氏富氏都請了出來，並且一手攙着蘭蓀，一一地替她們介紹。她又請蘇慧談談她所得到的抗嘉一帶淪陷區的一般消息。這卻引起了秋氏婆媳的注意，談得很入港。她見蘇慧在談天了，便又叫蕙英拿出今天記的講稿來，檢那不明白的地方，向辛相質疑。桂蓀也回來了，說：「許多先生們已去遊鳳虎洞了。」她便叫桂蓀兄妹下陸軍棋，替她們做公正人。——這間小小的書室裏，似乎在上三級合一教室的複式課。由她支配，一個人也沒閒着。談了許久，秋氏又回進裏面去了。約摸過了十多分鐘，捧出一籠熱汽騰騰的饅頭來。軍棋下完了，蕙英的書也問畢了。素秋幫着收拾，抬桌子，撮筯子，拿筷子，七個人圍圍地坐下來喫饅頭。剛喫罷饅頭，她不讓秋氏富氏先動，已跑進去端了兩盆臉水出來，招呼蘇慧和蕙英道：「我們三個合一盃吧！」讓她們兩個洗了手，揩了嘴，又替兩個孩子洗手。她們兩個同學見她簡直和伊家自己人一般，毫無拘束；他們對她，也毫不客氣；而且時時顯露出她的敏捷能幹來；不覺暗暗贊歎。

阿德擲着一大包書，送了進來，向方桌上一擱。秋氏叫他喫饅頭，阿德也不客氣，用手抓着就往嘴裏送。「你們自己做的嗎？比鎮上點心店裏的做得好呀！」他一連喫了五六個，道聲謝謝，逕自走了。素秋找了一

把剪刀，把那包裹拆開，原來裏面是兩部辭海，一大一小。書裏還夾着趙望之一張條兒；馮代取辭海三部，乙種一部，已寄令鄧；甲種丁種兩部，付郵寄上，乞檢收。『莘相接了那條兒，隨便看了看，便叫素秋把甲種的辭海放在新做的書架上，丁種這部放在案頭。素秋只是翻弄書桌上那部辭海。蘇慧和蕙英起身告辭，莘相送出門外道：『素秋，你代我送送吧！——旁晚，請你再來一趟，我還有些小事。』和她們點點頭，回進去了。

她們三人回到山石庵，振之他們還沒有回來。蘇慧道：『時候不早，不必等他們了。他們跑得快，倘若時候過遲了，他們拔步飛跑起來，我們如何趕得上？』素秋道：『你們先走也好；我送兩位姊姊出村去吧！』他們三個人一路談笑，向蘆蘆谷村口走去。蕙英道：『尹家的情形很好，和你竟熟極了。』素秋道：『相伴兩年了，怎得不熟？』蕙英道：『書房裏那副對，「未能一日寡過，恨不十年讀書」，還有一張「歸寄庵」的橫額，真寫得好極了；是尹老先生的大筆吧？』素秋道：『是前幾天來的趙望之老先生寫的。』蘇慧道：『他家沒僱用人嗎？』『沒有長年僱着的。阿德哥有時幫幫他們的忙。只有種割除菊蟲和芥菜，做筍乾菜乾的時候，纔僱許多工人。』蘇慧道：『她們婆媳兩個太苦了！』素秋笑道：『看她們的神氣，並不覺得苦哩！』蕙英道：『人有四等：一種是「做做喫喫」；一種是「喫喫做做」；一種「做了喫不飽」；一種是「喫了不必做」。』蘇慧道：『雖然不必做，也費了喫不飽，未免太苦；喫了不必做，福氣最好。』蘇家姊姊，你是有福氣的人呀！』蘇慧道：『雖然不必做，也費

找點事兒做做，只喫不做，太無聊了。」素秋道：「對呀！所以最好是『喫喫做做』那一等人，我以為。」她們談談笑笑，早已到了小輪川橋，就握手作別。

素秋看她們去了，回進村來。她想：「太先生叫我再去一趟，不知什麼事？」便逕向尹家走來。富氏在中央那間裏裁衣服。辛和和秋氏在這着兩個孫兒玩。辛和見素秋來了，也沒有站起來，但說：「書室裏方桌上有一包書，你拿回家看去。」素秋走進書室，果然有方方的一包書，放在桌子上，包紙是封着的。她就捧着出來，問辛和道：「是這包嗎？」辛和道：「是的。」他又和桂蓀在講故事了。素秋捧着那包書，一面走，一面想：大概是給我選定的課外讀物吧？不曉得是小說，還是詩文。回到家裏，她媽媽問：「素秋，阿良那兒去了？」她隨着答道：「和男同學們遊臥虎洞去了。」她走到廂房口，推門進去，把包兒擱在書桌上，拆將開來，頓時使她心花怒放，喜出望外。原來裏面是一部丁種辭海，而且一翻開來，第一頁空白紙上題着：「奉贈素秋，供練與弟承良檢查之用。辛和。」這蓋着一方圖章。這幾個字，她覺得含有許多意義哩！

第十四章 一幕滑稽劇

「辛相先生家裏，近來似乎有什麼變化似的。」振福對素秋說。「他們本來是不穿什麼綢衣服的，可是昨天，我看見他們兩老夫妻和媳婦兒都穿着有補綻的衣服了。書室裏，向來掛着的一張金冬心的字，兩條王石谷蒲作英的畫，和他心愛的一方古硯，也都不見了。莫非都拿去當了，賣了？我想，他或者有什麼經濟上的困難。可是又不便問。你倒去向太師母探探口氣。倘有什麼周轉不靈的地方，只要他願意，我們村子裏，誰不想幫助他？何況他們和我家有三代的交情了！——可是千萬不要莽撞！」素秋聽了道：「上個星期日，他送我一部辭海，第二天曾去謝過他；現在又有五天沒去過了。您老人家不叫我去，我也想去看看太先生了。」——這是一個星期日的上午，九點多鐘，他們祖孫倆的談話。

素秋受了祖父的吩咐，便趕到尹家來。這一次，可和以前不同，她處處在留心觀察。桂蓀兄妹在澗這邊廣場上玩小皮球，看見她來，忙叫「姑姑。」她搖搖手，叫他們不要嚷，顧自己玩好了。走過那條板橋，只見尹家門口，放着一張矮凳兒，幾塊剖開的竹片，一把碎柴用的鈎刀。屋子裏靜悄悄的。她站在窗子外，僵僵着身子，向紙窗的破洞兒裏張望，果然看見辛相兩老夫妻都穿着肩膀上插了一大塊的棉襖，並坐在竹榻上不

知唧唧噥噥地談些什麼。秋氏忽然笑了起來道：「且看你唱這空城計，能否退司馬懿的大兵？」辛相搖手道：「別嚷吧！隔牆有耳呢！」素秋正在偷看，聽到這句話，倒嚇了一大跳；暗想，被太先生看到了，反而不好意思。於是離開窗下，走進屋裏去。富氏一手拿着一件布夾衫，一手拿着針線，正走出來，笑嘻嘻地道：「妹妹來了；今天上午，且在這裏多坐坐吧！」素秋故意問：「太先生空着嗎？」富氏忍住了笑，把嘴向書室裏一努，攪了張小竹椅子，坐在門口，去補衣服了。

素秋闖進書室去，見秋氏也含着笑，向她招呼，並看不出有什麼憂慮的樣子。她上身穿了一件補肩頭的棉襖，下身穿了一條布裙，也是補上一大塊的。辛相穿的短襖，一條很舊的褲子，見了素秋，仍和平時一樣，叫蘆坐坐。素秋轉着一雙靈活的眼珠，只在屋子裏上下盤旋。壁上的畫對，果然都除去了；連趙望之寫的一張橫額，一副對兒，也不掛了；只有她做的那張插照片的厚紙板，依然靜靜地在老地方掛着。書桌上，不但沒有那方古硯，辛相心愛的一個雕花的竹筆筒兒，也不見了。再看那張大竹榻上，前星期鋪着的一塊真羊毛毯，也收拾去了；上面只鋪着一條薄薄的舊的布褥子。——的確，一切景象已有了變化，和星期一大不相同了。她一面看，一面搭訕着和辛相談話：「太先生寫信給你，說上星期日要來找你的蕭玖，沒有來過嗎？」辛相道：「他又來過一封信，說因為有病，所以失約；今天上午準來。」太先生，你預備見不見他？」素秋問。

辛相笑道：「人家專誠枉顧，那有不見之理？而且我又不什麼闊人，有門房可以替我擋駕。——陽貨，你是讀過的，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陽貨歐孔子之亡，而饋以蒸豚。古時，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須親往拜賜。孔子亦歐陽貨之亡，而往拜之，遇諸塗。這故事，你還記得嗎？所以，即使是不願見的人，一定要見，還是爽爽快快地見了他一面好。」

素秋正聽得有味，忽然桂蓀高聲嚷道：「爹爹，客人來了。」素秋側耳一聽，忽聞遠遠地傳來轎夫吆喝之聲。辛相立刻站起來，一蹶一拐地奔跑出去。素秋從來不會見過他這般快的走，怕他傾跌，想去扶持。秋氏把她拉住道：「客人來了，妹妹且和我到裏面去吧。」素秋跟着秋氏走進灶間，卻和秋氏都從灶披通到外面潤邊去的小門口張望。卻見一乘藤橋，三名橋夫，已抬到門口的廣場上歇下。一個轎夫手裏拿着個紅帖子，在問桂蓀：「尹老爺，尹辛相住在那裏？」桂蓀笑嘻嘻地回答道：「那邊小屋裏，門口不是有人嗎？你去問他好了。」素秋索性走出小門去望時，辛相卻手裏拿着那把刀，坐在門口的矮凳兒上。那轎夫走過橋來問道：「喂，老阿哥，尹辛相住在這裏嗎？」辛相放下了刀，慢騰騰地站了起來，彎着腰，兩隻手反過去抱腰脊骨，問道：「是的，你問他幹什麼？」那轎夫道：「我們蕭老爺特來看他，你快些去通報。」辛相道：「啊，蕭先生果然來了！尹辛相就是我哪！——且慢，等我去穿件長衫來接他吧。」回轉頭來叫道：「老伴兒，我的夾

衫呢？富氏把手裏那件夾衫一抖，拿過去道：「公公，夾衫剛縫好了！」辛相一面急急忙忙地穿夾衫，一面道：「拿我的拐杖來！」富氏遞了那枝竹杖給他。他拄着竹杖，一蹣一拐地，似乎很想快些走，而又走不快的樣子。走過板橋，直到轎子前，拱着手道：「蕭先生，素昧生平，竟蒙先施，抱歉得很。既承枉顧，請到寒舍少坐奉茶。」那時，轎子裏鑽出一個怪物來，頭大如斗，卻戴着一頂呢帽，鼻子上戴着一副闊邊的黑眼鏡，身上穿一件閃光華達呢駝絨袍，凸着一個拷棧似的肚皮，腳下是黑得發光的皮鞋。轎夫扶着，跨出轎來，向辛相拱手道：「尹老師，久仰大名，今日方得識荆！」豈敢豈敢請請！」辛相在前，那怪物在後，過橋進屋裏去了。

過了不久，外面在叫「恭泡茶，泡好茶！」是辛相的聲音。素秋是慣在他家幫忙的，問道：「太師母，茶碗呢？」秋氏道：「早準備好了。」原來方桌上木縫兒裏放着兩隻茶碗，一隻的蓋是破了補好來的。素秋提起熱水壺，泡那兩碗茶，只有一碗裏放着玫瑰花兒，一碗卻只有少許茶葉。秋氏端起茶盤，親自送茶出去。秋道：「我來代勞。」碗蓋換一個吧！秋氏道：「不必，不必！」

素秋見板壁上有個小洞兒，便去偷瞧。只見辛相和那蕭玖璧正在指指點點地看照片。秋氏端茶出去，把碗蓋破的那一碗遞給辛相，另一碗遞給客人。辛相隨即介紹道：「這是內人——蕭先生是趙老先生的高足，今天特地來看我的。」玖璧站起來向秋氏鞠了個躬。秋氏搶忙回禮，拿起茶盤，回了進來。素秋索性拖

一張瓷兒，坐下來，仍舊在那小洞裏張望。『尹老師避地此間，已兩年了。』玖璧欠身問。莘耜也欠身答道：『蕭先生，你這稱呼，萬不敢當！——我自家鄉淪陷，流徙來此，因與山村長的令郎有舊，所以投奔此間。不料屋漏偏逢連夜雨，來的那一天，適逢大雪，從村口小朝川那座高橋上跌下澗去。幸而山村長拉長傷科，得以苟全性命，但這條左腿，終身殘廢了。』玖璧也裝出一副苦臉來道：『這不但是老先生的不幸，實在是國家社會的不幸！否則，如您老先生的長才，儘可和敝業師共同為國家辦些大事！——老先生和敝業師是多年的舊交啊！』莘耜道：『我認識趙望老已有多年了！杭州淪陷時，他也曾到過我的老家。過江之後，才分手的。』『那真可說是患難之交了！——他這次親自枉駕，想是來邀老先生出山的。』莘耜道：『他也曾勸我出去找些事做做，可是老朽殘廢之人，還能做什麼事？』玖璧從身邊摸出一個亮晶晶的香烟匣來，取了一枝烟。莘耜忙叫：『取個火來。』一面對他道歉似地說：『沒有備煙，抱歉得很！——我是不吃煙的。』玖璧已取出洋火，把香煙燒着了。秋氏想送洋火出去，素秋向她搖搖手。

玖璧吸着煙，向屋子裏又打量了一下，突然問道：『老先生，怎不弄幾張字畫兒掛掛？』莘耜笑道：『這就是所謂「家徒四壁」啊！』玖璧道：『老先生近來閒着不做什麼事？』莘耜道：『我不是不願做事，卻是無事可做。近來承山村長的情，叫我在此地小學附設的國文補習班裏担任功課，每月大約有十多塊錢的收

入。小兒在廣州當個小職員，倒有三四十元月薪。小娘也在此地小學附設的民衆學校任三課。因此兩年來的難民生活，得以勉強挨了過來。「啊——」政壁拖着長聲啊了一聲，良久道：「尹先生一塞至此——可惜政壁也是流寓，不能援手！」辛相道：「我們流徙到此，得一枝之棲，能不轉乎溝壑，已是大幸，還有什麼奢望？」蕭先生的一番盛意，着實銘感！」

政壁立起來，除了黑眼鏡，去細看那些照片，自言自語道：「這是新近自己用手照的！」「尹先生，戴業師此來，對於尹先生，經濟上定有些幫助吧？」他突然回過臉兒來，向辛相問。——「阿喇！太師母！」素秋突然低低地叫了一聲。秋氏正呆坐着，忙問：「什麼？」「他還是一雙大白眼呀！」素秋忍不住，撲嗤嗤地笑了起來。「這副怪相！」辛相搔搔頭皮，露出一種極尷尬的臉色，躊躇了許久，方站起來，走到政壁的身邊，放低了聲音道：「這話，我本來不願意告訴別人。——蕭先生既如此關注，而且是親交趙望老的，說說也不妨吧？」政壁道：「戴業師，從前，簡直當我自己的子弟看待的，什麼事，都不瞞我。先生但說無妨——而且行藏隱顯，儘管可以不同，通財之誼，是不能抹煞的。雖然此地是個山僻之區，近來倒也太平。先生可以不必過慮，好在戴縣長也是兄弟的同學，即使有什麼風吹草動，只要拿兄弟的名帖去關照一聲，就不怕挪下人，和你爲難了。」辛相聽了，仰天打了個哈哈，忽又皺緊雙眉道：「蕭先生，你錯會了我的意思！你看，我窮到這

個樣子，還怕什麼？」玖璧道：「那麼，爲什麼不願明說呢？」莘耜道：「說出來未免坍台！」玖璧道：「數目太少吧？」莘耜搖搖頭道：「不！蕭先生請坐，待我慢慢地告訴你。」玖璧回到原位上坐了。「我和趙望老的交情，自問也不錯；他待我，也不是泛泛的。所以杭城被空襲時，他便叫他的家眷避到舍間——杭縣上四鄉來。」莘耜說。玖璧也點點頭。「可是住了沒有幾天，杭城淪陷的前夕，他也跑來了。他到的那一天，風聲已緊極了。我就當天着人把他的一家，送到對江蕭山的義橋去。那知這天的後半夜，突然就有日軍來佔據我們的村莊。我們全家從睡夢中驚醒，狼狽出走。屋前屋後，已是一片火光；哭聲，喊殺聲，震天的流彈聲，一時大作。我們全家，老老小小，男男女女，跌跌衝衝，從兵荒人亂中逃到江邊。幸而有一隻渡船，已擠滿了難民，纔算捱了上去。撐到江中，回頭看時，我們的村子，已是火光燭天了！」唉！莘耜說到這裏，長長地歎了口氣。玖璧道：「逃難的情形，大抵皆然。不必追殺了。」莘耜也不去理他，繼續說：「好容易，於第二天上午，到了義橋，找着了望老。」蕭先生，你想，我們這樣逃出來，除了手提的小包裹外，能帶些什麼呢？」「當然——不是我說風涼話，你是見機太遲了！」在義橋住了兩個月。當初，還癡心妄想，偷渡過江去，找尋些埋藏在地下的首飾之類，可終究沒有這機會，這勇氣。「坐吃山空。」我們已到山窮水盡之日了，只得打算望浙東內地跑，找找親友，碰碰機會。我去和望老商量，問他願不願一同走。他說：「這要等一家至親，勸我先走。我那時，沒奈何，

只得向他告借些川費。承他的情，在箱櫃着迷雜的有限的款子中，藉了我三百塊錢。我就向他約定，等我找到了安身立業之處，無論如何，一定接節下來還他。我到這裏，把兩年多了。今年，他方打聽得我的下落。我也知道他低微省參議會子。因此，他又常常通信。——他這次來着我，意思要我還他那三百塊錢。到了這裏，住了兩天，幾也有想跟羅些款子還了這筆賬。可憐我在此間，舉目無親，即使想剝肉補瘡，借債還債，叫我到那裏去設法呢？——歐陸時連連搖着他，巴斗大的頭，聽到這裏，忽道：「夠了，夠了，不必說下去了！」幸相仍不管他，繼續說下去：「他在這裏住了兩天，終於失望，怏怏地去了。我覺得很對他不起。——如其我那時就認識了蕭先生，便可懇求你幫個忙，轉個頭了！」歐陸把天白眼斜睨了蕭相一眼，戴上那副黑眼鏡，收了桌子上的香烟碗兒和洋火，連那張大紅帖兒，也擗了，放進袋兒裏，驟然立起身來道：「時候不早，我要走了！」——歐陸的借款，你總得早些設法還他。我未嘗不可替你，可惜我也不是流寓此間，而且用場比你要大得多哩！——打聽！他又直着頸子，向窗外高叫一聲，領下的肉在發抖哩。「蕭先生，你住在鎮上的吧，請把府上的住址門牌見示，以便我親自報謝！」歐陸道：「這倒不必！」我知你本是不相識的呀！」他又搖搖頭，蹣跚起步，一搖一擺地去了。

蕭秋忙又趕到前衙的小門口，並且向秋氏招招手。那時，這個怪物已從前門出來，腳邊沒有跨出門，已

看見牠的大肚皮。幸相仍恭而敬之地送他出來。他卻頭也不同，由轎夫扶了過橋，坐進轎子。幸相送到板橋頭，站住了道：「蕭先生，我的脚不便，沒有拿竹棒兒，恕我不遠送了。」轎子裏的怪物似乎沒有聽見，高聲道：「怎麼還不抬起來？」轎夫抬起轎子，呱呱嗚嗚，如飛而去。這時，方見盧氏攜着蘭蓀，跟着桂蕊，從素秋家走出，回家來了。

素秋和秋氏都從灶屋裏出來，幸相也進來了。秋氏笑着向幸相道：「果然諸葛亮料事如神！」幸相高氏也都大笑起來。素秋正想問個究竟，忽然承良在廣場那邊高叫：「姊姊快來，媽媽叫你哩！」她便匆匆地跑去，剛走過板橋，便聽得承良埋怨的話：「一去便是半天，在幹什麼？」素秋忍着笑道：「我在看滑稽劇哩！」到了家，一面幫她媽媽做事，一面便把剛才所看到的事，繪形繪聲地講給她祖父、媽媽和弟弟聽。承良聽罷笑道：「這樣妙的滑稽劇，怎麼不叫我去同看！」

到了午飯時間到，今天山家宰了一隻大鷄，已用火燻酸熟了。張福叫盛一碗送去給幸相。素秋道：「他來飯遲，我喫了飯再送去，定來得及。」這時候，他家拍遠在收拾演滑稽劇的行頭呢！張福手裏拿着一碗酒，歎口氣道：「這怪物如果來纏着我，我除了閉門不納，躲垣避之之外，簡直想不出應付的法兒來。可見得蘇子小人，又不得安歇。」滔滔着，天下皆是也。鳥獸不可與同羣。他搖搖頭，喝了一大口酒。

素秋吃完了飯，洗了臉，捧着一碗雞，向承良道：「弟弟，同去不同去？」承良笑道：「戲已演完了，還去看什麼？」素秋逕自到尹家來。門前的矮凳兒、竹片、刀已收拾了，地也掃乾淨了。走進書室，他們正圍坐着，開始吃午飯，便道：「正好，正好！」把那碗火腿紅燒雞肉放在桌上道：「這是祖父叫我送過來的。」秋氏笑道：「譚老闆的空城計唱得好，獎品來了！」莘耜也笑道：「城門口的老兵，配角，也得受賞！」素秋看時，壁上的畫對，他們一家人的服裝，都已恢復了舊觀。秋氏邀她吃飯，她說，已經吃過，便一個人在旁邊坐下。閒着沒事，回憶起上午的情形來，兀自忍不住吃吃地笑。

秋氏笑道：「莘耜，虧你想得出來！這條妙計，果然退得司馬懿的大兵。」莘耜道：「這批東西的醜態心理，無非是「勢利」兩字。他所以兩次來信，要來看我，無非想借我鑽趙望老的門路。他和趙望老有什麼關係，也只有天曉得！」素秋道：「他們不是師生嗎？」「不見得！」莘耜說：「他第一次看照相時，還把祖老錯認做他的老師呢！」「我所以不把照相也除去，便要試驗試驗他，究竟認不認得趙望老。」素秋道：「太先生，這些被舊衣服那裏來的？你們為什麼昨天就化裝了？今天你又為什麼驟然大說，說「趙望老是來討債的。」莘耜笑道：「我們從兵亂中逃出來時，就用那幾件被衣服化裝的，不料現在又用着它們。昨天，是預先排演，所以說，因為不如是，不足以斷其邪念！」素秋又道：「你去了，為什麼說如果早就認識他，可以向他

借錢還債呢？」宰相道：「這些勢利小人是一錢如命的；最怕有人要向他借錢。——這就是我的迷途合，迷鬼符呀！末了，又故意問他的住址，便是敲釘轉脚，使他避之如恐不及，不敢再來葫蘆谷轉念頭。否則，怕又要來找山老先生了。——我這法術，用以退鬼，比張天師的符還靈！」素秋道：「這種鬼正多着呢！」宰相點點頭，「人何寥落鬼何多？」他曼聲地吟着這句詩，撒了口氣。

第十五章 「箴銘」「頌贊」與「辭賦」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警戒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意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一陣書聲從一間小小的教員住室裏傳出來，低低的悠悠的，是女子的聲音，停了，又讀道：『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這是蘆鎮中心小學裏操場東北角的一間教員住室，女教師孫蕙英的住室。七點光景，晨曦正從屋上爬下來，向朝南的窗兒裏照進去。蕙英因爲今天的講習會輪着她記錄了，上一個星期日已預習一遍，今天又起了個大早，把古文辭類纂序翻出來讀。她雖然是沉默寡言的，好勝心卻強得很。『素秋也是個女子，何以她的成績獨能超過全體的同學？我不能追上她嗎？』她常常這樣想。蘇慧的家境比較好，讀書本是隨隨便便的，也因為受了她的策勵，漸漸地用功起來，這還是以前幾個月的情形。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箴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以爲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進行，皆辭賦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富。陰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

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繙辭賦，一以漢路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嬀繼續讀這一段。

星期日，而且是早晨，真靜。她低低地，急急讀書。那操場上卻只聽到她的書聲。「孫先生，吃早飯罷。」校工在窗外叫了一聲，纔打斷了她的讀書。嬀站起來，出去吃飯了。房門卻仍虛掩着。她緩緩地走到膳室裏，同事們都坐好了，吃完了稀飯，方道：「今天又是我們講習的日期。密司孫，我們同去吧。」極遲，八點鐘，她動身。「意英，點點頭道：『他們來了，叫校役來叫我。』她走回自己的住室，推進門去，只見她的書位上坐着一個人，倒嚇了一跳。定神看時，原來是蘇慧，已站起來向她招呼了。「意英，你真用功，沒有去聽講，你已做了許多筆記。」蘇慧指着桌上放着的一本筆記簿，上面一條條地寫着：

(一) 黃帝有金人銘，大學引湯之盤銘，此三代以前，已有箴銘之證。

(二) 張子，名載，字子厚，宋鄆人，住橫渠鎮，世稱橫渠先生，載講學關中，作西溪訂頑二文，書於學堂壁。嬀後以程子言，改題西銘，東銘，西銘言父母天地物我同胞之旨，爲理學名著之一。

(三) 詩頌之流，施之金石者，姚氏入之碑誌類，此則不刻之於金石者也。

(四) 屈原爲作辭賦的楚人中之最著名者，尙有宋玉景差等，亦工辭賦。今存楚辭，卽集楚人所作辭

賦而成，不僅屈子一人之作。漁父，屈原作，存楚辭中。楚人以弋說襄王，見戰國策。宋玉對玉問遺行，見昭明文選。屈原遭漁父事，史記視為實事，載入本傳。劉向新序亦載之。故姚氏云然。

(五) 劉歆繼其父，向領校書，書既畢，作七略，分書籍爲六類。此云「辭賦略」指七略中之「詩賦略」。

合辭賦與歌詩爲一類。

(六) 梁武帝長子蕭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未及嗣立而卒，諡曰昭明。文選爲蕭統所輯，詩文彙收。

蕭英道：「我先把這些查出了，記了下來，聽講時便可全神貫注到尹老師講的話了。笨人不得不用笨法。」

今天輪着我記錄哩！蘇慧笑道：「姊姊不是笨人，預習也不是笨法——你這一次記的講義稿，一定

比我的好得多。前一次，我就因爲預習得不周到，記錄的時候，弄得顧此失彼。如果沒有姊姊幫忙，便要被同

學們笑殺了！」蕭英道：「對呀！這一次，姊姊也得幫我些忙！」

她們倆正在談話，一個校役在窗外叫道：「孫先生，方先生請，王姑長他們都來了，在方先生房裏等

您。」蘇慧看了看手錶，已是七點四十分了。她們就動身。蕭英鎖了房門，和蘇慧一同出來，在方中的房裏會

齊。一同向葫蘆谷進發。在路上走了一個多鐘頭，到山石庵時，已九點了。

上課了，辛紹仍舊先叫蕭英讀姚會三氏的序文。蕭英已是讀得很熟，燈檯上的抑揚頓挫也頗合拍。聽

相道「怪不得戴英的作文有顯著進步，文言文必須讀，讀得熟，讀得出文章的曲折，讀來，方能有心得。」
 一、桐適有幾個字的讀音，還得加以考察，例如「其文固未易淺也」的「淺」字，當讀若「羨」，和幾個「一」字，不同。「漁父」的「父」字，當讀若「甫」，和「父母」的「父」不同。「惡其靡也」的「惡」，當讀去聲，和「惡作欺辭」的「惡」不同。他接著把這幾段序文裏應當密注的幾個詞，又提問了一下。又呼他們把經史音義的鈔序翻開來，看「著述門」的「詞賦類」：

「詞賦類，著作之著讀者，經如詩之賦，書之五子之歌，皆是後世日賦，日隱，日七，日設論，日後命，日德，日德，日德，日德，日德，日德，皆是。」

「五子之歌」是一篇什麼文章？他問。戴英想道：「我自以為預備得詳細了，却把韓氏的序文，遊瀟，平，沒有查，許多時候沒有長，素秋，慢地，站起來，答，書，經，中，有，一，篇，五，子，之，歌，相，傳，是，夏，天，應，之，弟，五，天，作，的，太，虛，性，因，獨，爲，后，祭，所，阻，不，得，歸，其，故，都，其，弟，五，人，在，洛，水，邊，等，他，作，歌，刺，之。」莘，相，道：「是的，這一篇是偽古文。」韓氏所說詞賦類的異名，誰能各舉一例？方，申，答，道：「賦，如，賈，誦，鵬，鳥，賦，如，屈，原，漁，父，七，如，枚，乘，七，登，離，如，陶，潛，歸，去，來，陸，頌，如，惠，琴，世，師，頌，如，夏，侯，湛，東，方，游，重，像，贊，箴，如，韓，愈，五，箴，銘，如，班，固，封，燕，然，山，銘，如，漢，書，郊，祀，歌，設，論，祭，命，却，不，曉，得。」戴英聽了，詫異道：「他原來比我還用心，怎麼隨便便使

本得世道新多則。與前命本指玉天所降的瑞應，爲帝王受命之符。因此，臣下稱頌功德，兼及祥瑞的文章也。叫做「符命」。《漢書》卷之九十一《禮樂志》有「瑞應」二字，解釋道：「瑞應就是祥瑞的應驗，如鳳凰、麒麟、白雉、白鵠等等。這些本是古書制時代的三種迷信。設論是假設問答論難的一種文體。符命，如同馬相如的《封禪文》班固的《典引》設論，如東方朔的《答客難》班固的《答客戲》何休的《論衡》「詞賦」類的目錄看看。方中舉的《漢書》也都有的。」蓋其旁恍然大悟，他是看了目錄回答的。幸相又把古文辭類集序的「箴銘」與「書」二辭賦三三段的詞兒，逐個提出來問。蓋其都答得出來。幸相道：「姚食二書這四段序文，照詞句講，我家都懂得了。還有疑問沒有？」

蓋其道：「放心離龍說：『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警戒實同。箴全繫過，銘兼褒贊。』這幾句話，倒是言簡意賅的。他繼續說，並把文心雕龍的六句話，寫在黑板上。『揚雄有十二州二十五官箴，還是古代所謂「箴類於官」之遺。本取尚書「官司相規」之義。唐人元稹有五規，規與箴同一意義。金天銘，相傳爲黃帝作，誠謂是幾代後託的。湯之盤銘，見引於大學，當確是三代的作品。以後便推而廣之，有崔瑗座右銘，劉禹錫《陋室銘》等作，並不少。經申的頌，本是用於祭禮的，梁啓超以爲是歌而兼雜的。後世如操維的《趙充國頌》，則以無頌若其來，個實了如韓愈的《不毀鄭校頌》，則以辭頌古代某一件事了。司馬相如有《荆湘贊》，現已亡了。」

賦的文章可飛白贊，韓幹畫馬贊，則以之贊畫畫了。至於其畫像後的「贊」，那實在是一論畫，一種或一種賦一類的文章，不是「頌贊」之贊。史傳中的人物，忠奸善惡不一，並不是個個都可贊的。他把所舉的人名篇名，都隨時寫了出來。

「賦」詩有風雅頌賦，比與六義，會長籍舉「賦頌」二字以括全體。他這法頭很巧，一面可以顯示「賦」的出於詩之「賦」，頌贊等的出於詩之「頌」。二、我國古代有兩部蒼翠文學作品的書，一部是詩經，一部是楚辭。我們所以說，詩經是最早的一詩的總集，楚辭是最早的一賦的總集。詩經所收集的，是黃河流域，最南也是在長江以北的作品。（江漢是產地最南的了。）楚辭却是長江流域，長江南北的作品。詩經時代最遲的作品，也在春秋申世，如黃鳥，渭陽，在秦穆公時，株林在陳靈公時，楚辭的作品，却在戰國末年，所以楚辭可以說是一種新興的南方文學。它，無論在詞句的形式篇幅的長短描寫的方法種種方面，都可以看出和詩經的不同。這種文學，就是所謂「辭賦」。從前人以爲它是從詩經的「賦」出來的，是「六義附庸，蔚爲大國」。依我看來，這決不是一種直接的遞變。「辭賦」的作法，重在「託物」以抒自己的情意，重在姚氏所謂「設辭無事實」，所謂「託物以諷」。離騷中的香草美人，便是託物，飛騰上下，東至扶桑，西迫崑崙，都是設辭，不是事實。這就是「文學」和「文章」不同的地方。這種作品中，情感

是非常濃厚的想像力是求常偉大的描寫是極其鋪張揚厲的與其說是出於詩之「賦」倒不及「比」和「興」的成分來得多。例如楚辭中的那篇漁父，屈原不過虛設這一個漁翁藉以發揮他自己的情感。司馬遷劉向却把他看作實有其人那真是開笑話了。『辛祖滔滔地講了這一段，略略停了一下。』

●「戰國策這部書很值得一讀。那時縱橫遊說之士的說辭，差不多全載在這部書裏。他們的講話，有兩個特點：（一）每每不老實說而假託人物以見其意。（二）鋪張夸飾，言過其實。這可以說是說話的技術，是一種文學的技術。論語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一語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何以不學詩就無以言呢？何以誦詩三百就能專對呢？固然春秋時國際間的朝聘會盟，列國士大夫都須賦詩見志，故漢志說：『登高張賦，可以爲大夫。』可是那時代外交家講話的技術，却是從文學——詩——上研究得來的。』辛祖仍繼續地講：『史記的屈原傳不是說「屈原嫺於辭令……出則爲王應對諸侯」嗎？可見他又是一個長於口才的外交家。後來懷王聽信讒言不用他了，他懷着一腔忠憤，無從發洩，便做了離騷等辭賦。從筆頭上吐出他滿肚皮的牢騷來，替那時代創造了一種新的南方文學。秦漢以後，天下一統，那些遊說之士，無所施其技了，於是都一變而爲辭賦家了。如漢之陸賈、鄒陽，主父偃、莊安諸人都是縱橫家而兼辭賦家的。所以從詩到辭賦，中間以縱橫家爲變化的樞紐。——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酒六 幸稱舉起杯兒喝下一口悶水又道：「辭賦是純文學的作品，箴銘頌贊却不過是叶韻的文章，辭賦義在詠頌，以諷諭詠物為作法的要件，箴銘頌贊一在有所褒貶，一在有所發揚，可都是老老實實說出來的，雖然箴銘裏多雙關的詞意，姚氏把它們分做五類，是不錯的，曾氏却把它們歸作「詞賦」一類，而以「著作之有韻者」為其定義，不啻辭賦古亦有無韻者，如姚氏所說而論辨（如老子）瘠駁（如太史公自序中「司馬論六家一段」等文中也有叶韻之文，這是曾氏的一個缺點，還有漢書藝文志的詩賦略，除「歌詩」一類之外，把「賦」分作四類：（一）是屈原一派，以抒情為主，是辭賦的正宗；（二）是陸賈一派，以談論為主，縱橫家的色彩很濃厚；（三）是荀卿一派，以敘物為主，敘物就是描寫一種東西，荀卿、趙人，我國北方人總比南方人切實，南方人的想像力却比北方人來得活動，這位荀老先生晚年曾仕楚為蘭陵令，所以也做起南方文學來了，可是仍表現他北方人的色彩，荀子裏還有賦篇，諸位去檢出來一看，便可以曉得他這一派賦是怎樣的了，還有一派，却没有著名的可以代表的人物，叫做「雜賦」，雖然我們已不能看到這類賦，可是由漢志裏所列的目錄看來，頗有些像現在的「樂性賦」、「七言雜字」等東西的鼻祖，至於所謂「歌詩」，則其分編頗似詩經，如高祖歌詩、宗廟歌詩等，是一類，「頌」的一類，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是一類，吳楚汝南歌詩等，是「風」的一類，這些歌詩，孝武帝立樂府，往往采以合樂，於是可歌可合樂的詩，和不歌

而誦的賦，分爲漢代文學上的兩大主流：前者變成「樂府詩」；後者變成漢代最盛的「賦」了——這一點，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講畢，散會，筆都走了。素秋走過去看，董英還在那兒不停地的寫，寫完了，方道：「事非經過不知難，前幾次我隨便聽，隨便記些兒，以爲橫豎有同學編印的講義，我不過練習練習筆記罷了，似乎覺得並不十分困難。今天輪到我了，我已好好的預習過，把辭源上查得出的詞兒，人名書名，都預先記下了，以爲今天記起來當更輕鬆了。不料尹老師所發揮的完全在本文之外，弄得我眼瞧黑板，耳聽講詞，手錄筆記，把心力完全集中起來，仍記得亂七八糟，不得要領！」尹老師什麼時候下台，我還沒有覺得哩！姊姊把你的筆記簿借給我，讓我去抄錄整理起來，請你替我細細地改正吧！羣芳譜，我一定到廢上來，請姊姊當面指教！」素秋笑道：「我的筆記，也是隨便記的，姊姊不嫌煩，拿去參考，當然可以。下星期光臨，我是很歡迎的。」——指教，可不敢當！」

吃了午飯，鏡上的同學都回去了。素秋和承良便回到家裏來。剛坐下，她個媽媽便道：「桂蓮來找你們過了，他家來了三個表叔，說是素秋的同学，新從上海來的。他祖父邀你們姊弟倆去陪陪他。」振福道：「這一個客人還是午飯前到的。那時，我正在診治三個鏡上拉來的病人。他是个瘦而長的青年，留著西式頭髮，戴一

副沒邊的白銅絲眼鏡，臉上有幾點小麻子，穿了一套藏青色的制服。人倒似乎很樸實忠厚的。我也沒工夫過去招呼。」素秋道：「這是誰？怎麼又是我的同學？」想了許久，想不起來。承良道：「姊姊的同學，我是不認得的，我不去，爲什麼叫我陪他去陪？」振福道：「他姓太先生吧？姊姊雖然和他同過學，畢竟是個女的，所以太先生叫你陪他去啊！——而且他家在宰雞，大約是晚飯請客人的，叫你也去陪，就是請你也去吃晚飯呀！」滿茶前，一定是冷許多新的消息帶來。」承良道：「我去，我去！有消息聽，有雞吃，有什麼不去？」說罷，踏起來就想去。素秋道：「且慢，等我說一下。」說罷，去樓去了。承良笑道：「姊姊畢竟是個女子。」振福道：「你說什麼？」承良道：「女子出門，總得裝扮裝扮，何況來了個遠客，又是她的男同學，又是新從上海來的？」振福喝道：「你這孩子，不要胡說！什麼？這也是做東家的應該說的嗎？」他媳婦也埋怨道：「你今年幾歲了？還這樣頑皮！」承良道：「就快放寒假了，爸爸回來，我一定得告訴他。」承良最怕的是爸爸，涎着臉討饒道：「媽媽，恕我這一遭，下次再不教得罪姊姊。」振福道：「慚皮話，不嫌隨便亂說的。你已在做教師了，再不自己檢點，小學生無形中也要受影響的。」不久，素秋已從樓上下來了，却並沒有裝扮。他們姊弟二人，便一同到尹家來。

第十六章 雜記

莘相從山石庵回到寓裏，只見書室裏坐着一個穿制服的青年，在和秋氏談話。見他進來，站起來叫了一聲「舅舅」，行了個鞠躬禮。莘相愕然道：「家華，你是從那裏來的？兩年多沒看見，這般長了！」放下書本坐了下來。「家華，我聽說你跟你的姑夫張敬庵到上海去了，今天是從那裏來的？你們家裏怎樣了？」我四處打聽得不到你家確實的消息——唉，究竟何日可以天下太平！」秋氏道：「家華，春計，今天十點多就到了，因為你上課，不便來通知，他現在派到永康電報局來了，我們就可以常常見面了。」

家華姓梁，是莘相的外甥，家住留下鎮附近的鄉村中。留下淪陷時，他一個人逃到桐廬江濱的張家村去投奔他的姑夫張敬庵。第二年春天，張敬庵全家到上海去，他也同去。他在初中裏，和素秋本是同班的同學。到上海後，便進了一個無線電學校。畢業之後，也曾在上海設法打了通行證，回家去過一次。家華雖然安全，可是游擊戰是常常發生的，而且在淪陷區的一切生活，青年人怎麼忍耐得住？所以他又回到上海，想在上海找一個職業。可是東碰西碰，仍難如願，就鼓起勇氣，回到浙東來，吃了許多苦，經過了嚴酷的考試，才被派到永康來，充一名無線電報務員。有一次，他的同事到藍鎮來，那人卻是王承宗的朋友。談話中，承宗說

起在葫蘆谷聽一位老先生叫做伊莘相的講，補習國文。當時他聽得了，便仔細詢問，曉得這姓尹的，的確是他的舅舅，避地葫蘆谷中，已有兩年了。這真是喜出望外的事。所以今天特地請了幾天假，趁汽車到靈鎮找王承宗時，已動身到葫蘆谷來了。他只得獨自一人問路前來。秋氏已把他們尹家轉輾流徙到此地的經過，大略地告訴他了。說起來此的原因，是投託莘相的學生山子壽的家華道：「山子壽先生嗎？他是我的業師，他教書時還帶着個女兒，叫做山素秋，是和我同班的。」莘相笑道：「原來素秋是你的同學。」便叫桂抹去我素秋並且把她的弟弟承良也邀了來，同吃夜飯。秋氏因為外甥來了，便把家裏養着的雞宰了一隻。

午飯後，家華正在和他們大談時局，什麼德國、俄國倒成立了協定，結果是波蘭晦氣，被他們瓜分了；英法却已對德宣戰。國內則長沙大火以後，繼之以長沙的大捷；長沙大捷以後，却又繼之以南甯的失守。秋氏道：「宣山平安嗎？」家華道：「廣西的宣山嗎？浙江大學不是搬在那裏嗎？也被炸了，倒不如留在浙東平安！」秋氏嚇得直站起來。莘相道：「你真老諍了！我不是告訴你過了，沒傷人嗎？」她才又坐了下去。「浙大已決定搬到貴州遵義去了。那裏究竟離戰區遠些。」家華說。

素秋、承良已跑了進來。家華立起來想招呼，莘相笑道：「且慢！」素秋，你還認得他嗎？」素秋噙住了。呆了一歇，道：「你是梁家華，不是這樣長了，我也認不得你了。」說罷，方給承良介紹，說：「他是我的胞弟承

良。家華又問：「老師師母都好，舅舅說，老師在碧湖，想常有信來往的。」大家都坐了下來，重新談論國內的戰局。

下午五點光景，振之和中玉也來了。介紹招呼，也都加入談話。辛道：「諸位坐坐，我去請山老先生來。」他拄着竹杖，緩步出門。不多時，便聽得振福的笑聲，他跟着辛躬從外面進來。辛相對家華道：「這位山老師，字壽先生的令尊。」家華鞠了個九十度的躬。這頓夜飯，在中央那間裏吃的，辛相定要振福坐首席，家華、振之、中玉、素秋、承良依次坐下，辛相坐了主位。山村裏是沒有魚蝦的，只是些雞蛋、四件、雞片、肉片、腰花、蹄子之類。自從趙望之去了以後，在伊家已是最豐富的肴饌了。振福是吃酒的，這些天之中，只有振之能陪他喝幾杯。夜飯後，又談了些時候，賓主方盡歡而散。家華因為電報局裏很忙，怕耽誤公事，第二天就想去。辛相秋氏竭力挽留，振福又邀他明天吃夜飯，只得再住一天。好在他的職務有同壽應代，公事上還沒甚妨礙。

第二天上午，辛相陪他去遊臥虎洞，並在全村走了一遭，把葫蘆谷種種特別的情形講給他聽，並說到自己經營的事務。談到補習國文的事，家華道：「我如其在壺鎮，也要來加入。」辛相道：「他們每次編印講義，我替你定一份，叫他們按期寄給你，不是一樣嗎？」家華聽了，很是高興。他們回到家裏，辛相把已印好的幾章，都檢出來，先交給了他。午飯後，家華便靜靜地坐在書室裏看他們的國文講義。四點多些，桂芳兒

妹先後放學回家，說：「老師們請表叔到校裏去玩乒乓球。」家華跟着桂孫去了。過了一小時半，振福親自來邀家華吃夜飯，說家華他們已從樓裏直接到他家裏了。辛相就跟他過去。走進門去時，只見山家的堂屋裏擺着席面，振之、中玉、家華、素秋、承良却在素秋姊弟做書房的廂屋裏談天。辛相到了，他們方到堂屋裏來坐席。席間，家華告訴辛相，說國文講義，素秋已答應按期寄給他了。辛相道：「以前的我那裏都有，明天你先帶去看；以後的，陸續郵寄給你便了。」素秋道：「那麼，以前的幾章補來時，交給太先生好了。」席間，談到時局，對於歐戰的將來，各有各的猜度，議論。辛相道：「德國的力量，未可估計得太低。前次歐戰結束迄今，已經二十餘年，正合着越王勾踐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他們處心積慮，埋頭準備了二十年，此番重新鑽出頭來，必有一番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沖天」的非常局面。現在正是他得意的時候了，但是也太棘手了些。」振福道：「德國既然志在復仇，爲什麼俛了奧地利之後，仍只是佔捷克，滅波蘭，不進向西線大舉猛撲？」家華道：「德國上次歐戰之所以失敗，便是在西線相持過久，國內經濟物力因接濟斷絕而崩潰之故。捷克是以製翼火出名的，波蘭是個農產豐富的地方，德國佔了這兩國，不啻得到了極大的兵工廠和倉庫。較上回歐戰時，已佔了上風了。以後他的戰略如何，果然未可逆料。但我認爲猛撲馬奇諾防綫的正面，怕不是希望速戰速決的德國所采的戰略。」振福點點頭道：「很對，很對！」七點多，他們已吃完了，這頓夜

飯。談了半個鐘頭，便都散了。

第三天一早，家華吃了早飯，帶了一包國文講義，別了母親家，從葫蘆谷到靈鎮，搭上汽車，逕回永康電報局來。當日就寫了信去，向莘相振頌道謝，並候候素秋姊弟。他在電報局裏，一心一意的服務，公務完畢，便在自己房間裏看那份國文講義，並且先後買了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辭海等書，自己研習。他寫去質問難的信，莘相一一詳為解答，連他的原信也批改寄還他。——這是後話。

有一天，家華剛下班，接著素秋第一封信，附着一章國文講義，題目是「雜記類」。他先看了來信，然後把那章講義拿起來細讀：

「姚云：『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記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記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記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曾云：『雜記類，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之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這一段後面，有幾條按語，可以說是這段文章的注釋：

「（一）按此類文章，大多皆僅爲記事而不以刻石。其全用碑文體，前爲序，後有詩者，亦復不少。如韓

愈之汴州東西水門記，蘇洵之張益州畫像記是。(二)柳宗元有序棋、序飲等篇。序同飲記也。與「序
跋」之序異。(三)深衣、投壺、內則、少儀，爲小戴禮記之四篇。深衣篇記古代之「深衣」。深衣爲古大
夫朝祭時之衣服，庶人之吉服。衣裳相連，被體深遠，故有「深衣」之名。投壺篇記古時「投壺」之禮。
古時燕飲時賓客相娛樂，每舉行投壺之戲。所設之壺，頗似現在之細頸花瓶。賓主依次投矢其中，勝者
酌酒飲負者。內則篇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名曰「內則」者，謂閨門以內之儀則也。少儀篇記
相見時及薦羞之小威儀。少，小也。(四)周禮六篇，缺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補之。此篇記古時百工之事，
爲戰國時齊人所作。(五)如韓愈之新修滕王閣記，柳宗元之零陵三亭記，是修造宮室之記。如柳宗
元之永州八記，姚鼐之登太山記，是遊覽山水之記。如韓愈之畫記，魏學洙之核舟記，是記器物之記。如
袁枚之書魯亮侗、吳敏樹之說釣，是記瑣事之記。

後面還有一段，是就所謂雜記類推論開去的：

「姚氏謂雜記之文，有用以刻石者。如韓愈燕喜亭記末云：『遂刻石以記。』柳宗元永州八記中的結
語潭西小邱記末云：『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遺也。』零陵三亭記末云：『乃撰其事以書於石。』都是
刻石的證據。會鞏記學舍的文章最多，且最有名，如宜黃縣學記，筠州學記之類。現在各地方的學宮中，

還有留存着的石碑，刻着這一類的文章。公共的建築工事，或祠廟，或溝渠，或橋樑之類，現在還有請人撰記刻石的。其實這些，可以說是碑文的一種。至於記事，記人，記物，記書畫等等，並不用以刻石的，方可說是「雜記」的正體。而各種筆記，日記，實自此類演出。「筆記」的種類最多；有關於歷史掌故的，如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有關於學術的，如王應麟的困學紀聞，關於文藝的，如王士禛的漁洋詩話，徐鉉的詞苑叢談，也有聊資談助的，如羅大經的鶴林玉露。如以文體而論，只能歸入雜記一類。宋人周必大詩云：「舊迹時將日記開。」每日把自己的事記下來，到許多年後，重新翻閱，大有「如對故人」之妙。以前講「書牘」類時提到過，書信中有許多流露真情的文章，因為它是只預備給收信人看的。日記，則只留備日後作者自己看，比書信更可暢所欲言，把那天所觸發的情感抓住了，寫下來，所以其中傳永之作更多。如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他身後印布出來，便成了一部有名的著作。如明末遺民華桐流納的甲寅日記，我們讀了，便如身歷那特遣兵南下，兵亂流徙之苦，亡國之痛，並且每天記日記，也是練習寫作的絕妙辦法。」

家華一口氣把它看完。就姚鼐二氏的書，我講義中所舉的幾篇例，大多數是有的，他都加上了記號，預備有空時再看。

這幾天，他輪值的是日班，夜裏是空着的。吃過晚飯，又把素秋的信抽出來看，雖僅寥寥數語，却寫的很得體，行書字也娟秀流利；家華自慚不如。她的信是這樣寫的：

「家華學兄：

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清風忽來，遂逢霪雨。唐人詩云：「問姓葉初見，稱名道舊容。」庶幾近之。勿勿別去，何以爲情？國文講義「雜記」一章，茲已印就，遺囑郵奉，至乞檢收。課室筆錄，容有漏誤，幸指正也。暑假已近，家父暨令表兄黎明先生不久歸來，能撥冗惠臨，再圖良觀乎？令舅氏閻第清勝，堪以告慰，並此附問。願頌

冬安。

妹 山素秋謹啓。某月某日

「家祖囑筆問好，令弟附筆候安。」

家華取出信箋來，想寫一封回信。寫了幾句，撕了重寫，仍覺得不好。自己發狠道：「我的國文竟不及一爛女子！」文言信，我寫不好；索性寫一封語體的吧！」他轉念一想，提筆就寫：

「素秋學姊，

來信和講義都已收到。弟隻身離了已殆殆的家，到浙東來，雖然僥倖得到了一個瞭敞之地，時時

感到天地生靈，舉目無親之苦。偶然得知了家舅父流寓貴處，恍如在汪洋大海中的孤舟，找到一個可以寄舵的小島，已喜出望外了。那知在家舅父處又逢到你——別了三年的老同學，令祖老又如此踴躍歡喜，叫我如何表示中心的欣慰和感謝呢？

國文講義已匆匆地看過了一遍。你們諸位同學的學不厭，家舅父的教不悔，都是使人欽佩。『雜記』誠然如姚先生所說，「亦碑文之屬」。它和碑的分別，似乎不在刻石與不刻石，——因為雜記也有刻石的。——而在所記內容的關係之大小。例如蘇軾的潮州韓公文廟碑，曾鞏的徐孺子祠堂記，都是記祠廟的文章；姚氏一入「碑誌」，一入「雜記」。曾氏因合「傳狀」，「碑誌」為「傳誌」一類，以「記人」為其範圍。於是姚氏所謂「碑」，便大部分被分出來了。如平淮西碑還可改入「記」一類，作為「記事」之文；而大部分的碑，如韓愈的處州孔子廟碑，衡州徐偃生廟碑，柳州羅池廟碑之類，只得併入這一「雜記」類了。所以我認為姚氏所謂「碑文」和「雜記」，除以所記內容關係之大小一類為區別外，竟無從分起。記事之文，也是如此。其事關係較大的，如戰事會盟等，則可照姚氏所分之類，入之「發記」一關係較小的，如高啓的檮博羅者事之類，也只得入之此類。記人之文，也是如此。如其是正式的，首尾完具的，便是「傳誌」之文；如其是只記這人生平歷史最精彩的某一段或某一

而便是「雜記」了。例如袁枚的書簿流傳，這些記事記人的雜記，倒頗合於短篇小說的作法。所以最經濟的手段，記最精采的事實，而可以即小見大。總之，「碑文」、「傳誌」、「敘記」等，以堂堂正正兩軍對壘的陣地戰；「雜記」則似一種運動戰、遊擊戰，但也可以收到很重要的戰果。所以前者如果可以說它們是規模宏偉的大文章，則雜記便應該是小巧玲瓏的小品文。固然，所謂小品文，論辨也有，序跋也有，書牘也有，不能以雜記括之。但雜記類中，確有一大半是小品文；我以為——這是我

的管見吾姊以為如何尚望不吝指教

局中恐無寒假彼時如能抽身自當來一府拜謁 老師肅此奉復並頌

侍 弟 梁家華謹復。某月某日

太老師前乞此名請安 令弟承良兄均此候候。

他這封書寫了一個半鐘頭，方才完竣。第二天清晨，吃過早飯，到局裏去接早班，便交給工役寄出了。

素秋接到了這封信，很是喜歡，給她祖父和弟弟看過之後，又拿到尹家去，莘耜看了喜道：「舍甥對於國文，荒疎已久，竟能發揮出這一段見解來，可見他近來真在用功自修了。他前次給我的信，也說起感到自己國文程度的不夠，深愧不能及你哩。」素秋笑道：「這怕是大先生故意加這麼一句話來獎勵我的家華。」

兄，誰能知道我的國文？」辛相笑道：「他來的那幾天，你不是還有一篇作文在我這裏嗎？你做的那篇蓮花，銘他看了，非常欽佩，說文、文還要吐韻，如果叫他做，長得嫩白卷了！不但他，就是你們同班的同學，也只有你能做得呀！」素秋，你的國文，確是很有希望的！你得好好用功，不要辜負我對你的一番期望！」

第十七章 文言文與語體文

承良獨自一人在廂房裏畫了許多畫片。漫畫，是他的拿手好戲。就是一張白紙上，用毛筆隨便塗上幾筆，也別有風趣。素秋從尹家回來，見廂房門關着，推門進去，見書桌上已擺着好多畫片兒了。『弟弟，你這樣小的一張張地畫些什麼呀？』素秋問。『今天已是十二月廿八了；下星期四，不就是元旦？我在這裏畫賀年片哪！』承良一面畫，一面回答。『姊姊，你來替我題上幾個字吧！』素秋一張一張看去，見有五張畫着帆船；有張篷駛風的，有撐竿搖櫓的，有船已傍岸，許多人在上岸的，有在風雨中漂蕩的，波濤中駛行的。素秋便坐下來，用朱筆題道：「一帆風順，」「爲學如撐上水船，」「同登彼岸，」「風雨同舟，」「願乘長風破萬里浪。』還有兩張都是畫着太陽；一張是朝日，題了句「長夜漫漫旦復旦兮」；一張是冬日，茅簷下有人在曬太陽，題了「獻曝」二字。又有一張田間長着苗秧，却是大雨的景緻，題了「時雨之化」四字。承良一氣畫了十多張，素秋也畫了十多張。

張福走了進來，笑道：『我以爲你們在用什麼功，這般靜悄悄地，原來在這裏畫畫兒！』他把右手拿着的那一封信，一摸，地丟在桌上：『你們爸爸的信來了！』他也在看他們的畫片：『唔，這畫得有點』

兒童題的也好。——這許多畫片是做什麼用的？」——祖父，我們是預備做賀年片的，再過三天，就是陽曆元旦了。」承良答。

素秋放下了筆，拿起她爸爸的來信，抽出來看：

「素秋承良兩兒同覽。來稟都收悉了。」家中平安。

祖父康健，一足慰遠懷。「梁家華君在充無線電報務員，已到村中來過，一聞之欣然。青年人能有一技之長，小之可爲自身謀生活，大之可爲國家社會盡微勞，是最好的事。他是有職務的人，業餘尙思補習國文，不能親炙。

太先生，還想從你們的講義裏得些益處，可說是個好學的青年。

太先生客居中，驟逢至親，想也爲之欣慰。

素秋近來學作文言文，進步頗快，可喜，可喜。承良的語體文亦已較前進步，但始終未曾作過一篇文言文，寫過一封文言信，何不學學看呢？退一步說，文言文，即使不能「作」，亦當能「看」。因為我國數千年來遺下來的書籍，文言的實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如果對文言文絲毫沒有閱讀的能力，則雖如富家子擁有偌大之遺產，而不能享受，不能使用，豈不冤枉？

閱讀的能力當由閱讀中養成之。此與游泳及各種運動，必須實際學習，不能徒尙空談，同一道理。你們可就近請教。

太先生，就富有興味之文旨的書籍中，觀各人性之所近，擇定一種，從頭至尾，細加閱讀。有何疑難，即可面求指教。看完後，即做一篇讀書報告，請其評閱。初着手時，或覺困難，但不可畏難中止。久而久之，必能生出興趣來。

元旦以後，尙須上課一星期，考試一星期。二十天後，便可回家度寒假矣。不復一一。

父字。十二月廿四日。

素秋看完一張，便遞給承良。信看完了，畫片也都乾燥了；他們一一收拾好，跟祖父去吃午飯了。

午後兩點多，宰相閒着沒事，來找振福談天。振福却被鎖上請去出診了。承良也跟了去，只有素秋在家。振福有一種特別的理想，自己已有一把年紀，很想把他的傷科醫術傳給承良。承良這孩子也頗奇怪，別的事都懶惰，只要叫他做診治傷科的助手，便很高興，所以有些小手術，早已熟練了。素秋見太先生來，便請他到廂房裏坐去，拿出子壽的信來給他看。他們倆便談起文言文和語體文的問題來了。

素秋道：「現在一般人都說，語體文是民國七八年胡適錢玄同等提倡起來的，是我國的新文學。我

民國以前，就有許多語體的作爲了，小說如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等，戲劇如元朝人的許多劇本，普通的文章，如宋儒的語錄。不過我想不懂，爲什麼宋以後便產生出這種語體文來？至於語體的詩，似乎還得推胡適的嘗試集爲最早吧？辛相道：「語體詩也早已有了，那些打油的語體詩，且不去管它，宋朝邵雍的擊壤集裏，不是有許多語體詩嗎？這部詩，你們爸爸的書箱裏還有着哩！」——還有一本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你可以去拿來看看。雖然有許多拉扯附會的地方，把許多古人的詩硬認做白話詩，但據他說來，白話文學是古已有之的。談到這裏，素秋的媽媽叫她去端茶，她接了茶盤，端進一碗茶來，送給辛相，又把茶盤拿出去交給媽媽，重新進來坐下。

「素秋，你要問語體的詩文何以宋後又發達起來，當先推究，文言文是什麼時候發達起來的？據胡話說，什麼時候，「文字」與「語言」，方分道揚鑣？」辛相說：素秋笑道：「文字是筆下寫的，語言是嘴上寫的，本來是兩件事呀！」辛相道：「你就想想看，太古時代，還是先有文字呢？先有語言呢？當然略是先有語言的。清朝人王筠的說文釋例裏說得最有理：「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見之，則必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聲不能達之異地，傳之異時，於是乎有文字。」所以文字本是記錄語言，以達之異地，傳之異時的一種符號。例如你們爸爸遠在碧湖，你有什么話和他說，除到鎮上去打長途電話以外，便只好用文字代語言，寫封信去了。」

又在我現在和你在此地談話，等忽兒我去了，你想幫助你腦中的記憶，把我的話記住，也只有用文字來記錄下來了。文字本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哪未使用這種符號時，不是須方求它和所記的語言沒什麼兩樣嗎？因此可以推知初有文字時的文章，必也是語體文了。素秋點點頭道：「這倒是合於情理的。」

素秋又道：「尚書，你看見過沒有？」素秋道：「只在經史百家雜鈔裏看到過幾篇空部尚書，我也曾在太先生的書房裏略略翻閱過。太先生老實說，一些兒也看不懂，這是二部很古奧的文言古文呀！」我倒認爲是一部語體文哩！素秋說：「語體文不見得吧？」素秋臉上現出一種詫異的神情。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尚書家那一段序文末了說：「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素秋本坐在書位上，隨手取了一枝筆，一張紙，把這幾句話寫了下來，繼續講道：「這是說尚書的大部分是古代布告大衆的號令，故其言立具，不加文飾，然雖無文飾，亦近雅言，所以只與能解古今語，便可知之。」爾近也雅，雅言也。素秋問道：「什麼是「雅言」呢？」素秋道：「雅者正也。」雅言「對於一方言，」「俗語」而言，拿現在來比，可以說是一種「標準國語。」論語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詩是詩歌，書是用標準國語的白話布告，「執禮」就是現在開會行禮的「司儀」，「贊禮」論語這句話就是說，孔子唱歌讀尚書，和贊禮的時候，是用標準國語的。尚書的大部分，古代布告大衆的號

令是用那時的標準國語做成的。和現在官廳所出的白話告示一般。這不是古代的語體文嗎？」素秋道：「尚書既然是語體文，爲什麼這樣難懂？難道古代一般民衆的國文程度都比我們高嗎？」季相道：「這倒並不如此。言語不但不能「行遠」，不能「傳後」，這樣受着空間時間的限制而已。因爲空間的彼此，便有各地方言的不同，因爲時間的古今，便有各時代言語的不同。我初到這裏，除了子壽、承良、振之、中玉等幾個人在外面跑過的之外，和本村的人，連你們祖老爺在內，談起話來，總有些隔闕，就是方言不同的緣故。如其碰到了廣東、福建、溫州人，更難懂他們的語了。尚書，你看了難懂，就疑心它是文言的緣故。元曲，你已認是語體文嗎？裏面也有許多話，看了難懂，尤其是道白的句子。這就是古今語言不同的緣故。從元朝到現在，語言已有這許多不同了。何況尚書用的是三代以上的語言，所以并唐朝的古文大家，韓愈也要說「周禮殷盤請屈盤牙」了。大話，盤庚不是當時曉喻民衆的號令嗎？難道那時民衆的國文程度比韓愈還好不成？」素秋聽了點頭似有所悟。

季相喝了幾口茶，問道：「素秋，你讀過論語嗎？」素秋答道：「廿六年下半年，爸爸在家裏，教我和弟弟讀論語。孟子現在還有些兒記得。」孔子的學生，顏淵叫做回也，子路叫做由也，再有叫做求也，公西赤叫做赤也，子貢叫做賜也，子張叫做誼也，子夏叫做商也……是不是孔子學生的名字，都取這個「也」字的？」

季相合着笑問。素秋經他一問，弄得疑惑起來，遲疑了一會，答道：「都用「也」字取名字，不見得吧？」季相含笑道：「曾子尤其特別，孔子說「參也魯」，可見他的名字叫參也；又說「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則又叫他參乎了。」素秋你想想看，這又是什麼道理？」素秋瞪住了，答不上來。季相道：「論語這部書，是孔子的弟子門人記錄的；宋儒之有語錄，可以說是遠承孔門的遺風。宋儒語錄，是用宋朝的語體文記錄的，雖然其中夾雜着文言；孔門的語錄，論語，也是用春秋末年的語體文記錄的。他們不但照着孔子的話記錄，並且把說話時的聲氣也毫不走樣地記錄下來了。「回也，非助我者也」如譯作現代語，便是「回呀，不是助我的呀」。「參也魯」如譯作現代語，便是「參呀，是個老實人」。「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便是一「參啊，我的道，是一以貫之的」這些「也」「乎」字，並非是名字，却是口語的聲氣。——論語也是古代語體文，所以比尚書易懂者，因為它的時代比尚書時代近，而秦漢以後，語言雖跟着時代而變，文字却漸漸固定了，一直到现在，老是這個樣子的緣故。」

。孟子裏引了兩句詩經：「天之方蹙，無然泄泄」接着就說「泄泄，猶沓沓也。」又引了一句尚書：「浚水韜子」接着就說「浚水者，洪水也。」「泄泄」「浚水」是詩經尚書時代的古語，「沓沓」「洪」是孟子那時候的今語。引用了古書，尚須以今語釋之；他自己的話，那裏還會反而用古代的話？幸

相繼續地講，素秋點頭，却又問道：「泄泄，香」現在人都用作因循苟且，得過且過的意思，究竟對不對的？」宰相道：「泄泄即譏，香即諧，都是多言的意思。孟子裏還有一句「則人將曰訑訑」，子既已知之矣。」訑是自以为是的聲音顏色。「泄泄」和「訑訑」都讀若「移」它們的意思，我頗疑其有共通之點。「天正要顛覆你，別這樣唱高調，發空論，自以為是，只講而不做了」那兩句詩經的意思，就是如此。」素秋道：「這正切中我國人的病根，事前口號叫得人耳朵都聾了，但事到臨頭，却一籌莫展。越王勾踐雖有沼吳之心，而他手下的文種、范蠡以及五千君子，却只張着嗷嗷叫口號，發空論；那個能想到這兩句傷厲的詩，「天之方蹙，無然泄泄」啊！」宰相點頭，歎了口氣，又說：「所以要抵禦外侮，非協力同心不可，單是呼號是沒有用的。」

「莫談時事，言歸正傳吧！」宰相停了停，又繼續他的那番話。「孟子引用古書，用今語來解釋古話。同馬遷做史記，却把古語譯作今話。史記的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以及周本紀的前半，所載的史料，十之八九采自尚書；他却把尚書裏難懂的文句都譯成漢代通行的文句。你只要翻開尚書史記兩部書來對着看，就可了然。還有他記歷史上人物的話，都竭力地想法保存着說話時的聲氣神情的。如魏公子傳記侯生對朱亥於信陵君，說晉鄙如不聽命，不肯把軍隊交出來，可以打死他。信陵君說：「晉鄙，噉嗜，宿將……。」「噉

「暗」二字，舊解說是「多言也」。多言的宿將，意不可曉。其實，這是信陵君說話時表示惋惜的歎聲；他的意思說：「晉鄙，啊，嘖，嘖，是一員老將！」又如他記項羽於巡遊時看見秦始皇，則曰：「彼可取而代之！」記劉邦成於咸陽，見秦始皇出來，則曰：「大丈夫得志固當如此！」這兩句話，把兩人不同的個性完全表現出來了。又如記諸侯將相共尊漢王為皇帝時，說：「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遂即皇帝位汜水之南。劉邦那時又喜又難為情，所以話都支支格格地說不出來的神情，不是活現在紙上了嗎？又如鴻門宴上，劉邦既已脫走，張良奉玉杯獻范增。范增把杯放在地上，拔劍擊而碎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他不用「嗚呼」、「噫嘻」，却用一個「唉」字，真有使讀者如見其事，如聞其聲之妙。總之史記傳人之所以能描繪如生者，所謂「傳神正在阿堵中」也。漢書這些地方，已遠不如史記。但也還有得見到。如韓康傳，「君乃韓伯休哪！」便是一句語體的文章。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秦秋道：「文章和言語的分離，大概是發端於秦漢以後的吧。自秦始皇兼併六國之後，造成了全國一統的局面，集權中央，於是皇帝高高在上，和人民離得很遠，文字上也分別出階級來了。如「朕」字古代任何人都可用以自稱，「璽」字「宮」字也是印章房屋的通稱，秦以後却都為帝王所專用。他因為要示異，所以凡是所謂「王言」，都得模仿尚書裏古代王者的腔調；現在傳下來的秦樞裏，還可以看出來。這怕是

文章和言語分離的原因吧？辛紹道：「這也可以說是原因之一，而不是惟一的原因。模仿尚書的，如漢末的王莽，如北朝的蘇綽，都有這種仿古的脾氣。這種仿古的脾氣，文人也有。如揚雄仿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王通也仿論語作中說。像，固然像，却終是假古董！」素秋道：「還有別的原因呢？」辛紹道：「秦漢以前，言語之用大，文字之用小。秦漢以前，紙筆墨都未發明。代紙的初爲金版、玉牒、竹簡、木牘；代墨的，或刀刻，或漆書。東方朔上書武帝，用車子載着他所上的書的木牘。漢初尙是如此，古代更可知而知。相傳戰國末唐人薛稷造墨，秦將蒙恬造筆。話雖如此，我終疑心那時的筆墨，未必便有後世的那麼靈便。論語有「子張書諸紳」的話，是改用縑帛代紙的先聲。後來竹木便一變而爲縑帛；直到後漢的蔡倫，方發明造紙。那末，秦漢以前，要寫一篇文章，不是極繁難的事嗎？不但工具笨拙，古代的文字，如古文大篆等書寫也很費事呀！所以古代的書籍，儘有師生口耳傳授的。如公羊傳穀梁傳之類，不是傳之數世，到漢初方繕寫成書的嗎？加以那時諸國分立，遊說之士都可以謁見國王，當面談話，不必如後世的上條陳，以書面間接傳達其意見。因爲用言語的時候多，所以古人對於言語，必有一番備練揣摩的功夫。我們須注意，要言文合一，不能單教文章去遷就語言，也必須把言語的程度提高來，使它和文章合拍啊！及秦漢以後，天下一統，遊說縱橫之士固已無所施其技，而皇帝高高在上，也不能隨便去見他，和他面談。於是文字之用日大，言語之用日微。所以雖如楊雄的口

吃，而猶可以文字見長。大家都把言語丟開了，在文字上用功琢磨，於是文日以華，言日以俚，文和言便漸漸地愈趨愈遠了。」素秋道：「對呀！這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哩！」莘耜又說。「佛經上常說「因緣」二字，你懂得嗎？譬如一株植物，下的種是「因」；土壤、日光、雨露都不過是「緣」。「因」是內在的，是屬於它的本身的；「緣」是外在的，是它本身所接觸的環境。你懂得嗎？」素秋道：「懂得。一個國家之所以貧弱危亡，文化的落後，民族的腐化衰老，國家的內訌，都是因；強鄰的侵略，無論是武力的，經濟的，政治的，都是緣。對不對？」莘耜道：「不錯。那末，文和言之所以分離，我們以前所談的那些，都不是內在的「因」，而是它們本身以外的「緣」了。」素秋點點頭。「內在的「因」是什麼呢？」莘耜先自己反問了一句。「口頭說的話，不能行遠，不能傳後；文字則寫定了，便可行遠傳後，而且是不能改變的了。尚書等古籍，流傳至今已數千年，還是那樣的一部。古代的言語隨時代而演變，我們已不能從口吻上來摹仿學習它；文字，却有傳下來的古書可以供我們誦讀，仿習；所以我們只能學古人之文，却無從學古人之言。言語是流動的，變化得最快；文字比較固定，尤其是秦漢以後，和當時的言語已離開了，大家陳陳相因地摹仿着前人做的文言文。所以用當時的語體做的文章，傳之後世，反不如用沿襲已慣的文言文容易使人看得懂。我們讀元劇，讀元朝的白話公文，有時反不如讀唐宋八家

的古文，易於通曉，便是這個緣故。古代學者文人，有所著述，往往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成千古不朽之作的奢望。老實說起來，照以前的情形而論，要達到這傳後的目的，用當時的語體文著書，確不如用歷代相承的文言文啊！——這就是言語和文字本身內在的原因。」

萍相越說越有勁，素秋越聽越有味，整個下午，便在談論中過去了。直到振福祖孫從鎮上回來，方纔把他們的談話打斷。時鐘已打過了五點，桂萍蘭蕓來叫他們祖父回去吃夜飯，萍相方緩緩歸來。

第十八章 恭賀新禧

辛相從山家回寓裏去，走過那片廣場時，一陣北風迎面吹來，頓覺一股冷氣鑽進他的領口，打了一個寒噤，竟簌簌地發起抖來。走進那間書室，噓了一口氣道：「外面真冷呀！怕要下雪呢！」富氏忙從灶間裏拿出一個舊的銅腳爐來遞給他。他坐下來擁着腳爐取暖。桂菴道：「我們家裏爲什麼不裝一個煤爐？」辛相歎口氣道：「你還記得二十五年冬天杭州寓裏的煤爐吧？我們在這裏，已過了兩個冬了，今年又匆匆地過了一年，到了冬天，這裏那來的煤爐？」桂菴道：「那末，我們什麼時候回去呢？」辛相道：「難說，難說！」蘭菴插嘴道：「我們等爸爸回來了同去吧？」經他一說，辛相倒又笑了起來。秋氏開出夜飯來了，熱騰騰的菜和飯，雖只是些蔬食菜羹，一家大小五人圍坐着吃，却增加了許多煖氣。滿蘆谷的人家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何況煤油又這般貴，要十五六塊錢一聽？尹家在這裏住了兩週年，也養成了這種早起早睡的良好習慣。夜飯後，收拾完畢，便上樓安寢了。

辛相一早醒來，便覺得冷颼颼的風，從屋瓦的縫裏鑽進來，直向他的被窩裏亂竄；雖然褥子下面墊了很厚的燥稻草，平時覺得又鬆又軟又煖的，也變成冷冰冰了。他打了一個呵欠，歎了一口冷氣，坐了起來。掖開

帳子一看，覺得房間裏特別的亮，窗上糊着的紙，好似換了新的，白得耀眼。看那一張舖上時，秋氏和桂蓀早已起來，下樓去了。他穿好了衣服，跨下床，穿上棉鞋，披上一件布面的絲棉袍子，踱到前面，拉開木格兒的紙窗一望，鷄毛棉團似的雪，正紛紛地旋滾下來。他對着雪呆看了一回，又想起了他遠在碧湖的兒子，數百里外滄陷了兩年多，而毫無消息的老家。

他正呆着出神，秋氏在樓下叫道：「辛，起來了，怎麼還不下來？早飯在等你了！」他纔關好了抽開的紙窗，扣好了袍子，疊好了被，走下樓來。在灶間裏盥漱了，方到書室中，他們四人已在吃菜粥了。白白的米粥，一絲絲綠的青菜；這是鄉村人家很好的早餐。桌子上還有兩碟自己醃的醬蘿蔔和白菜，都很清脆可口。他吃了滿滿的兩碗菜粥，方纔放下碗筷。富氏已替兩個孩子整理好書包，給了他們一把傘；他們兄妹倆各穿上一雙小套鞋，背上書包，合撐着一把雨傘，笑笑跳跳，上學去了。他們不怕風，不怕雪，踏着門前廣場上一片無瑕的白璧，毫不畏縮地向前行進，好似上戰場去的小勇士。辛，捧着一悶碗熱茶，站在門口，一面喝茶，一面目送他兩個孫兒前去，直到他們的背影在山振福家雙進山石庵去的轉角上消失了，纔移動他向前直望的眼光，注視那廣場積雪上留着的兩個孩子的雙雙腳印。

葫蘆谷已成了個粉妝玉琢的水晶葫蘆。四面都是巍巍的體體的雪山，樹上，屋上，地上，都積着厚厚的

雪。雪花兒還是飛飛揚揚地下個不休。「今年下了這般的雪，明年便不至於再鬧蟲災了！」秋氏站在他背後說。「蟲災易救，兵災難救，奈何！」莘相答了她一句。「今天是二十八日，再過兩天，便是我們到這裏的兩週年紀念日，我跌壞這隻廳的兩週年紀念日了！」他說時，左手拍着自己的大腿。「戰事已整整的兩年半了！何日方得天下太平？」秋氏也感慨起來了。「我們流寓在這裏，雖然合家團圓，生活無憂，終究不是個了局呀！」她繼續着說。「劍外忽聞收蘄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莘相卻在曼聲地背誦這首杜詩。富氏在廚下收拾完了，也走了出來道：「姨父，姨母，雪風大得很，裏面去坐吧！書室裏，我已生了個炭盆在那裏。」老夫妻倆同進書室來，果然看見書室中生着一盆熊熊的炭火。「這銅盆兒那裏弄來的？」秋氏問。「昨晚晚上，我在廚房裏收拾碗筷，素秋妹妹提着這舊銅盆兒和木架子過來，說這銅盆兒還是他媽媽嫁來的；這木架子是她家燒紙錢的破鏟子的架子。天氣轉冷，明天怕要下雪；她媽媽因為我們只有一個銅腳爐，所以叫她送過來的。她把這兩件東西交給我，就走了。昨夜擱在灶間裏，今天才拿出來用。」莘相道：「他們待我家，真可謂體貼入微了！」淪陷了的區域這般廢，轉輾流徙的人家不知有多少。這般天氣，飢寒交迫，無可告訴的，當不在少數。以我們一家目前的狀況而論，還是不幸中之大幸啊！」

下午，雪止了；天空仍滿佈着灰色的雲。太陽想鑽出那密密的厚厚的雲幕來，看看地下的雪景。他剛露了露面，屋上的雪，便似有冤無處訴的，立刻淌下淚來了。嚇得太陽又躲進雲幕背後，緊閉了他的眼，不敢再來窺探。屋上流下來的淚，便在簷前結成了一條條的冰筍，和臥虎洞裏的石鐘乳一般。這些冰筍，經過了一夜工夫，便又胖了許多；大的，竟和嬰孩的手臂似的。桂蕊兄妹，一早就起來了。蘭蓀在一根竹竿上縛着一只藍兒，擊起來，接住了冰筍；桂蕊拿着另一根竹竿把冰筍敲下來。他們弄了好幾條，拿着吮吃；桂蕊還說是冰棒糖哩！秋氏見了，忙把他們奪下，丟在雪裏，一面說：「吃不得的；吃了要肚子痛的！」邊說，邊拉他們進去吃早飯。吃完早飯，兩個孩子又去上學了。

這一日，仍是陰凍的天氣。下午散學之前，那廣場上亂闖闖地聚着許多孩子，用剗兒、掃帚，在那裏掃雪。中玉、承良畢竟還是兩個好事的青年，帶着十多個學生，把掃掃來的雪做成一個穿軍裝的雪人兒。振之、素秋、卻站着看。那些孩子們高興的不得了，拍着手大跳大笑起來。蘭蓀由素秋攙住了，站在旁邊，瞧着小嘴笑；桂蕊卻自告奮勇，定要加入。幸得他們聽得熱鬧的聲音，都走出門前來看。桂蕊跳過來叫道：「我也是一個小工兵；我們在這兒塑一個戰神——一個勝利之神呀！」秋氏見他褲腳襪兒已滿濺了泥水，兩隻小수도凍得像紅蘿蔔了，把他拉住道：「乖寶寶，換了鞋襪褲子再來。」硬把他拖進去了。素秋攙着蘭蓀也過來了。

手裏提着兩個孩子的傘和書包。辛耜道：「你們把這雪人兒叫做『勝利之神』，不如叫做『戰爭之魔』。明朝放晴了，重見青天白日，戰爭之魔便化爲烏有了！」

三十日一早，果然陰雲全被掃除，青天上顯出一輪可愛的冬日——這正可以象徵戰後重覩昇平的一番新氣象。人們心裏鬱着的悶氣也都消釋了。那「戰爭之魔」孤立在青天白日之下，惶悚得在那兒流汗，悲悔得在那兒流淚。昨天向他拍手叫好的孩子們，也都討厭他，遠遠地避着他走了；因爲那廣場上別的地方，已漸漸地燥起來，又成一片乾淨土，只有他脚下，卻還是一片泥淖。一天，兩天，這猙獰的戰爭之魔早就無影無蹤了。接着來的，卻是個清明的，美麗的，溫和的元旦。

山石庵裏的葫蘆谷小學，元旦也放一天假。桂蓀兄妹得了他們老師——素秋和承良——的一張賀年畫片，也在那兒打算畫兩張賀年片去回敬。富氏在替他們設計，畫什麼花兒，寫什麼字兒。兩個小孩子都靜靜地在做他們自己感到需要的工作。秋氏仍在那灶間門口洗衣服，辛耜在門口曬太陽。葫蘆谷裏，除了小學校放假之外，一切和平時一樣，看不出元旦的景象；因爲村子裏的人家，仍舊是過陰曆年的。辛耜坐在門口的小竹椅子上，手裏拿着一本漱玉詞，正在低聲吟詠。振之、中玉、素秋、承良四個人忽然來了，跨進門，就向辛耜行禮。——他們是來賀年的啊！辛耜忙站起來回禮，邀他們進書室去坐。富氏忙叫桂蓀兄妹，停止工

作，收拾了筆硯，向四位老師行禮。蘭孫舉起右手，伸着兩個指頭，行了個幼童軍禮。桂孫卻鞠了四個躬，嘴裏還說：「恭賀新禧！恭賀新禧！」四個客人和辛相都笑起來了。

「老師來到這裏，恰好是兩週年了！」振之一本正經地開起談來。「是的，日子過得真快，整整的兩週年了！」辛相答。「戰局卻還沒有勝利的朕兆！」中玉插了一句。「只要我們能團結一致，兩年，三年，五年，十年地打下去，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們的！」承良興奮地說。「我們的軍備雖不及人家，物力人力卻是無窮無盡的！」他說時，露出一種堅決的樂觀的神氣。富氏端出四碗茶來，還有兩個盤子，一盤是炒熟的花生，一盤是糖。素秋忙站起來接。探之道：「老師竟預備着過陽曆年的？」辛相笑道：「這兩樣都是現成的。花生，是我們自己種的。糖，還是昨天夜裏熬煎起來的。你們嘗嘗看，成績如何？」

他們正在吃糖果，談開天，外面又來了幾個客人——方中、李桂、蘇慧、孫蕙英，邀約好了，同來拜老師和同學的年。書室裏顯着太狹窄了，辛相請他們到中央那間裏去坐。素秋跑進去幫秋氏婆媳的忙，泡茶，裝糖果，滿滿的端了一盤出來。連辛相一共有九個人，在那兒散着坐。蘇慧和孫蕙英又拉了素秋，同進來拜秋氏的年，并向富氏道喜。秋氏卻邀她們在書室裏坐着，喝茶談天。

「我早就主張改用國曆了，可惜我們祖父和媽媽不答應。」承良又在發議論了。「我們得聽着國家

的正朔；在這年頭兒，更應表示我們擁護政府的精神！何況陽曆是全世界通行的，實際上又比陰曆準確得多，政府改用陽曆，已二十八年了；民間卻還沿用着陰曆。最妙的是口頭叫它做「廢曆」，實際上卻大家實行着。這種怪現狀，怕不但爲外國所無；我國古代也決不會有的！宰相微笑道：「你的議論，的確是堂皇冠冕的！」若說這種現象爲中外古今所無，卻也不見得。外國，我不曉得；我國古代，卻有這種現象的。因爲習慣的改革最難，例如吸旱煙香煙的人，明知其有害無益，卻不能立刻戒除。曾國藩曾有一句笑話，說他戒烟煙比破南京還難。個大不小的吸煙的習慣，尙難戒除，何況全國民衆幾千年相承的過年的習慣？孫中山先生認爲「行易知難」，若就改革習慣一端而論，怕倒是知易行難呢！振之道：「老師說，古代也有這種現象，何以見得？」宰相道：「孔子作的春秋經上，常有「某年春王正月」的話。公羊傳在隱公元年解釋道：「王者執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陰曆，常有人寫作「夏正」，因爲現在民間還通行的陰曆的正月，就是「建寅」的夏正。夏商周三代的正朔是不同的。夏正建寅，以寅月爲正月，是現在陰曆的正月；商正建丑，是陰曆的十二月；周正建子，是陰曆的十一月。孔子所謂「王正月」，是指「周正」而言。春秋用周正，也就是承良所說表示遵奉國家正朔的意思，所以公羊也說他是「大一統也。」孔子是周朝人，周朝人該一律遵用周朝的正朔，何必特加一個「王」字，以表示他的大一

統呢？我們現在寫陽曆的月日時，何以必在上面標明是「國曆」呢？正因為民間還在通用已廢的陰曆，不得不加這區別的字樣啊！我以為商周二代，雖迭改正朔，一建丑，一建子，民間或尙沿用夏正，因為夏朝也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民間奉行這建寅的正朔，已成習慣了。所以孔子作春秋，雖用周正，對顏淵又主張「行夏之時」，他覺得民間習慣不易驟改，不如率性改用夏正，倒易於收統一之效。即使這種猜度不見得的確，或者夏後之杞用夏正，商後之宋用商正，其餘各國也未必一律奉行周正。如其那時各國和各地的人民已一律遵用周正，孔子的春秋便不必在「正月」上特加一「王」字，以表示他尊崇一統的意思了。」辛相滔滔不絕地在發這番議論，素秋在隔壁的書室裏也在凝神靜聽，承良拿着一封厚厚的賀年片走進書室來，她卻沒有注意。

「姊姊，這是你的同學梁家華寄來給你的，快折開來看呀！」承良把那封賀年片放在書桌上，這才移轉了素秋的注意。她拆開看時，卻是四張夾貢紙的畫片，都寫着「恭賀新禧，梁家華拜年」九個紅字。畫的是中國畫，精緻得很。她們大家傳觀着，都點頭稱賞。桂蓀兄妹也爭着要看，並且嘆道：「表叔爲什麼不送我們一張？」這四張畫：一張是山景，有一株紅葉丹楓，角兒上卻又畫着個月亮；一張卻畫着一個人捧着一塊石頭，跪在一所宮殿的門口；一張畫着許多兵馬，隱隱約約地後面還有一部古代王者乘坐的車子，細石時

那大旗上有個「周」字，還有一張卻簡單極了，上面畫着一個心，下面畫着「三」卦。「他給我賀年片，爲什麼要有四張之多？其餘的三張是給誰的呢？」素秋說。桂蓀搶着說：「一張是給承良老師的，還有兩張是給我和妹妹的！」

兩個小孩正吵着想分畫片，辛耜卻踱了進來，手裏也拿着兩張畫片，一張畫着一枝桂花，一張畫着一盆蘭花。他見桂蓀兄妹吵着要素秋手中的賀年片，便先把手中的兩張畫片向他們一揚，笑道：「這是表叔寄來給你們的賀年片！」兩個孩子各得了一張，不約而同地哈哈笑道：「我也有！」素秋卻站起來問：「太先生，梁家華寄了四張賀年的畫片來，似乎叫我轉給另外三個人，卻是忘了標明是送那一個的。您看，說罷，把那四張畫片遞給辛耜。辛耜先抽出那張秋山紅葉帶着月亮的道：「這是給你的。」——明明畫着「山素秋」三字呢！他以丹楓紅葉點出個「秋」字，以月亮點出個「素」字來。」又抽出那張最簡單的，遞給站在旁邊的承良道：「三是艮卦，艮卦上加了一點，不是個「良」字嗎？」他拿着其餘的兩張，逕自出去了。素秋、承良、蘇慧、孫蕙英都跟了出去。他走到外面，把一張分給中玉道：「這是畫的卞和獻璞的故事。璞者，石中玉也。」剩下的一張遞給了振之，笑道：「你的名字卻難畫了，他只得用周文王的「王赫斯怒，爰振其旅」來補託了。雖覺勉強，倒也虧他想出來的。」大家看了，都稱讚梁家華聰明。素秋道：「他原來也喜歡

書價可以和弟弟結個畫友。」桌子上還有他給辛相和振福兩張正式的賀年片。辛相把他給振福的一張也交給承良。此外，還亂蓋着許多賀年片。王承宗卻是一封正式的賀年信，說他本想親來賀年，因為職務所羈，不能抽身。

方中笑道：「我看到了承宗兄的信，又想起你們告訴我的那個怪物蕭玖壁來。他住在鎖上，也快兩年了。昨天突然盡室俱行了。走的時候，向承宗大講交情，還想揩些油呢！」承宗說：「前天下午就去纏了他半天，那副神氣真使人作三日惡哩！」他到那里去了？」辛相問：「管他呢？」素秋插嘴說：「他的，很奇怪！據承宗告訴我，他是到紹興去的。安安就就的地方不要住，却搬到錢塘江邊逼近前線的地方去！」方中說：「或者因為那邊舒服些吧！這種人的心理，不是我們所能猜度的呀！」振之說：辛相道：「也許如此。」李桂道：「我聽得承宗說，那怪物的奇怪見解認為浙東不見得長此安就；他或者想繞道到上海去，上海更舒服了！」辛相又道：「也許如此。」素秋聽了笑道：「太先生的話太說得活動了！」也許如此，」難道也許不如此嗎？」辛相也笑道：「的確，也許如此，也許不如此。這種人口頭雖然這般說，你們認為他靠得住嗎？他的所以搬家，決不僅是貪圖舒服！我曾接到上海方面的來信，說汪精衛氏已脫離重慶，拋棄他從前的主張，響應近衛的中日和平論了；他已到上海，有於今天登臺，在南京組織政府的消息。蕭玖壁是個醉心做官，有縫必鑽

的人。或者見浙東沒有飛黃騰達的機會，要趕到上海去燙熱鬧，也未可知。念頭一轉，盡室俱行，在他或認為捷足先登哩！我對別人作這種毫無憑據的揣度，其實是不應該的。我也希望我自己的揣度幸而不中！」

「哈哈，高朋滿座在這裏！我拜年來遲了！」振福拄着那長旱煙袋走進門來，先向辛相拱拱手，然後向他們一一招呼。「我畢竟是個老年人，把元旦都忘懷了。方才問小媳：『素秋阿良兩個孩子那裏去了，小學裏今天不是放假的嗎？』」她道：「他們到太先生這裏拜年去了。」我才想到自己的糊塗可笑；小學裏今天放假，不是爲了元旦嗎？所以我也過來拜尹老先生的年。不料諸位已從鎖上來了！」他坐下了說。方中道：「我們先到這裏，當初想坐一忽兒就到校長府上來拜年的，不料談談說說已過了兩個鐘頭！」說着，站起來要告辭。振之道：「到校裏去吃午飯吧！」桂蓀恰好從裏面出來，通知辛相，說午飯已準備好了，叫留客人吃了去。

這次卻要男女分坐了；外面一桌是男客，辛相自己陪蘇慧、孫蕙英、素秋卻在書室裏和秋氏婆媳，兩個小孩子一桌。辛相把振福也拖住了。振福笑道：「這樣，我是借拜年爲名，特地來吃午飯的了！」辛相先生，我知道你家裏是不備酒的。阿良，你到家裏去拿一大壺陳酒來。有客有看，獨獨沒有酒，是不行的！」阿良去不多時，提了一壺酒來，到灶間裏去燙熱了。吃了午飯，他們才告辭道謝而散。

第十九章 父 歸

這一學期，國文補習班一共開了十二次講習會，作了十二次文。素秋最用功，除規定次數的習作外，又有課外的作品，總共做了十六篇，訂成了厚厚的一本。未了那一次講習會，已在四月四日開過了，講的是文言語體文，駢文散文，韻文無韻文的分合演變的略史。辛和認為他們都是自動參加補習的，沒有舉行考試的必要，所以他們並沒有考，便結束了。他們全體同學向振福要求，下學期仍繼續辦理；他們覺得興趣很好，得益也不淺。振福和辛和接洽了一下，便允許了他們的請求。山石庵裏的小學，卻要準備舉行學期考試了；素秋怕忙不過來，把末一次的講義稿催得懸如星火。一送到，她就忙著先行複核了一遍，送交給辛和。前半講文言語體的那一段，素秋早已先聽辛和談過，所以把稿子改得很好；後半段卻不敢亂改，留著來請教辛和。辛和在國文補習班裏最得意的學生是她，便又叫她坐下，和她長談起來了。

「上半篇稿子，你改得很仔細，很不錯，爲什麼下半篇稿子改正了幾個錯字？」辛和替我代勞，全體都改了吧！」辛和說時，臉上帶着得意的微笑。「駢文和散文，韻文和散文，我自己還有些摸不清楚，想好亂改？」素秋說。「同是一種散文，二面和駢文對立，二面又和韻文對立，究竟怎麼一回事？」她接着問。「散

文」的名詞雖同，含義却有些兩樣。和「駢文」一詞並舉的，是說句子的構造不是駢偶的散文和韻文並舉的，是說句末不叶韻的散文。例如汪昌齡的聞怨：「聞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隨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這首絕句，幽婉句子的構造說，可以說是「散」的，不是「駢」的，因為它四句都是不對的；如就用韻說，則四句中只有三句叶韻，不是無韻的「散文」，而是有韻的「散文」了。又如洪亮吉出關與畢侍郎隱述及黃仲則身死鍾城函詩，有云：「撫其吟案，則阿嬰之遺牋尚存；披其繡帷，則城東之小史，既去。蓋相如病肺，經月而難痊；昌谷噓心，臨終而始悔者也。」這首詩文章，我見你在那兒讀，都懂得嗎？」就句法看，是「駢文」，不是「散文」；就韻說，却不是「韻文」。又如唐人關中蘆花，韋征入怨的七絕：「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馬策與刀環。三春白雪歸青塚，萬里黃河繞黑山。」這首詩四句中也有三句叶韻，而且前兩句和後兩句對得何等工整。駢偶既爾爾，何條何條，再說是蘊而有之了。」韋駢說時，還在她包袱裏來的一張紙上，隨手把所舉的例句寫出。

秦秋問道：「那末，韻文就是指詩而言的吧？」韋駢道：「你怎麼問出這句話來？詩，只是韻文中的一種。你不是讀過幾首詞嗎？不又看過幾齣元劇，如趙氏孤兒等嗎？桃花扇傳奇，不也看過一遍了嗎？詩、詞、曲都是韻文啊！詞曲還可以說是詩的變相；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裏，箴銘頌贊、辭賦、哀祭各類裏，不也有許多

叶韻的文章嗎？「韻文」和「詩」這兩個名詞的外包內延，如何能完全一致？「你」今天問出這句話來，真是所謂「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了！」「秦秋也笑道：「我真糊塗極了！」她雖然在笑，那蘋果似的小臉兒上却泛上一陣紅暈。

「太先生，您說六朝時有所謂「文」，「筆」的分別，這是指駢散之分呢？這是指有韻無韻之分？」秦秋停了一忽兒，又繼續問下去。辛相答道：「文心雕龍總論篇說：『令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似乎當時文章之分，專指有韻無韻。可是六朝之文，不但重聲韻，且兼辨偶。故精采篇謂「立文之道有三，曰「形文」，曰「聲文」，曰「情文」。雖下文又云「五色雜而成輪翫，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似以「形文」指詞翰，「聲文」指音樂，以陪襯「情文」之指文章。而下文又云「篇有雜言，辭有聲韻」，總辭一篇專論辨偶，是見那時的所謂「文」必兼所謂「形文」，「聲文」而言。既元有一篇文言說，以易之文言爲千古文章之祖，以爲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不但多用韻，而且多用偶。他說，物必兩色相偶而交錯了，乃得名曰文。故考工記有「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的話。文章也是如此。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雜其言，而自名曰「文」。否則便是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而非言之有文者了。他的兒子阮福有一篇文筆對，也以韻語偶句爲文。散文爲筆，頗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河惜手頭沒有這篇文

章，不能翻出來供你參考。以偶句韻語爲「文」，散文爲「筆」。唐人還有這種習氣，所以稱韓愈的散文爲「筆」，如云：「杜詩隳筆愁來讀，如倩麻姑背搔。」總之，六朝齊梁時是我國文學史上最講究駢偶韻律的時代。」

「我記得太先生講曾國藩以著作之無韻有韻爲論著詞賦兩類的區別時，曾提到過，說古人的論著中常夾着幾段有韻的文章，而辭賦却有無韻的，姚氏也曾說過。可見古人爲文，並沒有叶韻不叶韻的分別，只是興到筆隨，故忽而有韻，忽而無韻，可以不拘一格。不知駢散之分，是否也如此的？」素秋又問。莘相微笑道：「好孩子，這可說是聞一以知二了！李習之有幾句話說得最好：「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非對也。又云，『遯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可見古人惟知求其文之工，對於不對儘可不拘。從前有所謂「排比」的一種修辭法，不必求其句句字字相對，字數有些多少也可不拘，字同意同更不必講，如孟子的「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濬字的「不爲不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沒。」都是「排比」。至於只用兩排的排比，便類似「對偶」了。如白居易夜雨云，「我有所念人，隔在遠遠鄉；我有所感事，結在深深腸。」杜甫前出塞云，「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論語的「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莊

子的「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荀子的「生則天下歌，死則天下哭」；水滸傳的「有情皮肉，無情杖子」；說它們是排比也可以，說它們是對偶也可以。——所謂「駢文」就是多用排比對偶的句法的文章。我們看東漢及魏晉人的駢文，並不苟皆對，而且並不刻意求對，倒很有些自然生動的丰度。降及齊梁，便在對偶上用工夫了。至於宋以後的四六，對的更工巧了，文格却愈見卑下了。——你們現在，只須略略懂得些駢散之分就夠了。若要深究駢散文的分合源流，那纔可以編成一部專書；只好留待日後再研究了。

素秋道：「太先生這樣和我一談，可說已開了我心中的茅塞。後半篇，我再拿去看改改看吧。」宰相笑道：「這樣叫做『有事弟子服其勞』。你如能努力不懈，下學期，這改稿子的差使，大可幫幫我的忙，我得請你當助教哩。」素秋窺見宰相的心理，對她可以說是時垂青眼，也自歡喜，含着得意的微笑，重新拿了那篇稿子，站起來告辭要走。她還沒有走出書室門口，桂傑聞聲從外頭飛跑進來，給巧鏡在她腳後，口裏說道：「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

韓氏喝道：「忙什麼？險些兒把姑爺贖割了！」爸爸呢？「桂傑兩外面」猜道：「送來的不是爸爸的箱子？」果然有一個人，挑着一擔行李，已在中央那間裏歇下了。素秋出去一看，見一隻手提箱是子爵的，那有姓名的條兒，笑着向桂傑兄妹道：「行李是我們爸爸的，回來的是我們的爸爸，要你們忙着高興幹什

麼？
「蘭蓀倒呆住了，反而問富氏道：『媽媽，爸爸究竟回來了沒有？』富氏道：『回來的是姑姑的爸爸——』
「太先生呀！蘭蓀畢竟年紀小，以為她爸爸果真沒回來，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桂蓀却在袖裏那一攥行李，被他發現了爸爸的小皮箱，又嚷道：『這不是我們爸爸的箱子？』那挑擔子的人捧着一大碗茶在喝，也笑道：『都來了，就在我後頭呢！』桂蓀聽說，拔步飛跑出去。蘭蓀臉上還掛着淚痕，也跟了出去，沒命地跑，嘴裏高聲地叫：『哥哥，我也要去接爸爸的呀！』
「素秋深恐他們要摔交，忙大跨步地追出去了。富氏到灶間裏去炒了一大碗飯，拿出來給挑擔子的人吃。等取出六角錢來給了力錢，那人吃完飯，道謝去了。」

桂蓀在前面跑，蘭蓀在後面追。素秋趕過了廣場，就先抓住了蘭蓀，因為拖着蘭蓀，反而跑不快了，直趕到田畝裏的大路上，方把桂蓀捉住。想哄他們回去，他們一定不肯。只得一手攙了蘭蓀，一手拿着那份稿子，陪他們向村口走去。他們快走到村口時，那挑行李的人已背着扁擔索兒出來了。素秋道：『你說就在後面，爲什麼還不來呢？』那人道：『他們下了汽車，把這幾件行李交給我，叫我挑到南廬谷尹辛相先生家裏來。我因爲會來過好幾次，由石庵，山阿福先生家裏，我都認得的。他們本想和我同走，王姑長留他們坐坐，說我是車站裏的挑夫，儘可放心。所以我就比他們先走了一步。』
「大概是他們走得慢，所以還沒有到。」說罷，緊一緊脚步，上前去了。素秋向桂蓀道：『小弟弟，我們回去把爸爸他們一定是被王姑長留住乾點心！』

桂溪道：「姑姑，你和妹妹先回去吧！我要到村口去尋爸爸。」素秋那裏肯讓他一輛人向村口去，只得仍跟了他走。

到了村口，素秋不催他們走上橋去，只在村口玩着，等着。他們向北邊望，只見村北的高梁上，還有幾處未消盡的積雪，好像孩子頭上的白髮鬚鬚。東面的高的山峯上，還有一角返照的斜陽。蒼茫的暮色已漸漸地從西面背着夕陽的山隴裏伸展開來了。悻悻那年跌壞時休息過的那間草舍，却已搭得決了。素秋便帶了兩個孩子到那草舍裏，在稻草堆上，坐下休息。蘭蓀已覺得有些兒乏了。素秋講他們祖父跌壞的故事，講得活靈活現。兩個孩子都聽得出神了。夜之幕竟愈來愈大，草舍裏漸顯得暗起來了。素秋催他們回去，桂蓀堅執着要等爸爸，不肯回去。素秋騙他們說山上有老虎，天晚了，要跳出來吃小孩子。村子外頭有涼亭，有樹子，天晚了，要溜進來搶孩子。蘭蓀倒怕起來了。桂蓀仍舊昂然道：「我不怕！」

「啊——」阿阿原來在這裏。草舍外突然有人在說話。蘭蓀嚇得向素秋懷裏鑽，桂蓀也怕起來了。素秋攔住了蘭蓀，攔住了桂蓀道：「如何？我知不在這裏，你們便被他拖著走了！天黑了，走不回去的。我們趁早回去吧！」桂蓀這時也屈服了，和他的妹妹跟了素秋，走出草舍來。「原來是弟弟，你來幹什麼的？」素秋問承良道：「你還制我祖父母，我來尋你們，我那裏沒有尋到姊姊，你讓他們到這草舍裏來幹什麼的？」

素秋詫異道：「祖父怎麼會知道的，我和他們出來了。」承良道：「爸爸和黎明先生回來了，太先生問黎明先生有沒有碰到你們，他說沒有。大帥海軍必在我們家裏玩，親自來尋。祖父便叫我來尋你們了。」

桂葆聽說他爸爸已到家了，提起兩條小腿，向前奔馳。承良趕了上去。素秋攬着蘭蓀跟了上來。蘭蓀初時雖覺疲乏，已有可相當的休息，而且聽說她爸爸已經到家了，也精神陡增起來。他們四個入欣然回去，到那廣場上，秋氏已在倚門而望了。承良撲揪把他們送到了，便回家去。秋氏同兩個孫兒進來。桂葆兄妹見他爸爸坐在書室裏的大竹榻上，等先慈後地睡。了過去。承良笑道：「你們去接爸爸的，為什麼倒是我爸爸先回來，你們還不曉得呢？」桂葆道：「姑姑叫我到村口的草屋裏去休息，請你那年在橋上跌傷的故事給我們聽，我們在聽她講故事，所以太先生和爸爸走過，不看見了。」黎明道：「我們走過草屋前面時，的確聽得裏面有人在講話，可萬萬想不到是你們。」蘭氏已開出夜瓶來了，他們一家大小六人圍圍地坐下吃飯。黎明道：「家華表弟在泳艇電報局，我們回來時，會去看他。兩年多不見，竟比我長了。他說，如果陰曆新年可以請假，還想到這裏來一次哩。」桂葆又忙着告訴他爸爸，表叔會畫花兒，送給我們兩張賀年的畫片。」

素秋承良回到家裏，見了他們爸爸，也自有一番親熱。子壽見素秋手裏拿着一捲紙，問道：「這是什麼東西？」素秋遞將過去。子壽攤開來大略看了看，問道：「這是太先生改的嗎？改筆的字跡，不像他的，倒像你

的。可又是誰做的呢？」承良答道：「這是同學筆記的講義稿。姊姊是總編輯，每次的講義稿，都由她先改過，送給大先生再批改的。姊姊是我們半個先生呢！同學都稱她做助教。」子壽道：「那麼，大先生爲什麼一個字沒有批，沒有改呢？」素秋道：「這一次講的東西太複雜了，前半是說文言語體的，從前大先生曾和我詳細地談起過，所以我還自替他改了；後半是講駢散文和韻文無韻文的，我自己也有些弄不清楚，所以沒敢動筆，便繳上去了。大先生又講了許多給我聽，叫我代他的勞，拿回來補改，改好了再送去。」子壽點點頭道：「原來是這樣的！」大先生對於你，可說是「至矣盡矣」了。你應當知道，這是他對於你的一種特別教法，並非真的忙不過來，要你代勞呀！」承良笑道：「我們大家猜度，大先生對姊姊，一定有特別施教的地方，所以她的國文特別進步得快。他得意的學生，時確只有姊姊一個。姊姊爸爸的看法也是如此，你別再疑心我是挖苦你，妬忌你了！」子壽道：「施教歸乎因材。大先生所以對你姊姊用特別的教法，是因爲她肯用心，肯努力的緣故，並不是有什麼偏私。你自己不肯專心致志，努力用功，所以費了大先生半年的心力，仍舊沒有什麼進步。你應當知道，競爭和妬忌不同。見別人比我好，努力趕上去，要和他一樣好，甚至比他還要好；這是「競爭」者的心理。見別人比我好，自己不努力，却指望他退下來，和我一樣好，或者比我還要好；這就是「妬忌」者的心理！「妬忌之心不可有，競爭之心不可無！」你們全班同學，如果個個都懷着妬忌之

心，便越弄越退步了；如果個個都懷着競爭之心，便越弄越進步了！」承良涎着臉強辯道：「我雖然不能像姊姊那樣用功，雖然不能和她競爭，妬忌之心，自問是沒有的；爸爸！」子濤笑道：「競爭的答數是正號以上的數，妬忌的答數是負號以下的數。你自己以為雖不能競爭，却未曾妬忌，似乎是個零了。可是爲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沒有進步，便有退步，決不會永遠是個零的！即使半年來，你的國文確是不進不退，但你的年齡已大了半年，比較年齡，不是已退步了半年嗎？你的同學們已都有了半年的進步，如你的姊姊進步已不只半年，你却停頓在老地方，和他們比起來，不是已退步了嗎？青年時期，轉瞬便過去了，是人生難得的一個時期。太先生流寓到這裏來，又因爲跌壞了腿，不出去做事，但一旦戰事了結，他仍要回故鄉去的；就在這兒教你們國文，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當這抗戰時期，淪陷區不必說，戰區不必說，就是後方正式的學校，也時有空襲的危險驚擾；你們在這裏，卻得安然無事，好好讀書；這更是難得了！你也會高叫『抗戰建國』的口號吧！抗戰固然是目前最要緊的事，建國又何嘗不要緊？將來能否建國，能否復興，便得看現在在學的青年！求學固是青年們自身的問題，也是爲國家預儲復興時的一分人才才力啊！現在得過且過的青年，決不能擔當將來建國的一份重任的！」阿良，你如果是一個有志的青年，就不應該這樣自暴自棄，把難得的機會輕輕放過！」子濤這一番誠懇切實的教訓，却把承良喚醒了，深悔從前的錯誤。

第二十章 風波

葫蘆谷小學也放寒假了。他們遲放了一星期假，所以要到陰曆的正月初纔開學。這次學期考試的結果，桂蘇在三年級裏考了個第二，高興的了不得。蘭孫雖然不及她哥哥，在一年裏，也被換進了乙等。考得好，對於指定的寒假作業，自然也起勁了。每天在爸爸的指導下，靜靜地做他們的功課。功課完了才去玩。素秋承良也由子壽就辛紹講過的各種文體，從古文辭類纂和經史百家雜鈔裏每類選了幾篇，叫他們鈔錄，標點，注釋，講解，誦讀。他們姊弟倆，每人每天，短的可以鈔注兩三篇，長的也可以鈔注一篇。因為篇幅過長者，子壽是不選的。寒假終了時，已鈔注好的，共有三十多篇，大部份已由子壽校正過。一部份沒有校閱過的，他們送過去請教辛紹，卻見辛紹那裏已堆着很厚的一堆選文，鈔注的格式和他們相同，而所選的文章卻不一樣。素秋問道：「咦！這些是誰鈔注的呀？」辛紹道：「子壽教你們這樣做時，曾把他所選的篇目給我看，格式也是和我商量着定的。因此，我便分了一大部份給其餘的同學去做，算是補習班的假期作業。現在已有一大半繳來了。將來預備印一部選文，附在國文講義後面。有篇幅較長，注釋較難，而又不能不選的，由我們替你們注。我和子壽黎明已各有十篇注好在這兒了，卻要你們兩個補鈔本文標點，我們已在書本兒上加

好了。他隨手向書架上取過一個鐵講義夾夾着的一大疊稿子來給他們看，果然是好幾篇很詳盡的注釋。秦秋和承良一同翻看時，如賈誼陳政事疏司馬遷報任安書太史公自序漢書藝文志等幾篇長文章，都已注好，還有幾篇卻是姚會二書所無。承良道：「怪不得爸爸限定我們上午鈔，下午注，上午我們鈔書時，他把工具書都搬到我和祖父廳的廂房裏去。我還以為他在預備自己下學期教的國文哩！」秦秋道：「弟弟，太先生和爸爸對於我們，可說是煞費苦心了！尤其可感的，是黎明先生。他們三位如此費心，我們自己還好不好不用功嗎？」承良自他爸爸回來的那一天，受了一番教訓之後，已覺悟了。今天見了這種情形，又經他姊姊一提，更加感動，竟呆呆地望着莘耜，說不出話來。莘耜又從桌上疊着的那一堆裏，翻出五篇鈔注的文章來給他們看，說：「這是梁家華的。他得到了你們的講義，很能用功，寄來請我批改的習卷，已有十篇之多，每次來的信，也要求我批改了寄還他。他說，我如指定你們做什麼課外工作，他也願意加入，只要是他所能做的。他要我暫守秘密，所以我一向沒告訴你們過。這孩子，如果也住在本村，沒有這般繁忙的職務纏住他，我想，倒還是秦秋的一個勁敵。」這些是寒假完了，子壽和黎明已經出門之後的事，不必細述。

且說葫蘆谷原是個偏僻的山村，一切都偏於守舊，陰曆過年的習慣，更難驟改。村中二三十家，有大半是養豬的。陰曆十二月初，便換一個好日子，到鎮上去邀兩個屠戶來宰年豬。豬頭，留着謝年肉，除本村鄰家

外，也不肯賣的，醃了預備明年吃。雞更是家家都有，每年每家總有隻把醃雞，到了陰曆十二月二十外，便先後辭年。有豬頭的各家，謝年的夜裏，都來請這位村長先生去吃筵，老酒，豬頭肉，叫做「散福」。同一夜，有兩三家來請，張福分不聞身時，便拖了子壽，承良去做代表。請福家謝年，總挨遲到除夕前一天，因為他要回請各家散福時，纔有兩三桌客人，把整個豬頭吃完了，還得加上半隻醃腿，老酒，也要吃二盞半。這一年來，情形都是如此。

「陰曆除夕前夜吃夜飯的時候，承良就來傳他祖父的話，請着相父，子遇些睡，定要請過去吃筵的。所以秋氏婆娘領着兩個孩子去睡了。幸相和黎明還坐在書室裏開講。十二點光景，素欣提着一盞燈籠來請他們了。他們便開了前門，從灶間裏的小門出去。——南廬谷確是個好地方，竟有一道不拾遺，夜不閉戶之風，因為從來沒有發覺過小偷。村裏從沒有逗留過來歷不明的人，村民又都是家給戶足的，自然是一衣食足知榮辱了。」幸相父子跟着素欣來到山家，謝年的典禮已完了，堂屋裏還點着一對大的紅燭，已有許多客人坐滿了三桌，上面的兩桌，每桌各擺着一個位置。張福坐第一桌的主位，子壽，承良坐二三兩桌的主位。「鄉黨莫如齒」，他們是按年齡坐的。和幸相同桌的是許多老頭兒，黎明坐在子壽他們一桌上，都是些三十左右的人，承良他們這一桌，卻是石中玉等二十多歲的青年。張福舉起杯來說：「請！」幸相是管

席舉杯道：「謝謝！」三桌的老老少少，齊聲道：「謝謝！」人多了，這一聲真響得可以。振福笑道：「尹老先生，諸位，我國戰禍連年，別的地方都被毀壞了，淪陷了，擾亂了；我們這小小的山村，還能過着太平日子，照舊過年，照舊歡聚。我們得謝謝天，謝謝我們的祖宗！——請，請，今晚大家得盡歡而散！」於是三桌的人，一齊舉箸，喝酒的喝酒，吃肉的吃肉，鄉下人是老實不客氣的，不多時，竟似風捲殘雲，三桌上盛肉的大盤子，個個都一掃而空了。承良把三隻大盤子收了進去，又滿滿地裝了三大盤肉出來，接連着，又端出許多麵來，一人一大碗。粗吃不下這許多，分了一半給旁的老頭兒。他們梯梯拖拖地吃完了麵，素秋、承良絞了手巾來分了；有幾個老頭兒竟搖搖頭表示不要，卻用手摸摸鬍子。有幾個帶着旱烟袋的，便散坐抽烟。素秋又捧出一大壺茶，二十多隻茶碗來。子壽篩了兩碗給宰相父子，其餘的客人便由他們自己動手了。

他們剛想各點燈籠散去。振福道：「諸位且慢！明天便是除夕了。我有一件爲難的事，想趁今天大家團聚的機會，和諸位商量商量。」他們聽了，又重新坐下，可是還有人手裏提着燈籠沒有放，表示就要走的樣子。振福道：「今天下午，鎮長來了一道訓令，說素縣長之命，要派本村五十件棉背心，限於令到五日內送去，叫做什麼「寒衣運動」。並且說：「事關抗戰，如繳不足數，或過了限期，便要以貽誤軍機論罪！」這不是故意和我爲難？大家都忙着過年了，他卻故意揀這幾天來尋我們的開心！我明明知道：前年爲了公債派得不

均勻收了錢，不給我們公債票，爲了抽壯丁，故意抽着關順嫂的孤兒，想敲他二百塊錢的免役金。我會和他當面搶白過。後來我們承輝挺身出去代役，又蒙尹老先生設法，得以技術人員的資格送重慶去。在兵工廠做事，他這口氣始終沒有出所，以又來尋事，請位替我想，這件事如何應付呢？一說罷，從上面擺香燭的長几上拿過一件公文來，石琢生、中玉的爸爸，在他們村子裏是坐第二把交椅的，看了那訓令，憤憤地道：「他明明把公事壓遲了日期，縣長的命令上明說奉省令還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哩！」一個老頭兒插嘴道：「也只早了四天！」琢生道：「你真不懂事，縣政府還用陰曆嗎？」這時候，其餘的人忽然異口同聲道：「我們過了正月初三，上縣裏告他去！」他們都發火了。山河德也在座，鐵青着臉圓睜着兩眼，突然站了起來，攔拳勒臂道：「媽的，這傢伙要和我們葫蘆谷作對，活的不耐煩了，我去打殺了他，替我們這一方除害！」他原是佃租人，又灌了幾碗老酒，便忍不住了。子壽忙走過去勸他，叫他坐了，好好商量個辦法出來。「這種傢伙，只配打除了，什麼辦法，都是沒用的。」他雖然被子壽按着，勉強坐了下去，還是憤憤不平。

他的聲音太大了，素秋怕是有有人喝醉了鬧事，跑出來看。當初莫名其妙，後來承良告訴她，知道是爲了限期繳五十件棉背心的事，便哈哈大笑道：「這容易辦，祖父，您老人家不必着急，准於明年正月初三派人送去，便了。莫說五十件，一百件也有。」大家聽得呆了。琢生道：「表姪女兒，你莫非是有法術的，不成？」素秋

笑道：「我有什麼法術！——背心早已做好了，初二便可收集起來的。」振福道：「向誰去收集呢？」辛相本也纏着他兩條濃眉，一聲不響地悶坐在那裏，一籌莫展。聽素秋一說，方醒悟過來，也哈哈大笑道：「我的記性真壞！小媳早就料到這一着了！」振福、琢生、子壽等聽了，更是莫名其妙。辛相又道：「素秋，你把這件事的原委說出來吧！」琢生見辛相如此，料定素秋決不是說謊，便道：「素秋，快說坐下吧！」這時，許多人的眼光都集中在她身上。素秋站在桌子邊，從從容容地說：「我們小學裏附設的婦女補習班的家事，不是請尹老先生的媳婦尹師母担任的嗎？去年不己賣了三架縫紉機嗎？今年十月裏，便叫她們做布背心了，而且做的是棉背心，每人做了三四件。當時我不懂，問她：『做這許多棉背心幹什麼？』她說：『現在各處捐集寒衣，都用棉背心，是送給前方將士的，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切實的事。好在她們原要學裁衣，練習縫紉機的，趁此機會做幾件也好。用得着的時候，便一氣捐出去，用不着，她們自己家裏的人也可以穿的，好在做的是穿在衣服裏面的背心，長短些也不妨。』十一月裏，她又教她們打毛線背心，因為毛線豈叫她們織了又拆，拆散了又織，每人至少也有一件。今年加入家事課的，有二十餘人之多。五十件背心，不是已現成有了嗎？只要她說聲要收集了，便可以在幾個鐘頭裏收齊五十件的。諸位如果不信，回去問問家裏的媳婦，媳婦姊妹們，便曉得了。」阿德忽然笑了起來，拿手打自己的頭道：「我真糊塗落雪的那天，我覺得冷極了，老伴兒做好

三件新的棉背心，我要穿，他不肯給我穿，還吵過嘴哩。」說得大家都笑了。——一場急如星火，一時想不到辦法的事，就此解圍。客人都散了，辛紹父子也回到寓裏。

尹家住在湖廣谷，也從乘從俗，過的陰曆年。正月初一那天，把帶出來的一張五代世系圖掛在中央那間裏。每一代直系祖宗考妣，各寫着略史。這原是辛紹自己製成的。面前放着一張方桌，焚着一爐香，卻沒有點蠟燭。桂孫兄妹穿着卷衣，文縐縐地站着，聽着辛紹講他們祖宗的故事，家庭的派別，家鄉的狀況，親戚的情形。這天上午，他們已分男女兩班，到山家去賀過年了。振福家的人，子謹和承良，素秋和她媽媽，也都來過。振福因為是長輩，在家招呼，樹裏去拜年的，所以沒有過來。桂孫兄妹的同學小朋友，也有先後來的。尹家雖是客居，倒也並不寂寞。

這一天的中飯，小菜特別好些。子謹家送來的陳酒，吃過年夜飯，還有餘剩；他們平時雖都是不喝酒的，今天也破例喝幾杯。一家人正圍團圍圍地坐在那書室裏，忽然跑進一個陌生人來，問道：「尹辛紹先生住在這裏嗎？有要緊的信，王站長特地派我送來的。」——是的，請在外間坐吧。翠明剛吃好飯，答應了，便放下碗筷匆匆地走了出去。——什麼要緊的信，大年初一就送來？——歐氏說，辛紹也道：「這裏還通行陰曆過年，祖宗也知道。」——雖然是差來的站役，大年初二也得請他吃一頓酒飯。」歐氏笑着去準備了。

「這確是個緊要的消息！」黎明拿着一張信箋，走了進來。「浙東從此多事矣！」他說時，把這封信遞給了辛紹。辛紹接了看時，信是承宗寫的，只有寥寥數語：

「夫子大人函丈，頃接梁家華兄電話，知敵軍已於前數日雪夜渡江，西與蕭山、開家壩、湘湖、陸浦一帶相繼淪陷。現分兩路，一趨紹興，一趨富陽，諸賢與蕭山交界處。大軍趕往堵截，尙在激戰中。囑速轉聞，特馳稟，匆匆，不盡。肅請

誨安。
受業
王承宗叩。卽晨。」

浙東已苟安了兩年多，這確是一個青天霹靂。辛紹叫黎明款待來人酒飯，賞他六角錢；他自己卻帶着那一張信，去山家告訴振福父子。振福道：「辛紹先生儘管放心！我們這山村，不是兵家必爭之地；即使戰禍蔓延到浙東，也未必波及本村。據先父輩傳說，洪楊之役，把村口的橋拆了，與外間完全隔斷，竟沒有遭到兵燹哩！」子壽道：「彼一時，此一時；未可狃於往事，自以爲高枕無憂。」振福道：「本村四周都是高山，飛機怕也不易來轟炸吧！」承良道：「可惜沒有高射機關槍，否則，在山上設置官幾架，保可擊落敵機。」辛紹笑道：「村子小，又非要衝，不爲他們所注目，可以僥倖苟全，倒是真的。如其定要來屠滅，區區二三十家，投下幾個燃燒彈，不燬都完了！」我所慮的，是浙東半壁難保安全，並不是專爲本村擔憂呀！」他們談了一談，也就

散了。

謠言是沒有腳的，卻跑得最快。從那天起，便有接二連三的謠言傳到村子裏來。忽而說紹興也淪陷了，諸暨也淪陷了，忽而說反攻大獲勝利，蕭山一帶都克復了，錢塘江南已無敵踪，兩歧的消息，紛至沓來，叫人疑惑。振福幾乎天天着人到鎮上去打聽，仍得不到確實可靠的信。阿德送了子壽黎明到鎮上，趁車赴鑾湖去，才從承宗那裏得了點兒消息，可是他又說不清楚。只知道麗水、金華都曾遭過轟炸，死傷的人雖不多，房屋卻被毀了不少。明天是葫蘆谷小學開學的日子。這天午飯，在山石庵的禮堂裏宴請校董和教師。阿德剛從鎮上回來，向他們報告聽來的消息。雖然說不清楚，卻指手畫腳地說方形容，和他親眼看見敵機轟炸一般。有人說這裏四面的山高，飛機來時會在山頂上撞壞了的；也有人說，臥虎溝是個天然的防空洞，可以容全村人去避飛機；也有人說，飛機來時可以到最高的山峯上去用槍打它裏面的駕駛員。七嘴八舌地議論紛紛，卻都是不合實際情形的空話。他們正在喝老酒，發議論，忽然遠遠地傳來一陣隆隆的聲音。「正月裏怎麼打雷了？怕是天變了，真是個不祥之兆！」一位老年的校董說。大家都側着耳朵聽，那聲音是越來越響。屋子似乎有些震動了。「什麼？什麼怪聲？」石琢生追問。辛相道：「是飛機聲。」振之、申玉、承良、素秋早跑到天井裏去，抬頭仰望。承良道：「來了，來了，兩隻，三隻，——阿嗚！一共有五隻呢！」中玉用手指道：「看，都畫

着紅色的太陽的——日本飛機，日本飛機！——生長在葫蘆谷的人們從沒有見過飛機，座上的人都想跑出去見識見識，聽得說是日本飛機，立起來，又站住了。只有阿德膽子大些，竟走到天井裏去，依着仲玉指點的方向，拍胸望去，果然有五隻飛機，飛越近，機身上紅色的太陽，已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越近聲音越響，似乎飛得越低，「不好，它們竟在山石廟上面打起旋來了！」阿德一面說，一面跑了上來，經他一說，幾個老頭兒早嚇得臉孔鐵青，有一個剛才主張拿槍去打飛機的中年人，竟嚇得躲到桌子下面去。振道：「如果投彈，炸在桌子底下，也不中用的。」伸過手去，把他拖了出來，笑道：「炸傷了，我替你醫來，還是吃我們的酒飯吧，炸殺了，也做個餓死鬼！」承良等四人這時已走了上來，看到這種情形，不覺好笑，卻又不好意思笑出聲來。振之道：「放心，喫吧！飛機早過去了！」這席酒，總算在恐怖中喫完了。

第二天下午，承宗又來了一封信，說梁家華來電話，昨天永康被空襲，毀屋數十間，死七人，傷十餘人。從蕭山進攻的兩路日軍，已被擊退，但蕭山城仍未克復。臨浦被焚劫，全鎮的一半已成焦土了。莘和秋氏婆媳談起那年渡江逃難，也嘗到過臨浦，雖是一個鄉鎮，何等繁盛，不料在兩年半後，又遭此劫。梁家的親戚張、歐、本住在離臨浦不遠的河上鎮，家裏去上海，不知老家怎樣了。說時，梁已過了幾天，又接着王承宗的一封長信，說渡江之敵冒充販私貨的商人，江防前哨，收受商人的賄賂，把私貨偷放，已非一次，這次卻

闖下了一場大禍。日軍上岸以後，便把江邊的步哨殲滅盡淨。那位隊長老爺剛娶了個姨太太，在臨時公館裏打牌，吃喜酒。敵軍衝入，便用機關槍向他公館裏一掃，在座的主客都算是「殉國」了。蕭山縣長卻得了些風聲，帶着城防的壯丁隊，親自去守西門。那知有人做嚮導，領了日軍繞道從東門進來，逕撲縣政府，唾手而得。幸而縣政府的一名工役，從後門逃出，到西門去報告縣長。縣長知大事已去，便率領了十多個人，躍出西門，落荒而走，投奔紹興去了。最奇的，聽說日軍進城時，城裏有許多人家，立刻都掛出一面太陽旗來，似乎是預先準備好的。現在日方已委出一個縣長來了。——這縣長，據傳說，就是那怪物蕭玖璧。他的信上，末了還加上這麼幾句：「老師，您還記得那怪物嗎？他從前說到紹興去，原來早就有所接洽了！一場平地風波，原來是那怪物在作怪啊！」莘相看完了，歎口冷氣道：「牠是個掀風作浪的怪物，早在我的意料之中了！」

有所權版
究必印翻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版

體裁與風格 (上册)

實價國幣二元四角
外加運費函費

編著者 蔣祖怡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世界書局

江西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證號圖字一五五號

44-21-23



.34
2